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3n1441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

劉宋 僧伽跋摩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 次
  - 1 初毘尼眾事分
  - 2 問四波羅夷初
  - 3 問十三僧伽婆尸沙初
  - 4 問二不定法
  - 5 問三十事初
  - 6 問九十事初
    - 1
    - 2
  - 7 問四波羅提提舍尼
  - 8 七滅諍
  - 9 問受戒事
  - 10 問布薩事
  - 11 問自恣法
  - 12 問安居法
  - 13 問藥法
  - 14 問衣法
  - 15 問受迦絺那衣法
  - 16 問俱舍彌事
  - 17 問羯磨事
  - 18 問覆藏僧殘事
  - 19 問遮布薩事
  - 20 問臥具事
  - 21 問滅諍事
  - 22 問破僧事
  - 23 問覆缽事
  - 24 毘尼摩得勒伽雜事
    - 1
    - 2
  - 25 盜事
    - 1
    - 2
    - 3

    - 4
  - 26 優波離問波羅夷
  - 27 問十三僧伽婆尸沙
    - 1
    - 2
  - 28 問三十事
  - 29 問波夜提
    - 1
    - 2
  - 30 問波羅提提舍尼事
- 卷目 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41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一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初毘尼眾事分　問波羅夷戒

前頂禮世尊，　法王聖種生，
降伏諸惡行，　善調諸弟子，
毘尼為最勝，　我今說少分。
如樹根為本，　枝葉依彼增，
一切善法聚，　毘尼為根本。
大覺之所說，　如堤塘防水，
大駛流不壞，　如是毘尼堤，
防諸惡戒水。　佛及諸菩薩，
最為人中尊，　辟支佛清淨，
牟尼諸弟子，　應供阿羅漢，
亦說毘尼因，　以離諸有縛，
今離及當離，　皆住毘尼中，
離是無解脫，　是故精勤學。
聖眾和合住，　諸佛祕密藏，
在世常不滅，　法燈照世間，
離則不寂滅。

問：「犯毘尼罪，作、無作耶？」答：「犯罪，作。」
「無作，色、非色耶？」
答：「是色。」
「可見、不可見耶？」答：「或可見、或不可見。云何可見？謂身作。云何不可見？謂身無作及口作。」
「無作，有對、無對耶？」答：「若作是有對，無作是無對。」
「有漏、無漏耶？」答：「有漏。」
「有為、無為耶？」答：「有為。」
「世間法出世間法耶？」答：「世間法。」
「陰攝、不攝耶？」答：「陰攝。」
「界攝、不攝耶？」答：「界攝。」
問：「罪受、不受耶？」答：「不受(此受如不離根色受之受也)。」
「從受生、非受生耶？」答：「從受生(此受，四受之受也)。」
「四大造、非四大造耶？」答：「四大造。」
「從結生、非結生耶？」答：「從結生。」

「記、無記耶？」答：「或記、或無記。云何記？佛所結戒故犯。云何無記？佛所結戒不故犯。」
「隱沒、不隱沒耶？」答：「或隱沒、或不隱沒。云何隱沒？佛所結戒故犯。云何不隱沒？佛所結戒不故犯。如隱沒不隱沒，穢污不穢污亦如是。」
「染污、不染污耶？」答：「染污。」
「依家、不依家耶？」答：「依家。」
問：「罪有諍、無諍耶？」答：「有諍。」
「有緣、無緣耶？」答：「無緣。」
「心非心耶？」答：「非心。」
「心數、非心數耶？」答：「非心數。」
「有報、無報耶？」答：「或有報、或無報。云何有報？有記犯。云何無報？無記犯。」
「業非業耶？」答：「是業。」
「內入、外入耶？」答：「外入。」
「過去、未來、現在耶？」答：「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云何過去？若犯罪竟，已懺悔，是過去。云何未來？若未犯罪，必當犯，是未來。云何現在？若犯罪，不發露悔過，是現在。」
問：「罪為善、不善、無記耶？」答：「或不善、無記。云何不善？佛所結戒故犯。云何無記？佛所結戒不故犯。記、無記前已說。」
「為欲界、色界、無色界攝耶？」答：「欲界攝。」
「為學、無學、非學非無學耶？」答：「非學非無學。」
「見斷、修斷、無斷耶？」答：「修斷。」
「為身、為口、為意罪耶？」答：「或身、或口。云何身？若比丘故奪眾生命、偷盜、作婬摩觸、身故出精、殺草、木自手掘地、非時食、飲酒等，此是身罪。云何口罪？若比丘空無所有說過人法、共女人麁惡語、無淨人為女說法等，是口罪。無獨心犯罪。」
問：「頗有行此事犯罪、即行此事不犯耶？」答：「或有犯、或不犯。云何犯？如比丘不受迦絺那衣，受畜長衣、別眾食、處處食、不白入聚落等，隨其事犯罪。云何不犯？若比丘受迦絺那衣，隨意畜衣、別眾食、處處食、不白入聚落，隨其事不犯。是故即行此事犯不犯。」
問：「頗有作此羯磨犯、即作此羯磨不犯耶？」答：「有。如比丘不見擯、惡邪不除擯，向諸比丘下意調伏隨順，諸比丘界外為出罪，隨其事犯。云何不犯？如比丘作不見擯、惡邪不除擯，是比丘向諸比丘下意調伏隨順，諸比丘界內為出罪，不犯。是故行此羯磨犯不犯。」

問：「頗有說羯磨犯、即說此羯磨不犯耶？」答：「有。云何說羯磨犯？如比丘不見擯、惡邪不除擯。是比丘向諸比丘下意調伏隨順，諸比丘界外與出罪已，共食共住共宿。諸比丘問是比丘言：『汝長老！是比丘不見擯、惡邪不除擯。汝等莫與是比丘共食共住共宿。』彼答言：『是長老比丘下意調伏隨順，我等已界外與出罪。』隨其事犯。云何不犯？諸比丘擯不見擯、惡邪不除擯比丘，是比丘向諸比丘下意調伏隨順。諸比丘界內與出罪已，共食共住共宿。諸比丘語是比丘言：『此長老比丘不見擯，如上說。』諸比丘答言：『此長老比丘下意調伏隨順，已與出罪。』諸比丘問言：『何處？』答言：『界內出。』界內出罪不犯。是故即說此羯磨犯不犯。」

問：「頗有說犯、說不說亦犯耶？」答：「有。云何說犯？若比丘於五篇戒，一一犯已，自說犯，是名說犯。云何說不說犯？若比丘於五篇戒，一一犯已，或說或不說，亦故犯。是故說不說犯。」

問：「頗有犯自說犯、他說犯耶？」答：「有。云何自說犯？若比丘於五篇戒中，若一一犯已向他說，是名自說犯。云何他說犯？如諸比丘信可信優婆夷語，如法治比丘，是名他說犯。」

問：「頗有憶犯、不憶亦犯耶？」答：「有。云何憶犯？若比丘於五篇戒中，一一犯已，或都憶、或少憶，是名憶犯。云何不憶犯？若比丘於五篇戒，一一犯已，都不憶、或少不憶，是名不憶犯。」

問：「頗有現前犯、不現前犯耶？」答：「有。云何現前犯？若現在前犯罪。云何不現前犯？謂現前不犯罪。」

問：「頗有犯惡邪見罪不共住，即以此事種種不共住耶？」答：「有。如不見擯、惡邪不除。」

問：「頗有作此羯磨不共住，即作此羯磨種種不共住耶？」答：「有。如前說。」

問：「頗有說羯磨不共住，即說此羯磨種種不共住耶？」答：「有。如上廣說。」

問：「頗有自言不共住、自言種種不共住耶？」答：「有。此事應廣說。」

問：「頗有犯事僧作羯磨，即以此事眾多比丘若二若一得作羯磨耶？」答：「有。云何比丘犯罪僧作羯磨？若比丘尼僧與比丘作不禮拜羯磨、不共語羯磨、不供養羯磨，是名僧作羯磨。眾多二一比丘亦如是。」

問：「頗有即以此事作苦切羯磨，即以此事作驅出羯磨，即以此事作擯羯磨、折伏羯磨耶？」答：「有。義說得彼三句五句，如修多羅說不成作，苦切異、驅出異、擯異、折伏異，餘三作句亦如是。」

問：「頗有犯此事波羅夷，即犯此事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比丘尼摩觸身，波羅夷；比丘摩觸，僧伽婆尸沙。」
問：「頗有犯是事波羅夷，即犯此事波夜提耶？」答：「有。比丘尼覆藏麁罪，波羅夷；比丘覆藏麁罪，波夜提。」
問：「頗有犯是事得波羅夷，即犯此事突吉羅耶？」答：「有。若比丘尼隨順擯比丘，得波羅夷；比丘隨順擯比丘，突吉羅。」
問：「頗有行此事犯僧伽婆尸沙，即行此事犯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故出精，僧伽婆尸沙；比丘尼故出精，波夜提。」
問：「頗有行此事犯僧伽婆尸沙，即行此事犯突吉羅耶？」答：「有。若比丘尼勸比丘尼，染污心男子邊受衣食等，僧伽婆尸沙；比丘勸，犯突吉羅。」
問：「頗有行此事犯波夜提，即行此事犯波羅提提舍尼耶？」答：「有。若比丘尼索美食，犯波羅提提舍尼；比丘，犯波夜提。」
問：「頗有行此事犯波夜提，即行此事犯突吉羅耶？」答：「有。若比丘尼淨生草上大小便，波夜提；比丘，突吉羅。」
問：「頗有行此事，污染比丘尼不得出家、不得受具足戒；即行此事，污染比丘尼得與出家、得與受具足戒耶？」答：「有。非梵行污染比丘尼，此人不得與出家、不得與受具足戒。身摩觸污染比丘尼者，此人得與出家、得與受具足戒。」
問：「賊住人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頗有行此事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耶？」答：「有。若經二三布薩羯磨者，此人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若經一布薩或不經者，此人應與出家受具足戒。」
問：「破僧人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頗有即行此事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耶？」答：「有。非法想破僧者，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法想破僧者，得與出家受具足戒。」
問：「若人殺母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即行此事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耶？」答：「有。若作母想殺者，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若作餘想殺者，得與出家受具足戒。如殺母，殺父、阿羅漢亦如是。」
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有善心殺母，不善、無記心殺母耶？」佛語優波離：「有善心殺母，不善心、無記心殺母。云何善心殺母？若母重病，莫令久受苦惱故奪命，是名善心殺母。云何不善心殺母？若為財物、若為妻子故，故奪母命，是名不善心殺母。云何無記心殺母？或斫樹斫壁斫地而誤殺母，是名無記心殺母。」
又復問佛言：「善心殺母，得波羅夷、得逆罪耶？又復善心殺母，不犯波羅夷、不得逆罪耶？」佛言：「有。云何善心殺母，得波羅夷、得逆罪？若母重病如前說，是名善心殺母，得波羅夷，隨得逆罪。云何善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若母病，使母服藥時藥等，因是命終，不犯波羅夷、不得逆罪。」

又復問佛言：「不善心殺母，犯波羅夷、得逆罪；不善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耶？」佛言：「有。云何不善心殺母，得波羅夷、得逆罪。若為財物等故，如前說。云何不善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若殺他母、羊母、鹿母等，是不善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
又復問佛言：「無記心殺母，犯波羅夷、得逆罪；無記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耶？」佛言：「有。云何無記心殺母，得波羅夷、得逆罪？先作殺母方便，眠後母死，得波羅夷、得逆罪，是無記心殺母，得波羅夷、得逆罪。云何無記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若斫樹等，如前說。是無記心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
又復問佛言：「共住淨行比丘在界內，不和合僧作羯磨，成作羯磨不犯耶？」佛言：「有。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馱。」
又問：「頗有比丘五種說波羅提木叉，一一說波羅提木叉，作布薩成作布薩耶？」答：「有。謂三語布薩。」
又問：「如佛所說，白衣在僧中僧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成說波羅提木叉不犯戒耶？」答：「有。瓶沙王因緣此中應廣說。」
問：「頗有善心犯戒、不善心犯戒、無記心犯戒耶？」答：「有。云何善心犯戒？如新出家比丘未知戒相，自手淨地拔生草，若經行處採花髻鬘，此善心犯戒。云何不善心犯戒？佛所結戒故犯。云何無記心犯戒？佛所結戒不故犯。」
問：「阿羅漢善心犯戒、不善、無記心犯戒耶？」答：「有。若阿羅漢犯戒，一切皆無記心犯。云何無記心犯戒？若阿羅漢眠已，有人舉著高床上、或女人盜入房宿、與未受具戒人二夜宿已後復盜入宿，是名無記心犯戒。」
問：「若破僧，一切皆一劫壽耶？若壽一劫，皆悉破僧耶？」
「作四句。或破僧非一劫壽、或一劫壽非破僧、或破僧亦一劫壽、或非破僧非一劫壽。云何破僧非一劫壽？若法想破僧。云何一劫壽非破僧？伊羅龍王、善建立龍王、摩那斯龍王、今婆羅龍王、欝多羅龍王、提梨咤龍王、迦羅龍王、難陀龍王、鉤鉢難陀龍王及梵富婆天，此一劫壽非破僧。云何一劫壽亦破僧？謂調達。云何非破僧亦非一劫壽？除是句。」
問：「破僧不生一劫罪、或生一劫罪非破僧耶？」答：「有。云何破僧不生一劫罪？法想破僧是。法想破僧，不生一劫罪。云何壽一劫罪非破僧？伊羅龍王等，除梵富樓天。云何破僧亦生一劫罪？謂調達。云何非破僧不生一劫罪？除是句。」
問：「若破僧，一切皆邪定耶？」「作四句。云何破僧非邪定？法想破僧。云何邪定非破僧？謂殺母、殺父、阿羅漢、惡心出如來

血，是邪定非破僧。云何邪定亦破僧？謂調達。云何非邪定非破僧？除是句。」
問：「一切破僧明無明耶？」「作四句。云何非明非無明？法想破僧。云何無明非明非破僧？謂六師等。云何破僧亦明亦無明？謂調達。云何非破僧非明非無明？除是句。」
又問佛言：「世尊！唯比丘破僧，非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耶？」佛語優波離：「比丘破僧，非比丘尼、非式叉摩那、非沙彌沙彌尼，唯助破僧耳。」
問：「唯比丘尼破比丘尼僧，非比丘、式叉摩那等？」「如前說。」
問：「破僧成就為罪成就耶？」「優波離！破僧成就，破僧者成就罪。破僧犯何等罪？謂偷羅遮。破僧已懺悔，何等罪？謂僧伽婆尸沙。」
問：「若一切受法皆不共住耶？」「作四句。云何受法非不共住？謂若受五法，是受法非不共住。云何不共住非受法？若犯一一波羅夷罪，不受五法，是非受法、是不共住。云何受法亦不共住？謂受五法，犯一一波羅夷罪。云何非受法亦非不共住？除是句。」
問：「若一切受法皆種種不共住耶？」「作四句。答有。云何種種不共住非受法？謂不見擯、惡邪不除擯。」
問：「頗有不共住，即一切種種不共住耶？」「作四句。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如惡邪不除。」
問：「頗有擯羯磨即墮羯磨耶？」答：「有擯羯磨即墮羯磨。云何羯磨？云何羯磨事？所起罪是羯磨，懺悔是羯磨事。
「云何迦絺那？云何受迦絺那？云何捨迦絺那？」「謂衣是迦絺那。發起九種心，是受迦絺那。八事是捨迦絺那。」
問：「頗有取三錢犯波羅夷耶？」答：「有。若迦梨仙直十二錢。」
問：「頗有取十錢或取五錢犯波羅夷耶？」答：「有。若迦梨仙直四十錢、或直二十錢。」
問：「頗有減與犯、減與不犯耶？」答：「有。下白減與犯波夜提，黑減不犯。」
問：「頗有增益犯、增益不犯耶？」答：「增黑犯波夜提，增白不犯。」
問：「頗有等量犯、等量不犯耶？」答：「有。佛衣等量犯波夜提，身等量不犯。」
問：「頗有不作犯、作不犯耶？」答：「有。得新衣，不三壞色，犯波夜提。壞色，不犯。」

問：「頗有比丘入初禪時犯偷羅遮，入已犯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比丘語餘比丘言：『與我作房。』作是語已入初禪，入已房成，犯僧伽婆尸沙。入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或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或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云何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若比丘尼時犯不共僧伽婆尸沙，彼轉根作比丘，得淨，是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云何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若比丘犯不共僧伽婆尸沙，彼轉根作比丘尼，得淨。」

問：「頗有不知時犯、知時淨，知時犯、不知時淨耶？」答：「有。云何不知時犯、知時淨？若比丘眠熟，有人舉著高床上，如前說。彼覺已，如法除滅，是名不知時犯、知時淨。云何知時犯、不知時淨？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阿浮呵那時聞白已睡眠，眠中羯磨竟，是名知時犯、不知時淨。」

問：「頗有一方便中犯三波羅夷耶？」答：「有。若比丘語彼人言：『汝知我說過人法、殺某人、盜某重物。』是名一方便犯三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尼一方便犯四波羅夷耶？」答：「有。如比丘尼共期：『汝見我隨順擯比丘時，殺某人、盜某重物，汝知我得羅漢。』是名比丘尼一方便犯四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一坐處犯一切五篇戒耶？」答：「有。若比丘學家中自手受佉陀尼、蒲闍尼，犯波羅提提舍尼。偏刳食，犯突吉羅。無淨人為女說法過五六語，犯波夜提。向女人說麁惡語，犯僧伽婆尸沙。空無所有說過人法，犯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作一方便犯百千罪耶？」答：「有。若比丘瞋恚，若沙若豆散擲諸比丘，隨所著犯波夜提。」

問：「頗有比丘盜取重物離本處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取非人重物。」

問：「頗有比丘亦未曾 犯戒乃至突吉羅，是非比丘耶？」答：「有。謂失根者。」

問：「頗有比丘尼未曾 犯戒乃至突吉羅，是非比丘尼耶？」答：「有。謂失根者。」

問：「頗有比丘獨在房中犯四波羅夷耶？」答：「有。若比丘男根長自下部作婬，先作盜方便、殺生方便、妄語方便我是阿羅漢。」

問：「頗有比丘在房中於彼失衣破安居耶？」答：「有。若比丘結坐已，未自恣衣著床上，不受七夜在，空中明相出時，破安居失衣。」

問：「頗有比丘殺比丘尼，非母非阿羅漢，犯波羅夷、得逆罪耶？」答：「有。若父出家受具足戒，轉根作比丘尼。」

問：「頗有比丘尼殺比丘，非父非阿羅漢，得波羅夷、得逆罪耶？」答：「有。母出家受具足戒，轉根作比丘。」
問：「頗有比丘作非梵行犯波羅夷，作非梵行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生女人女根不壞作婬，犯波羅夷。若壞，不犯波羅夷。」
問：「頗有盜犯波羅夷，盜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取人重物，犯波羅夷。若取非人重物，不犯波羅夷。」
問：「頗有殺人犯波羅夷，殺人不犯波羅夷耶？」答：「有。是人作人想殺，犯波羅夷。若異想殺，不犯。欲殺非人而殺人，不犯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說過人法犯波羅夷，說過人法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不異想說過人法，犯波羅夷。若增上慢說，不犯波羅夷。」
問：「頗有犯此事得波羅夷，即犯此事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比丘尼摩觸身，犯波羅夷；比丘摩觸，不犯波羅夷。比丘尼隨順擯比丘，波羅夷；比丘隨順，不犯波羅夷。比丘尼覆藏麁罪，波羅夷；比丘覆藏，不犯波羅夷。」
問：「頗有犯此事僧伽婆尸沙，即犯此事不犯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比丘尼出精，不犯僧伽婆尸沙。比丘摩觸身，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不犯僧伽婆尸沙。比丘尼染污心男子邊受食等，犯僧伽婆尸沙；比丘不犯僧伽婆尸沙。」
問：「頗有犯此事得波夜提，即犯此事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覆藏麁罪，犯波夜提；比丘尼不犯波夜提。若比丘不病索美食，犯波夜提；比丘尼不犯波夜提。若比丘尼於淨生草上大小便，犯波夜提；比丘不犯波夜提。」
問：「頗有犯此事犯波羅提提舍尼，而犯此事不犯波羅提提舍尼耶？」答：「有。若比丘尼索美食，犯波羅提提舍尼；比丘不犯波羅提提舍尼。」
問：「頗有行此事犯突吉羅，即行此事不犯突吉羅耶？」答：「有。比丘淨生草上大小便，犯突吉羅；比丘尼不犯突吉羅。比丘尼齊下著衣，犯突吉羅；比丘不犯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犯戒時淨、淨時犯耶？」答：「有。若比丘於女人前說麁惡語轉根，是名犯時淨。云何淨時犯？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阿浮呵那時捨合掌覆頭、身不齊整、畫地斷草，是淨時犯。」
問：「頗有捨異界得自然界耶？」答：「有。捨羯磨界，得聚落界。」
問：「頗有餘人語餘人得波羅夷，餘人語餘人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比丘作破僧方便、污他家，乃至三諫不捨，得僧伽婆

尸沙。」
問：「頗有餘人語餘人得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惡邪見，乃至三諫不止，犯波夜提。」
問：「頗有餘人語餘人犯波羅提提舍尼耶？」答：「有。比丘尼為比丘索食，犯波羅提提舍尼。」
問：「頗有餘人作語餘人犯突吉羅耶？」答：「有。如佛所說，若比丘半月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憶有罪不發露，得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無有比丘尼捨戒更得出家受具足戒。頗有比丘尼捨戒更得出家受具足戒耶？」答：「有。若比丘尼捨戒已轉根作男子，更與出家受具足戒，成出家得具足戒。」
「如佛所說，犯邊罪人不得與出家、不得與受具足戒。頗有犯邊罪得與出家、得與受具足戒，成出家得具足戒耶？」答：「有。若比丘尼犯不共波羅夷罪，彼捨戒轉根成男子，得與出家受具足戒，成出家得具足戒。」
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有幾種羯磨？」佛語優波離：「有百一種羯磨。」
又問：「幾白羯磨？幾白二羯磨？幾白四羯磨？」答：「二十四白羯磨，四十七白二羯磨，三十白四羯磨。」
又問：「此百一羯磨，幾有欲、幾無欲？」答：「除結界羯磨，餘者皆有與欲。」
又問：「幾羯磨攝一切羯磨耶？」答：「三羯磨攝一切羯磨，謂白羯磨、白二、白四羯磨。」
又問：「餘人不語亦不作身方便而犯波羅夷耶？」答：「有。比丘尼見比丘尼犯麁罪，覆藏不發露，得波羅夷。」
問：「頗有犯四篇戒，不發露懺悔而得清淨耶？」答：「有。若比丘犯不共四篇戒，彼轉根作比丘尼，即得清淨。」
又問：「頗有比丘尼犯五篇戒，不發露懺悔而得清淨耶？」答：「有。若比丘尼犯不共五篇戒，彼轉根作比丘，即得清淨。」
又問：「頗有比丘殺人，不犯波羅夷耶？」答：「有。二人共一處，欲殺此人而殺彼人。」
又問：「頗有餘人作婬、餘人得波羅夷耶？」答：「有。若比丘尼見比丘尼作婬，覆藏不發露，明相出得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行時犯五篇戒耶？」答：「有。若比丘到學家中自手受食，犯波羅提提舍尼。偏刳食，犯突吉羅。無淨人為女說法過五六語，犯波夜提。於女人前麁惡語，犯僧伽婆尸沙。空無所有說過人法，犯波羅夷。」
又問：「若有人非律說律者，何處求戒相？」答：「二波羅提木叉中十七事、毘尼事中增一中目 多伽、因緣中共不共。毘尼中結、戒

中結、地中空、行中轉、根中求。」
問：「頗有不離一切趣趣所繫，不於勝法中出家，復不盡漏，而取無餘般涅槃耶？」答：「有。謂化人。」「殺彼得何罪？」答：「偷羅遮。」佛所說毘尼眾分事竟。

問四波羅夷初

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有比丘以呪術仙藥化作畜生已共作婬，得何罪？」答：「若自知比丘想我是比丘，作不可事者，犯波羅夷。若不自知比丘想，犯偷羅遮。」
又問：「若比丘呪術仙藥化作畜生女已共作婬，犯何罪？」答：「若自知比丘想，犯波羅夷。若不自知比丘想，偷羅遮。」
「二比丘呪術仙藥化作畜生共作婬，得何罪？」答：「若自知比丘想，犯波羅夷。不自知比丘想，偷羅遮。非人女亦如是。」
「云何非人女邊作婬犯波羅夷？」「謂舉身可捉。畜生女亦如是。若不可捉共作婬，若精出犯僧伽婆尸沙，不出犯偷羅遮。」
「云何口中作婬犯波羅夷？」答：「若過節犯波羅夷，不過偷羅遮。若中破裂三瘡門不壞，犯波羅夷。若頭斷從咽喉處入，偷羅遮。若精出，犯僧伽婆尸沙。」
「云何瘡門壞？」答：「若瘡門周匝壞，於彼作婬，偷羅遮。精出，僧伽婆尸沙。」
「云何大便道作婬犯波羅夷耶？」答：「為過皮至節。小便道亦如是。不觸三瘡門邊入，偷羅遮。」
「云何女人瘡門壞？」答：「若一切壞、半壞入，偷羅遮。精出，僧伽婆尸沙。女人中截，虫不噉、不燒、三瘡門不壞入，犯波羅夷。若多虫噉、若燒入，偷羅遮。精出，僧伽婆尸沙。生女亦如是。生女女根半壞入，波羅夷。無毛熟母猪邊作婬入，偷羅遮。精出，僧伽婆尸沙。」
「頗有比丘獨在房中犯波羅夷耶？」答：「有。男根長，自口及大便道作婬，若蚊幬為拈作婬，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小便中作婬，不犯波羅夷耶？」答：「有。截已作婬、或截女根已作婬、或俱截作婬，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於小便道小便道入不犯耶？」答：「入小便器中。」
問：「頗有比丘俱有拈作婬，不犯波羅夷耶？」答：「有。鼻中作婬。又以厚衣纏之，或以筒盛作婬，偷羅遮。精出，僧伽婆尸沙。」

問頗：「有比丘於女人邊作婬，不犯波羅夷耶？」答：「有。初作者。於二根邊作婬，波羅夷。石女邊作婬，根小不入，偷羅遮。精出，僧伽婆尸沙。」
「云何受樂？受樂有何義？」答：「若身心得樂，是受樂義。本犯戒人作婬，得突吉羅。」
問初波羅夷事竟。
佛住王舍城，爾時尊者優波離問佛言：「世尊！若比丘自作二四十人數取分。云何如法？云何非法？」答：「前者如法，後者非法。」
「得何罪？」答：「若事辦物滿五錢，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自當二八十人數亦如是。」
問：「頗有比丘，餘人作語移物著，處處犯波羅夷耶？」答：「有。謂移碁子著餘處，犯波羅夷。若商客語比丘：『汝等不輸稅，當度我輸稅物。』若比丘度稅物過稅處事滿，波羅夷。未過稅處，偷羅遮。若使諸商人餘道去，彼諸商人不從稅道去過稅處，偷羅遮。若比丘先不知，餘比丘於鍼囊中盜著稅物過，囊主不犯。著者事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比丘語無臘比丘言：『擔是物去。』犯偷羅遮。過稅處，滿波羅夷。無臘比丘不問，突吉羅。空中度稅物從稅處度，偷羅遮。餘處度，不犯。若比丘持不可量物度稅處，滿波羅夷。若自度己物過稅處滿，波羅夷。若未受具戒時作方便，未受具戒時取，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取，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已取，偷羅遮。九句亦如是廣說。若比丘取衣架滿五錢犯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頗有比丘偷金鬘，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取天龍鬼神鬘。若比丘欲取衣架，合衣持去，當數衣架，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衣離架，若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比丘使比丘為餘人故取物，彼起盜心取，俱得波羅夷。若比丘他不使盜而為他盜取，偷羅遮。若比丘欲取劫貝衣而取芻麻衣，偷羅遮。展轉取亦如是。若比丘語比丘，於七種衣中使取一一衣，彼起盜心而自取，波羅夷。示彼而取，偷羅遮。疑心取，偷羅遮。」
「如佛所說，若取五錢犯波羅夷。取何等五錢犯波羅夷耶？」答：「二十錢。云何錢？謂迦呵那。一迦梨仙直四迦呵那。云何滿？謂相言諍。」
問：「頗有比丘取物不離本處而犯波羅夷耶？」答：「有。謂田宅等。若比丘取樹上果，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若取瞿耶尼物得何罪？」答：「若用此間迦梨仙，滿波羅夷。不用此間迦梨仙者，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偷銅錢犯波羅夷耶？」答：「有。若迦梨仙直二十銅錢。若有比丘破倉取穀，當取初方便，若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比丘取眾多物，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取金像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不直五錢，偷羅遮。金鬘亦如是。」
問：「頗有比丘取水器犯波羅夷耶？」答：「有。若直五錢。若比丘取金，金未壞相，當數直，若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比丘貸物言不貸，故妄語波夜提，不還偷羅遮。若比丘受他寄，索時言不受，故妄語波夜提，物離本處滿波羅夷。若主聽，偷羅遮。若比丘取迦梨仙，若滿犯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比丘取減五錢物，偷羅遮。賊住偷盜，犯突吉羅。若經羯磨白二白四羯磨者，犯本犯戒人偷盜，突吉羅。學戒人偷盜，突吉羅。本不和合人偷盜，犯突吉羅。云何離處？若物在本處，移著餘處。」
問：「頗有比丘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四波羅夷中一一不犯而非比丘耶？」答：「生二根。」
問第二波羅夷事竟。
問：「若比丘呪術仙藥呪他作畜生而殺，犯波羅夷。頗有比丘殺母，不犯波羅夷、不得逆罪耶？」答：「有。欲殺餘人而殺母，犯偷羅遮。欲殺母而殺他，偷羅遮。二人沒水中，欲殺此人而殺彼人，犯偷羅遮。欲殺凡夫而殺阿羅漢，偷羅遮，不得逆罪。欲殺阿羅漢而殺凡夫，偷羅遮。欲殺阿羅漢而殺阿羅漢，犯波羅夷，得逆罪。若比丘墮胎，得波羅夷。」
問：「餘母人墮胎，餘母人取飲，後生兒，餘女人養，殺何等母得波羅夷、得逆罪耶？」答：「墮胎者。欲出家時當問何者？謂養者。」
問：「頗有比丘墮畜生胎犯波羅夷耶？」答：「有。謂畜生懷人胎者。」
問：「若比丘墮人胎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謂人懷畜生胎者。若使人高處擲下、入水火等，當得安隱，彼即自擲入水火等，死者得波羅夷。欲殺母而殺父，偷羅遮，不得逆罪。欲殺父而殺母，得偷羅遮。」
第三波羅夷。
若比丘言：「我於四沙門果退。」波羅夷。「我已得復失。」不說沙門果，偷羅遮。若言「得四沙門果而失。」犯波羅夷。若言「我是學人。」意在工巧，偷羅遮。若三沙門果中說一一果，犯波羅夷。若言「我無所有，無貪欲瞋恚。」犯波羅夷。「於今是最後生。」犯波羅夷。「如我相似。」餘人問言：「有何相似？」答言：「得聖法。」犯波羅夷。若比丘到居士家言：「誰語汝我是阿

羅漢？」不實語故，偷羅遮。比丘到居士家言：「汝得大利，我出入汝家。」彼問言：「長老！有何等利？」答自說聖法，得波羅夷。若比丘語施主：「受用汝房者是阿羅漢，我非阿羅漢。」犯偷羅遮。如是衣鉢薦蓆臥具等，偷羅遮。若比丘言：「某處敷種種臥具者，彼比丘是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我亦在彼。」波羅夷。若比丘言：「我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偷羅遮。若說四沙門果，犯波羅夷。若比丘言：「我已離結使煩惱。」波羅夷。比丘言：「於聲聞所得我已得。」波羅夷。「我修五根。」波羅夷。五力七覺八道亦如是。「我於初禪退。」波羅夷。乃至次第逆順修禪亦如是。「某臥處起初禪不與覺道支相應。」偷羅遮。欲作經語而說聖法，偷羅遮。「我於施無所有。」偷羅遮。「我是佛。」偷羅遮。「我是天人師。」偷羅遮。「我是毘婆尸佛弟子。」波羅夷。「我得果。」波羅夷。於聾所說過人法，偷羅遮。瘂人所、聾瘂人所、入定人所說，偷羅遮。先犯戒人說過人法，突吉羅。學戒人、賊住、本不和合人等，說過人法亦如是。「我修慈悲喜捨。」故妄語，波羅夷。手印標相，偷羅遮。

說四波羅夷竟。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一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二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問十三僧伽婆尸沙初

眠中作方便、眠中精出，不犯。覺時作方便、眠中出，偷羅遮。作方便已捨置，偷羅遮。甲坐捨方便，偷羅遮。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竟精出，偷羅遮。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精出，僧伽婆尸沙。受具戒時作方便、白衣時出，偷羅遮。從何處與別住？從初根本所犯。云何出精？謂出至節。云何知？作心、次第精出，是名知。或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或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或比丘時犯比丘時淨、或非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云何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謂轉根，是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云何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謂轉根。云何比丘時犯比丘時淨？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如法除滅，是名比丘時犯比丘時淨。云何非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謂比丘尼犯僧伽婆尸沙，如法除滅，是非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眠中作方便、覺時精出，若知偷羅遮，不知不犯。若男根起逆水行，偷羅遮。若出節精，偷羅遮。握搦捋弄精不出，偷羅遮。與藥不出，偷羅遮。疑觸女人，偷羅遮。觸於齒，偷羅遮。觸無肉淳骨，偷羅遮。於餘女人染污心觸餘女人，偷羅遮。觸二根人，意在女想者僧伽婆尸沙，意在男想偷羅遮。共女人相摩觸，僧伽婆尸沙。共黃門相摩觸，偷羅遮。共男子相摩觸身，偷羅遮。為細滑煖等因緣故摩觸女人身，偷羅遮。摩觸母身，愛母故不犯，為細滑等摩觸，偷羅遮。姊妹亦如是。

為他故麁惡語，偷羅遮。遣使語，偷羅遮。不犯二十一句亦如是，自讚歎身亦如是。

「若法非過去現在未來而顛倒，此法以十利故制彼法。云何？」答曰：「謂媒嫁。持自在語至非自在所，偷羅遮。云何自在？若於眠食戲笑，自在於彼行媒嫁，偷羅遮。買是女作婦，偷羅遮。胎中媒嫁，偷羅遮。鬪諍中奪女人，偷羅遮。無子所媒嫁，偷羅遮。黃門所媒嫁，偷羅遮。自媒嫁，偷羅遮。如是人男非人男，於彼媒嫁，偷羅遮。人男非人女，偷羅遮。俱非人，偷羅遮。媒嫁梵行人，偷羅遮。媒嫁處男子轉根成女人、女人轉根成男子，偷羅遮。本犯戒人，偷羅遮。學戒人，偷羅遮。」

乞房已不作，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自作房，不從僧乞不犯耶？」答：「有。謂蚊幮。」

問：「頗有比丘自乞作房不犯耶？」答：「有。謂他房，他作為成，偷羅遮。二人共作，偷羅遮。十人共乞作一房，十人各犯僧伽婆尸沙。物不現前而作房，偷羅遮。不捨房而作，偷羅遮。遠處作房，偷羅遮。云何自乞房？若得物、若未有直。作大房亦如是。云何乞房？眾僧和合作羯磨。自物作房，偷羅遮。」
手印謗比丘，偷羅遮。遣使亦如是。謗本犯戒人，偷羅遮。謗學戒人，偷羅遮。謗沙彌，突吉羅。若比丘僧中作不定語「比丘作婬、偷五錢、殺人、說過人法。」而不說其名，偷羅遮。手印相亦如是。若比丘從坐起而作是言：「我無所因而說。」於一切眾僧邊得突吉羅。若比丘以是事謗比丘尼，偷羅遮。比丘尼以是事謗比丘，偷羅遮。何以故？共戒故。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不精進惡沙門，乃至少因緣，皆犯偷羅遮。即以此事比丘謗比丘，偷羅遮。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展轉如輪謗亦如是。難事謗比丘，突吉羅。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展轉如輪，除四波羅夷，以餘者謗，突吉羅。少片亦如是。
「不乞聽擯比丘，成擯不？」
答：「不成擯，諸比丘犯突吉羅。」
「頗有比丘不乞聽而擯比丘成擯耶？」答：「有。眾僧一時共擯。」
「頗有比丘不乞聽，而眾僧中擯比丘成擯耶？」答：「有。先已聽不白，以不解人作羯磨。」
「成羯磨不？」答：「成。諸比丘犯突吉羅。」
「不語彼而擯比丘，成擯不？」答：「成擯。諸比丘犯突吉羅。不使憶念亦如是。」
「不作白羯磨擯比丘，成擯不？」答：「成。諸比丘犯突吉羅。不現前亦如是。」
「不受法比丘擯不受法比丘，成擯不？」答：「成擯。諸比丘犯突吉羅。受法比丘擯不受法比丘、不受法比丘擯受法比丘，亦如是。」
「若比丘語諸比丘：『我是受法比丘。』而擯是比丘，成擯不？」答：「非法自言不成擯；受法比丘自言得成擯。」
問：「頗有比丘為四人作羯磨而不犯耶？」答：「有。若坐大床小床與五人受大戒，若十五人亦如是。」
「如佛所說，眾不得羯磨眾。頗有得羯磨眾耶？」答有：「若坐大床小床，如前說。」
「在空中，地人作羯磨，成羯磨不？」答：「不成。諸比丘得呵罪。人在地，空中作羯磨，亦如是。界內界外亦如是。餘四乃至惡

性，隨事分別。云何不清淨清淨相？若比丘犯波羅夷而威儀清淨，是不清淨清淨相。云何清淨不清淨相？持戒不犯、威儀不清淨。云何清淨清淨相？而不犯戒、威儀清淨。云何不清淨不清淨相？若比丘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威儀不清淨。」
僧伽婆尸沙竟。

問二不定法

「如世尊所說，信可信優婆夷語，治比丘。為信一切可信優婆夷語治比丘耶？」答：「應問可信優婆夷言：『姊妹！此比丘在彼不？』答言：『在彼。』應用可信優婆夷語治是比丘。可信優婆夷言：『我見非時食。』比丘言：『我食酥蜜。』應用可信優婆夷語治是比丘，亦應令是比丘自言。可信優婆夷言：『我見是比丘飲酒。』比丘言：『我飲蜜漿、酥毘羅漿。』應用是可信優婆夷語治，亦應令是比丘自言。可信優婆夷言：『我見某甲比丘作婬。』比丘言：『我髀中作婬。』應用是可信優婆夷語治，亦應令是比丘自言。可信優婆夷言：『我見某甲比丘共畜生作婬。』比丘答言：『實作，身外分作。』應用是可信優婆夷語治，亦應令是比丘自言。龍女、天女、人女、夜叉女亦如是。可信優婆夷言：『我見是比丘共某甲女人作婬。』比丘言：『我以餘因緣故到彼。』不應用是可信優婆夷語。可信優婆夷言：『我見某甲比丘共某甲女人作婬，女人立比丘坐。』不應用是優婆夷語治是比丘。四威儀中亦如是。第二戒如摩觸身戒，若比丘於是一一事中不說，不應用是優婆夷語治是比丘。」

問三十事初

問：「頗有比丘過十夜衣不犯尼薩耆耶？」答：「有。若燒若失。」
問：「頗有比丘過十夜衣不犯尼薩耆耶？」答：「有。用水衣作衣。毛衣、不淨衣亦如是。」
「頗有比丘盡壽畜長衣不犯尼薩耆耶？」答：「有。十夜內無常。」
「頗有比丘二十年畜長衣不淨施不犯耶？」答：「有。若狂、若心散亂、若苦病癡駃者。」
問：「頗有比丘過十夜衣，即此衣一夜離宿耶？」答：「有。過十夜已作衣受，出界外明相出。」

「頗有比丘即日得衣即日尼薩耆耶？」答：「有。頻日得衣，先尼薩耆罪未懺悔，離衣宿已不受三衣過十夜，尼薩耆。」
「尼師檀離宿不犯尼薩耆耶？」答：「三衣，佛所說不得離宿。尼師檀或得離宿或不得，尼師檀非一夜離宿衣。」
如世尊所說，瞻病衣過十夜尼薩耆。手巾漉水囊臥具褥受持，不犯。若不受持者，捨已更受隨意用。
云何打衣？若新衣未經四月受用，是不得打衣。云何得打衣？時衣四月為時，以經四月受用，是名得打衣。三衣不得同意取，取者惡取，犯突吉羅。
眾僧界、外道界共一界，內一門，離衣宿。若在門下宿，不犯。
「頗有比丘外道處著衣、僧界內宿不犯耶？」答：「有。外道共同一界。樹界亦如是。」
「頗有比丘四處著衣餘處宿不犯耶？」答：「有。若著臥床坐床上。隨其事亦如是。若不持三衣行，應更受餘衣。」
「如佛所說一月衣，云何受？」「一月衣謂三衣不足。若三衣滿足，不得畜一月衣。若不滿三衣，悕望一月必得者，應畜。若不得者，即應裁割受持。得，以不裁截受持，尼薩耆波夜提，如頻日得衣。」
問：「頗有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衣不犯耶？」答：「有。謂浣新衣。」
「頗有比丘非母親非父親，使比丘尼浣衣不犯耶？」答：「有。謂母也。已浣更使浣，突吉羅。遣使展轉手印，浣浣尼薩耆。衣眾僧衣不淨衣使賊住浣，本不和合，本犯戒。式叉摩那、沙彌尼皆不犯尼薩耆，犯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於非母親比丘尼所受衣不犯耶？」答：「有。謂母賊住人邊受衣，不犯尼薩耆，犯突吉羅。若比丘尼放地言：『寄大德。我聽隨意用，我當得功德。』比丘受用不犯。使人取，突吉羅。遣使手印取衣，一切皆突吉羅。若比丘尼以衣著地默然去，比丘同意受用，不犯。又言：『受用與我直。』不犯。暫時借用，不犯。式叉摩那、沙彌尼亦如是。若言：『某聚落中有衣與，大德往取。』犯突吉羅。若默然心受，後同意取用，不犯。若比丘言：『我等不得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彼默然著地而去，後同意用，不犯。」
「頗有比丘取母衣犯尼薩耆耶？」答：「有。若取異物。」
問：「頗有比丘著衣入白衣舍，衣不離身即尼薩耆耶？」答：「有。若泥土所污，比丘尼拂拭去。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尼師檀，尼薩耆波夜提。浣褥，突吉羅。浣枕等，突吉羅。云何浣？乃至三入水。」

問：「頗有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不犯耶？」答：「有。若為僧乞、二根邊乞，不犯。」
「頗有比丘居士居士婦邊乞衣不犯耶？」答：「有。謂父母也，乞房、衣、雨衣，不犯。學戒人乞，突吉羅。乞不淨衣，突吉羅。乞劫貝頭沙，突吉羅。受具戒時乞、受具戒時得，作四句。若居士轉根作女人，不犯。居士婦比丘轉根作比丘尼，亦如是。遣使乞，突吉羅。手印相亦如是。從非人畜生天邊乞衣，不犯。為沙彌作衣，比丘往乞，突吉羅。為眾多比丘作衣，一比丘往乞，突吉羅。居士時為作衣，出家已往索，突吉羅。受具戒時為作衣，受具戒已索，得，突吉羅，是衣應捨。若夜叉邊索、天龍所、一切外道所索，不犯。遣使手印索，突吉羅。」
非人與直、非人為使、非人為檀越，不犯。非人與直、非人為使、人為檀越，不犯。非人與直、人為使、人為檀越，不犯。人與直、人為使、人為檀越，不犯。從龍索物，不犯。
「頗有比丘新憍舍耶作尼師檀不犯尼薩耆耶？」答：「有。若瞿那雜作，突吉羅。若劫貝雜作，突吉羅。頭鳩羅雜作，突吉羅(頭鳩羅者紵也)。若髮若毛雜作，突吉羅。佛衣作尼師檀，突吉羅。遣使手印作，突吉羅。」
「頗有比丘新憍舍耶雜作敷具不犯尼薩耆耶？」答：「有。不自作純黑作者。自作亦如是。云何犯罪？若成已敷眠。」
「頗有比丘作敷具犯四波夜提耶？」答：「有。若等修伽陀量、不滿六年、非親里比丘尼浣過十夜、減與白及不淨，突吉羅。」
「頗有比丘不滿六年作敷具不犯耶？」答：「有。六年內罷道還復受戒。狂癡亦如是。」
「頗有比丘六年內作敷具不犯耶？」答：「有。六年內轉根為女人者。」
「頗有比丘六年內作敷具不犯耶？」答：「有。謂僧羯磨。憍舍耶亦如是(亦如是者，前新憍舍耶敷具僧羯磨作，不犯)。為他作，突吉羅。」
「頗有比丘取僧伽梨犯突吉羅耶？」答：「有。若雜金縷作、銀縷金寶縷作亦如是。若著前地不受用、若受金想，尼薩耆。若在遠處使人取，突吉羅。」
「頗有母邊取物尼薩耆耶？」答：「有。若貿易餘物。」
「頗有比丘種種販賣不犯耶？」答：「有。使未受具戒人是也。賣買一切亦如是。若未受具戒人賣買，不犯。若不如法賣買，突吉羅。共非人販賣，突吉羅。共天、龍、夜叉、乾闥婆一切非人賣買，突吉羅。共親里賣買，突吉羅。狂心散亂心苦痛心賣買，突吉羅。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黃門、污染比丘尼所販賣，皆突吉

羅。學戒人賣買，突吉羅。未受具戒時用銀賣物，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如是作七句。狂心散亂心者不犯。」
「頗有比丘畜過十夜鉢不犯耶？」答：「有。十夜內狂若心散亂。」
「頗有比丘終身畜長鉢不犯耶？」答：「有。以僧中捨已悔過。」
「頗有比丘有一鉢，即此一鉢尼薩耆耶？」答：「有。謂不受持。」
「頗有比丘有鉢更乞餘鉢終身不淨施不犯耶？」答：「有。謂小鉢。」
問：「頗有乞得鉢，捨時不犯尼薩耆耶？」答：「有。與欲人滿眾捨小鉢，犯突吉羅，此鉢不成捨。使他行小鉢，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
「頗有比丘頻日乞鉢不犯耶？」答：「有。若易得，十夜內。」
「頗有比丘減五綴鉢更乞新鉢不犯耶？」答：「有。二人乞一鉢、三人乞一鉢，不犯尼薩耆，犯突吉羅。」
「頗有比丘終身畜長鉢不犯耶？」答：「有。謂已僧中捨鉢。」
「頗有比丘自乞縷使織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乞不淨縷使織作衣，犯突吉羅。狂心乞縷，突吉羅。為僧乞，不犯。手印遣使乞，突吉羅。若四若五乃至乞一縷遣使手印乞，突吉羅。」
為比丘織衣，比丘往不語，突吉羅。若語、若不淨縷雜織，突吉羅。為比丘作，比丘不語，不犯。黃門織衣，比丘語彼，突吉羅。二根亦如是。
「頗有比丘瞋恚心奪比丘衣不犯耶？」答：「有。謂奪不淨衣。奪本犯戒、學戒、賊住、本不和合、沙彌，突吉羅。遣使手印奪，突吉羅。奪減量衣，突吉羅。若奪衣人轉根作女人，突吉羅。與衣者轉根亦如是。」
問：「頗有比丘過六夜離衣宿，不受持餘衣不犯耶？」答：「有。八難中一一難起。若無餘衣，三衣中安居後一月得離衣宿，過是離宿，尼薩耆。」
不淨衣作雨衣，突吉羅。劫波塗沙作雨衣，突吉羅。若比丘自恣已至餘住處，彼處未自恣，隨彼畜雨衣，波夜提。
「若比丘畜長衣不捨，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自恣已至餘住處，彼處未自恣，隨彼畜雨衣，波夜提。不從初受作雨衣，尼薩耆波夜提。」
「頗有比丘從母邊取衣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僧衣迴向己，尼薩耆。時藥、七日藥亦如是。」
「頗有比丘與僧衣迴向己不犯耶？」答：「有。若界外犯，突吉羅。與第二第三人亦如是。若僧界內不和合分衣，突吉羅。」

「頗有比丘時藥作非時藥、七日藥、終身藥耶？」答：「有。甘蔗時藥，汁作非時藥，作糖七日藥，燒作灰終身藥。胡麻亦如是。肉是時藥，煎取膏七日藥，燒作灰終身藥。」
「若七日藥在不淨地，不經宿、不受持，得七日受不？」答：「得受。終身藥亦如是。若淨膏漉已合油煎，得七日服。若比丘捨七日藥，還作七日食，廣說隨其事。餘比丘亦得七日食，隨其事不犯。若灌鼻、若灌耳、若摩足，受持不犯。」

問九十事初

「居士問比丘言：『汝是誰耶？』比丘答言：『我是外道。』捨戒不？」答：「不捨戒。故妄語，波夜提。」
「居士問比丘言：『汝是誰耶？』答：『是居士。』捨戒不？」答：「不捨戒。故妄語，波夜提。」
「指餘人為和上，捨戒不？」答：「不捨戒。故妄語，波夜提。」
比丘語比丘言：「汝是剃師。」故妄語，波夜提。有比丘顛倒說與和上某甲、阿闍梨某甲，乞彼隨語與物，故妄語，波夜提。數數稱名乞，波夜提。不聞言聞，波夜提。聞言不聞，波夜提。手印相，皆突吉羅。手作相、口不語，突吉羅。語人言眼瞎，彼實不瞎，得二波夜提。故妄語、毀呰語，波夜提。聾盲瘖瘂亦如是。汝發創、彼非發創，故妄語，波夜提。一切工巧亦如是。共期不去，故妄語，波夜提。比丘言：「汝是婆羅門出家而作剃師耶？」故妄語，波夜提。剎利出家亦如是。
「若比丘行時以天眼出比丘罪，成出罪不？」答：「不成出罪。天眼非事故。坐亦如是。」
「若比丘僧中出比丘罪，成出罪不？」答：「不成出罪。比丘犯突吉羅，不先語故。毀呰賊住人，突吉羅。先不和合、學戒、污染比丘尼亦如是。毀呰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皆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比丘語比丘：『汝是婆羅門種。』比丘尼語比丘：『汝作下賤業作剃師。』得二波夜提，故妄語、毀呰語。剎利種亦如是。傳他毀呰語，突吉羅。用天耳聞兩舌，突吉羅。僧中乞作兩舌，波夜提。賊住、本不和合，遣使手印，突吉羅。比丘兩舌，波夜提；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邊兩舌，突吉羅。比丘尼，比丘邊兩舌，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邊兩舌，突吉羅。」
已滅賊住人罪，更發起本不和合、本犯戒，突吉羅。遣使手印發起，突吉羅。滅比丘尼罪已更發起，突吉羅。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罪已更發起，突吉羅。

為眠母人說法，突吉羅。淨人眠說法，突吉羅。黶單越人為淨人、癡人為淨人、聾人為淨人、瘂人為淨人、邊地人為淨人，說法，突吉羅。為黃門說法，突吉羅。為二根說法，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

「若有不淨人為淨人，得為女人說法不？」答：「不得。何以故？佛說言淨人故。為說呪願，不犯。盲人為淨人、為女說法，眾多啞人為淨人、為女說法，突吉羅。五眾為淨人說法，不犯。不狂為淨人，不犯。無淨人得與受八支齋戒，不犯。授經，不犯。問答誦經，皆不犯。」

「頗有比丘共未受具戒人並誦偈句法不犯波夜提耶？」答：「有。共畜生、天龍鬼神等，突吉羅。共沙彌、沙彌尼等，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

問：「何以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罪向未受具戒人說波夜提耶？」答：「此二戒聚攝麁惡罪，以是故向他說波夜提。」

「頗有向未受具戒人說過人法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向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說，突吉羅。手印，突吉羅。向見諦人說、正見人說，不犯。向狂人、散亂心人、重病人說，突吉羅。不犯有二十一句。五眾展轉相向說，突吉羅。向賊住人、本不和合、學戒人說，遣使手印說，突吉羅。若比丘迴僧物與比丘尼僧，突吉羅。手印迴向，突吉羅。」

比丘尼言：「何用半月半月說是雜碎戒？」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呵說雜碎戒不犯耶？」答：「無也。除二十一句，不犯。」

「頗有比丘斷草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剃髮。若比丘以灰土覆生草、若沙及餘方便，突吉羅。若語人：『取是果，我欲食。』突吉羅。若生果未淨全咽，突吉羅。取木耳，突吉羅。本不和合、學戒人取，突吉羅。」

若比丘為他罵，突吉羅。罵畜生，突吉羅。傳罵，突吉羅。

問餘事說餘事，突吉羅。默然惱他，突吉羅。聞言不憶，突吉羅。

「頗有比丘坐臥床著露地，不自舉、不使人舉不犯耶？」答：「有。謂寶床。」

「頗有比丘露地敷臥具，去時不自舉、不使人舉不犯耶？」答：「有。若不淨物雜作，突吉羅。若在覆處、若白衣所攝，去時不舉不犯，先取者應舉。若賊住比丘敷臥具，去時不自舉、不使人舉，突吉羅。本不和合、學戒人不舉，突吉羅。若比丘自臥具，不自舉、不使人舉，突吉羅。五眾亦如是。」

「頗有比丘僧臥具，不自舉、不使人舉不犯耶？」答：「有。若白衣舍坐不舉、或人所奪，不犯。近經行，不犯。暫時坐起去，不自

舉、不使人舉，突吉羅。眾僧臥具力勢者所奪、隨意坐，不犯。除臥床坐床，餘長木長板等隨意坐，不犯。若比丘不囑臥具，出行中道見比丘，語言：『與我舉坐床臥床。』彼受囑已不舉，突吉羅。」「若比丘臥具欲內房中，戶閉者當云何？」答：「應著壁下牆下樹下雨所不壞處。」

房舍內敷臥具戒亦如是。

「頗有比丘驅出比丘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一切眾僧驅一比丘，突吉羅。彼何等人耶？謂賊住。驅本犯戒、本不和合、學戒人、沙彌等出，突吉羅。遣使手印及私房驅出，突吉羅。若露地驅出，突吉羅。驅出餓鬼等，突吉羅。」

「頗有比丘知先比丘敷臥具竟，後來強以臥具自敷、使人敷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賊住。本犯戒、本不和合、學戒、沙彌，突吉羅。」

「頗有比丘不楔床脚於上坐臥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賊住寺中，本犯戒、本不和合寺中，比丘尼寺中，除比丘寺，餘四眾寺，突吉羅。外道寺中，突吉羅。」

「頗有比丘以有虫水澆草土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遣使手印，突吉羅。以乳酥酪澆草土中虫，突吉羅。」

「頗有比丘過二三覆屋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手印遣使，突吉羅。使黃門覆，突吉羅。」

云何大房？謂私房，是名大房。或有主，名大房。

「云何教誡比丘尼？」答：「若說八重法，是名教誡比丘尼。受法比丘教誡不受法比丘尼，突吉羅。與上相違亦如是。教誡賊住比丘尼，突吉羅。本犯戒、本不和合、學戒比丘尼，突吉羅。教誡比丘尼比丘，餘處亦得教誡。為更作羯磨耶？不作耶？佛言，先已作竟，但應教誡，不須更作。

「若僧不差，比丘教誡比丘尼不犯耶？」答：「有。先已差。」

「若有一比丘處，比丘尼應往求教誡不？」答：「應求教誡。二三亦如是。」

「頗有比丘日沒時教誡比丘尼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尼寺中聚落中、近聚落寺中、白衣家不犯，聚落外犯。」

「頗有比丘施非母親衣不犯耶？」答：「有。謂母。作二十一句。施本犯戒比丘尼衣，突吉羅。賊住、本不和合、學戒比丘尼，突吉羅。」

「如佛所說，若比丘言：『諸比丘為供養利故教化比丘尼。』得波夜提。頗有比丘作如是語不犯波夜提耶？」答：「有。非人出家作比丘尼，突吉羅。非人者，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毘舍遮、鳩槃茶等出家作比丘尼是也。」

有比丘共比丘尼期空中行，突吉羅。隱身共行，突吉羅。未受具戒時期、受具戒已去，突吉羅。受具戒時期、白衣時去，突吉羅。比丘空中行、比丘尼地行，突吉羅。
有比丘共天女屏覆處坐，若彼可捉者，突吉羅。
共比丘尼獨屏覆處坐亦如是。
「頗有比丘，比丘尼讚歎得食不犯耶？」答：「有。若為餘者讚歎，餘者食，不犯。」
有比丘先受居士請，後比丘尼讚歎言：「請某甲某甲比丘。」檀越答言：「已請食。」者，不犯。淨施比丘尼食者，不犯。淨施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食者，不犯。不知比丘尼讚歎食者，不犯。
「頗有比丘處處受請食不犯耶？」答：「有。先為他作淨施受、若病食者，不犯。處處受親里食，不犯。若比丘受請食，即於坐處、餘處與食，作意不受食者，不犯。若比丘受請，有人言：『大德！更當有食，我不請大德。』食者不犯。比丘受二種請，謂佉陀尼、蒲闍尼而不淨施，食者不犯。比丘先受請已，有人言：『大德憶念！我有食，我不請大德。』食者不犯。比丘先受請已，有人言：『大德！我有隨病食，我不請大德。』食者不犯。」
「頗有比丘受二處請，不淨施不犯耶？」答：「有。若非正食。有比丘受請已，有人言：『大德！來到我舍，我不請大德。』食者不犯。坐中謂彼先未受請，食者不犯。一坐處更有餘人請，食者不犯。常請食者，不犯。慈愍故受食者，不犯。長食，食者不犯(長食者，謂白衣舍早起作食熟，未食先留出家人分，名為長食。食此食者不犯)二人食，一人併取合行，食者不犯。不淨食手印受，突吉羅。或狂人來請，疑故更受餘請，不犯。狂比丘受請食，淨施受法比丘，食者不犯。作二十一句。居士語比丘言：『長老受我請。』彼比丘不淨施食者，突吉羅。」
「頗有一處受二家請食不犯耶？」答：「有。謂龍宮食、天祠食、外道食。」
「頗有比丘受二三鉢食不犯耶？」答：「有。外道家、天祠、夜叉祠，不犯。手印相受，突吉羅。除餅等受餘食，不犯。若過取二三鉢已，使餘人持去，突吉羅。」
「頗有比丘食已自恣不受殘食法更食不犯耶？」答：「有。若病。酥蜜亦如是。食不淨食已，自恣更受殘食法，不名為受食者，波夜提。云何不淨食？謂正食也。」
「頗有比丘食已自恣不受殘食法食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賊住、若學戒、本不和合、本犯戒，突吉羅。」
「頗有比丘別眾食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行過半由延，不犯。」

「如佛所說，別眾食，除因緣，不犯。為一切因緣現在前、為一一因緣現在前耶？」答：「一一因緣現在前食，不犯。」
「頗有比丘別眾食不犯耶？」答：「有。若出界食、空中食，不犯。」
「頗有比丘非時食佉陀尼、蒲闍尼不犯耶？」答：「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時食，不犯。」
問：「頗有比丘一坐食犯四罪耶？」答：「有。若不受食、若不淨食、若非時食、若殘宿食，隨入口口犯，四波夜提。」
問：「北鬱單越宿食，得食不？」答：「得食。餘方亦如是。三種人宿食，比丘不得食。何等三？謂賊住、本不和合、學戒。」
「頗有比丘食宿食不犯耶？」答：「有。若比丘尼宿食，比丘得食。比丘宿食，比丘尼得食。若鉢口缺，食餘著器，極用意三洗故膩，用食者不犯。與沙彌已，沙彌還與，比丘用食不犯。宿食與他，他還與，食者突吉羅。」
若自不受食者，不犯。
若用北鬱單越法不受食食，不犯；餘方不得。若比丘食時，淨人以佉陀尼、蒲闍尼著器中，成受不？若可却者却，不可却者得食。不犯者，謂濁水、鹹水、灰水。
「頗有自為求美食不犯耶？」答：「有。若從龍索、夜叉索、一切非人所索，不犯。」
「頗有比丘索美食不犯耶？」答：「有。從親里索。有虫水應漉。」
若共黃門屏處坐，突吉羅。共黃門屋中坐，突吉羅。非自在屋中共坐，突吉羅。屏處坐，突吉羅。云何非自在屋？若父母親里等家中，自在於中坐，不犯。多有兒息未分財物，名不自在屋。若已分財物、已取婦，於中坐，波夜提。若寺舍主所奪於中坐、外道寺中共坐，突吉羅。
「頗有比丘共坐不犯耶？」答：「有。若虛空中共坐。」
「頗有比丘共屏處坐不犯耶？」答：「有。若大眾中，彼坐無屏處。」
「頗有比丘屏處食得波羅夷耶？」答：「有。謂食欲。」
「頗有比丘屏處坐波夜提耶？」答：「有。強迫坐者。若屏處食酥油蜜糖、食虫水，波夜提。」
「頗有比丘用虫水不犯耶？」答：「有。若大虫，於中洗浴，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
「頗有比丘自手與外道食不犯耶？」答：「有。若親里、若病、若欲出家者。手印與食，突吉羅。」

「頗有比丘軍發行往觀不犯波夜提耶？」答：「有。天、龍、夜叉、阿修羅等軍發行往觀，突吉羅。若四兵圍遶、若王所喚、若八難中有一一難，不犯。若家內、若寺中，一切不犯。過二宿觀軍發行亦如是。」

若比丘打三種人，突吉羅，謂賊住、本不和合、本犯戒。若以物擲眾多比丘，隨所著，隨得爾所波夜提。若不著者，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一方便得百千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把沙把豆散擲諸比丘，隨所著不著，如前說。」

若比丘舉手刀向眾多比丘，得眾多波夜提。向四種人，突吉羅，謂賊住、本不和合、本犯戒、學戒。

「非比丘邊覆藏麁罪成覆藏耶？」答：「不成覆藏。於賊住所、本不和合所、本犯戒所，不名覆藏。若比丘見比丘犯麁罪，彼言：『我不犯。』不向人說，不名覆藏。若比丘覆藏比丘麁罪，波夜提。比丘覆藏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麁罪，突吉羅。狂癡亂心人覆藏麁罪，不犯。五眾展轉如輪亦如是。」

問：「向狂人懺悔，成懺不？」答：「不成懺。」

僧中覆藏麁罪，波夜提。

「擯沙彌，應捨不應捨？」答：「應捨。若沙彌向僧懺悔、布薩懺悔，應攝取。」

若比丘布薩時作心發露罪，不名覆藏。

若比丘驅比丘尼，突吉羅。外道家中驅比丘，突吉羅。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遣使外道家驅沙彌，突吉羅。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若比丘酥油蜜著火中，突吉羅。若燒骨燒諸故衣物等，突吉羅。前火中薪等，突吉羅。

「頗有比丘共未受具戒人宿過二夜不犯耶？」答：「有。若籬下、牆下、樹下，不犯。」

「頗有比丘共未受具戒人過二夜宿已，得二波夜提耶？」答：「有。二夜共沙彌宿已，第三夜共女人宿。」

若比丘於擯比丘所出罪共食，得波夜提。狂者所、散亂心所出罪，突吉羅。擯比丘所出罪，突吉羅。

沙彌言：「我知佛所說，欲不障道。」眾僧和合已，彼若懺悔還者當攝受。

若比丘與不受法比丘欲已呵責，突吉羅。與上相違亦如是。為賊住人作羯磨，與欲已呵責，突吉羅。與學戒、本不和合、本犯戒、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羯磨已呵責，突吉羅。

「頗有比丘著不壞色衣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著不淨衣，謂劫波頭沙，突吉羅。若不淨衣壞色，作淨衣著者，突吉羅。若比丘

壞色衣，比丘尼得著，乃至沙彌尼亦得著。沙彌尼淨衣，比丘得著，乃至沙彌亦得著。拭足衣、手巾、漉水囊、鉢囊、腰繩等，皆應作淨。」
「若比丘衣，國王長者所奪，後還得者，更應作淨耶？」答：「不作，先已淨故。」
「頗有比丘若取寶若似寶等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取天龍鬼神等寶，突吉羅。若遣信取某處寶，突吉羅。」
「頗有比丘取摩尼寶不犯耶？」答：「有。若取水精摩尼，突吉羅。若作念為他取，主還當還主，不犯。」
「頗有比丘坐臥金寶床不犯耶？」答：「有。若天龍鬼神等一切處，不犯。」
「若比丘得刀，應壞刀相已然後受用。若比丘金銀團上坐，突吉羅。若比丘摩觸金銀，突吉羅。」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二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三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頗有比丘半月內浴除因緣不犯耶？」答：「有。著雨衣浴。若比丘迷悶時浴，不犯。入水舉木因浴，不犯。或水中有少因緣因浴，不犯。若比丘渡水學浮時浴，不犯。若結安居已一月，數數浴不犯。過一月已，半月應浴。若有閏中安居，當數日滿。」

「頗有比丘一方便得十波夜提耶？」答：「有。若殺微細虫，隨殺得波夜提。欲斫藤悞斫蛇，不犯。欲斫蛇而斫藤，突吉羅。欲殺此虫而殺彼虫，突吉羅。欲斫虫而斫地，突吉羅。欲搦虫而搦土，突吉羅。手印遣使殺虫，突吉羅。若令賊住、本犯戒、本不和合、學戒疑悔者，突吉羅。除比丘、比丘尼，令餘人疑悔，突吉羅。比丘令比丘尼疑悔，波夜提。比丘尼令比丘疑悔，波夜提。比丘」尼令式叉摩那乃至沙彌尼疑悔，突吉羅。

「頗有比丘指挃比丘身根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身根壞指挃，突吉羅。」

若比丘以一瓶水澆諸比丘，隨所著得爾所波夜提，不著者突吉羅。若比丘坐，以水涕地，突吉羅。若比丘尼自出乳汁，波夜提。若比丘水中浴戲拍水出沒，波夜提。浴時以酥油糖蜜灌身戲，突吉羅。

「頗有比丘共女人宿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牆壁樹下、大空屋中，突吉羅。共何等女人宿耶？謂身可捉者。若一房舍相連，食堂中共一門，於中共宿，波夜提。若不知未受具戒人入宿，不犯。」

「頗有比丘恐怖比丘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賊住、本犯戒、本不和合、學戒、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頗有比丘藏比丘衣鉢等物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藏金銀鉢，突吉羅。不淨衣、不淨尼師檀、鉢囊等，突吉羅。」

淨施五種人衣云何犯？過十夜明相出，波夜提。

若比丘言：「我見某甲共某甲女人共坐臥。」波夜提。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賊眾、知是女人，義共道行，波夜提。中道還，突吉羅。

「頗有比丘共賊道行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為賊所將去、若嶮難道、若奪人精氣夜叉等，共行不犯。」

若四月請，若眾若私，若衣食等，應受，過受波夜提。數數請，不犯。

「若比丘檀越請言：『若所須者但來取。』作是語已，彼比丘罷道，更受具足戒已，還到本檀越舍，須更請不？」答：「須更請。」
「若居士無常，有餘子等。須更請，為用前法耶？」答：「須更請。」
「居士先請比丘，比丘為作覆鉢羯磨，得受不？」答：「不得受，受者突吉羅。」
「居士言：『若不受者，我當生大不敬信。』為得受不？」答：「不得。令彼懺悔，使得清淨已，然後得受。」
「年不滿二十、年疑，與受具足戒，得具足不？」答：「不得，僧犯突吉羅。受具戒人自知不滿二十，受具戒時言滿二十，共行事不犯。後知此人不滿二十，眾僧不得共行事，初始不得戒故。四種受戒隨其事。四種者，本不和合，如分別毘尼中說更作羯磨不成就？云何？不自知未滿二十、後知不滿二十，經僧布薩、羯磨作十二人，是名賊住。從何處數年歲？從母胎數取一切閏月。」
若掘死地、壞地，離自性不犯。云何生地？經夏四月，是名生地。遣使手印掘地，突吉羅。
作白時從坐起去，突吉羅。作白已未作羯磨起去，波夜提。作非法羯磨起去，突吉羅。與賊住、本犯戒、本不和合、學戒、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作羯磨起去，突吉羅。遣無臘人作使，俱得突吉羅。彼還反，得波夜提突吉羅。呪術使木人，突吉羅。
若比丘為他聽諍訟，突吉羅。
「若以酒煮時藥、非時藥、七日藥，得服不？」「若無酒性得服。」
「若一切果飯得食不？」答：「得食。」
若比丘教比丘尼修多羅、毘尼、阿毘達摩，作是言：「我不能學。」更餘比丘邊去，除修多羅、毘尼、阿毘達摩，不學餘者，突吉羅。
若比丘，若僧事若私事，入聚落三處，不白不犯。白衣舍、阿練若處、近聚落邊，無比丘時，不白不犯。種種人共住，不白入聚落，不犯。
「若自在地、白空中人，成白不？」答：「成白。相違亦如是作。要以不去，突吉羅。若四衢道中見比丘時應白，不者發心已應去。若一界內出界入餘處，若無比丘應白比丘尼，乃至沙彌尼亦如是。」
受一請已，復受一不淨施，食已自恣不受殘食法入聚落，犯二波夜提，不受殘食、不白入聚落。

「頗有比丘明相未出王未藏寶入王家不犯耶？」答：「有。若天王家、龍王、夜叉王及一切非人王等家。若有急因緣、若藏寶已入，不犯。」
若說波羅提木叉時，比丘尼言：「我始知此罪。」犯突吉羅。除毘尼，說餘法時作是言：「我始知是法半月中說。」突吉羅。
「頗有比丘作床足過八指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以寶作床，金銀琉璃頗梨作，突吉羅。若為他作，過八指，突吉羅。」
「頗有比丘以褥縫著坐床臥床不犯耶？」答：「有。除木綿褥，餘褥縫著，突吉羅。為他縫，突吉羅。手印遣使，突吉羅。縫不淨褥，突吉羅。尼師檀、覆瘡衣，隨其事應當知。」
以不淨衣作雨衣，突吉羅。
以不淨衣修伽陀衣量等作，突吉羅。
問九十波夜提竟。

問四波羅提提舍尼

若白衣舍，三種人邊受食，突吉羅，謂賊住、本不和合、學戒。若比丘在空中受比丘尼食，突吉羅。
「頗有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邊受食不犯耶？」答：「有。比丘在寺，比丘尼在白衣舍。」
「頗有比丘非母親比丘尼邊受食不犯耶？」答：「有。謂母。於非親里比丘尼邊同意白衣舍受，不犯。手印，不犯。」
若比丘到白衣家乞食，是中有比丘尼言：「與是比丘食。」是比丘得食，犯突吉羅。異家一門，於中受食、或為他受，突吉羅。
「頗有非親里比丘尼邊受食犯四篇戒耶？」答：「有。若以衣裹食取衣取食、女人前麁惡語、摩觸內身、遣使手印言與羹與飯比丘不遮，犯突吉羅。若門限邊受食，不犯。及親里邊受，不犯。」
若阿練若怖畏處，不病，內受食，突吉羅。不犯者，病也。應語彼居士言：「此中有難。」或王問比丘：「此中有賊無賊耶？」答言：「無。」而此中有賊，受食不犯。若出界外受食，不犯。若中道見居士送食，語言：「莫入。」而彼自入，不犯。比丘若狂，不犯。
「頗有比丘從學家中自手受食不犯耶？」答：「有。謂先請、若病。」
波羅提提舍尼竟。

七滅諍

若比丘狂犯戒，後憶有罪，應如法除滅。若不憶，不犯。若欲舉諍者，應先令是比丘自言，然後舉。先應乞聽，求闥賴吒。闥賴吒者，於二部朋黨無有彼此。若彼不同者不應舉，若舉者不名闥賴吒。闥賴吒應兩邊知受籌，若作已復言不作，得故妄語罪。如不癡，多覓罪、現前毘尼、自言毘尼、憶念毘尼、覓罪布草，隨其義當知。
優波離問分別波羅提木叉竟。

問受戒事

問：「不作白四羯磨受具足戒，為得具足戒、為不得耶？」答：「不得。」
「若受具戒時捨和上，為得具足戒、為不得耶？」答：「不得。」
「受具戒時，作者不稱三種名，謂和上、眾僧、受戒者名，為得戒、不得戒耶？」答：「不得戒。」
「若作白已減作羯磨，為得戒。不得戒耶。答不得。受具戒時不乞和上。為得戒、不得戒耶？」答：「得戒。眾僧犯突吉羅。」
「受具戒時，不問遮道法便與受戒，為得戒不？」答：「得戒。諸比丘犯突吉羅。」
「與愚癡人受具戒，為得戒不？」答：「得戒。諸比丘犯突吉羅。」
「二人共一羯磨、二處受戒，為得戒不？」答：「得戒。謂二界中間作羯磨。」
「頗有比丘與四處人受戒作羯磨，為得戒不？」答：「得戒。謂坐床臥床上坐，四向作羯磨。」
「頗有比丘與五處人受具戒作羯磨，為得戒不？」答：「得戒。謂坐床臥床上坐，為五處人作羯磨。八人、十二人、十五人、十八人亦如是。」
「若比丘界內不和合與人受具足戒，為得戒不？」答：「不得。」
「云何污染比丘尼？」答：「謂非梵行，是名污染比丘尼。」
「一人以八事污染比丘尼，成污染不？」答：「成污染。」
「八人各以一事污染比丘尼，是污染比丘尼不？」答：「不成污染比丘尼。」
「云何賊住人？」答：「若不以白四羯磨受具足戒，經白二白四羯磨、布薩自恣、又在十二人數，是名賊住。」
「受戒人不知和上是賊住，依彼出家受具戒，為得戒不？」答：「得戒。諸比丘犯突吉羅。本犯戒、本不和合亦如是。」

「若白衣為和上，與白衣受具戒，為得戒不？」答：「得戒。諸比丘犯突吉羅。」
「非出家人為和上，與人受具足，為得戒不？」答：「得戒。」
「云何是越濟人？」答：「謂捨沙門衣服捨戒，詣外道所，著彼衣服、樂彼所見，是越濟人。」
「殺母人與出家受具足戒，得受具足戒不？」答：「或得、或不得。云何得受具戒？或欲殺餘母而殺自母，此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若故奪母命，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殺父、殺阿羅漢亦如是。」惡心出佛血，或得與出家受具足戒、或不得。
「云何得與出家受具足戒？」答：「非故惡心出佛血，此得與出家受具足戒。云何不得？惡心出血。」
破僧人，或得與出家受具足戒、或不得。若法想受籌，因彼受籌僧破，得與受具戒。作非法想，不得與受具足戒。
「與鈍性人受具戒，為得戒不？」答：「得戒。諸比丘犯突吉羅。不淨人亦如是。」
「與聾人受具戒，為得戒不？」答：「若聞羯磨者得戒，不聞者不得。聾人狂人、滿眾散亂心人、重病人亦如是。不受法人受戒，受法人滿數，不得戒。受法人受戒，不受法人滿數，不得戒。」
「不見擯比丘與不見擯人受戒，為得戒不？」答：「彼言見罪，得戒。惡邪不除擯亦如是。眾數比丘若聞羯磨已轉根，得戒。」
「受具戒人轉根，得具戒耶？」答：「得戒。」
「如佛所說，比丘尼從比丘乞受戒。故和上轉根，得具戒不？」
「聞羯磨已轉根，得具足戒。」
「受戒人在地，空中作羯磨，為得戒不？」答：「不得。與上相違亦如是。云何得具足戒？若白四羯磨是名得戒。」
問受戒事竟。

問布薩事

結聚落界，除聚落及聚落界，應結不離衣界，聚落、聚落界非衣界故。眾在地坐、空中結界，不成結界。與上相違亦如是。若在阿練若處，面應一拘盧舍為界，於中一布薩。若面一拘盧舍，內有比丘而不見，云何作布薩？若眼所及處，共彼作布薩，亦應發心。
佛住舍衛國。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若比丘在地、與欲人在空中與清淨欲，成與清淨欲不？」答：「不成與。若受清淨欲已，出界外即失清淨欲。」
「頗有比丘二處說波羅提木叉成說不？」答：「成說，謂二界中間。」

「頗有比丘三處與清淨欲、三處布薩，成與清淨欲不？」答：「得成。謂在界中間。」
「狂人說戒，成就說戒不？」答：「成就說戒。」
「常住比丘布薩時擯比丘，客比丘來，得與同羯磨不？」答：「若如法作羯磨，得與同。云何起離眾？若一比丘起大小行，不捨聞處，不名離眾。若捨聞處，是名起離眾。若聾人滿眾說戒，得成就說戒。邊地人、癡鈍人等亦如是。」
「布薩時僧破，諸比丘云何作布薩？」答：「各各自朋黨說戒。」
「頗有比丘四處坐作說戒，成就戒不？」答：「成說戒。謂若坐床臥床。」
問布薩事竟。

問自恣法

在地共空中人自恣，不成自恣。與此相違亦如是。
「頗有比丘二處自恣成自恣不？」答有：「謂在二界中間。四處自恣亦如是。如佛所說，清淨同見所出罪。云何清淨同見於一事？同見謂波羅提木叉。」
「如所說，除水火難，有餘難起，得一語自恣不？」答：「若有一一難起，盡得一語自恣。」
如佛所說，除是事已餘事自恣，謂除人已餘事自恣。云何事？云何人？若彼人所犯罪，即除此人也。如佛所說，自恣時出比丘罪。或有說犯波羅提提舍尼，或有說犯心悔，或有說犯波夜提，或有說犯突吉羅。云何事？謂波羅提提舍尼。若舊住僧十五日自恣，客僧來多，十四日自恣，舊比丘應出界外自恣。
「如佛所說，應出界外自恣。為一切比丘出界外、為一一出界耶？」答：「一切出界外自恣。」
「自恣已，擯比丘得共住不？」答：「不得。」
云何起離眾？如前說。聾人滿眾自恣，癡人滿眾、邊地人滿眾、受法比丘滿眾，數不成自恣。自恣人轉根，不成自恣。
問自恣事竟。

問安居法

「若比丘安居中擯比丘，得共住不？」答：「三月中得共住。」
「若比丘安居中空中住，明相出，失安居不？」答：「失安居。」
「若聚落中眾僧安居已，出界去餘比丘更結界。此中檀越施眾僧衣，此衣應屬誰？」答：「屬先聚落眾僧。如佛所說，此是界功德

利。」
「若安居中僧破，此施衣應屬何僧？」答：「屬多者。有四依，謂依夏、依時、依食、依自恣。」
「頗有比丘得四處安居四處自恣耶？」答：「有。若坐臥床上。」
問安居法竟。

問藥法

「終身藥在不淨地，經宿得食不？」答：「不得。」
「得食人乳不？」答：「不得。得塗餘身分。」
「若不淨膏雜鹽煮，得食不？」答：「得。謂病，非不病。肉亦如是。」
「火在不淨地，人在淨地作淨，得食不？」答：「得食。」
「火在不淨地、肉近火邊，無人為作淨，成淨不？得食不？」答：「成淨，得食。」
「如佛所說，不得噉虫膏。得餘用不？」答：「不得食，得餘用。」
「火在不淨地，淨人在淨地淨，酥油得食不？」答：「得食。」
「除八種漿，餘物作漿，得飲不？」答：「若澄清得飲。」
問藥事竟。

問衣法

「安居中擯比丘不得夏房衣。頗有比丘非親里居士居士婦邊乞衣不犯耶？」答：「有。若乞房衣、若為僧乞、若學戒人乞、遣使乞衣。突吉羅。云何得衣？若在膝上手中、若在肩上，是名得衣。若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不得，突吉羅。」
「若比丘四處取衣不犯耶？」答：「有。若坐臥床上。」
問衣事竟。

問受迦絺那衣法

「餘處自恣已至餘處，得受迦絺那衣不？」答：「得受。不得住處利減量衣。」
「作迦絺那衣受，成受不？」答：「不成受。」
「如佛所說，受迦絺那衣比丘所聽行事，為捨戒、為開通耶？」答：「開通，非捨戒。」

「若比丘安居中放牛處結為內界，自恣已捨。彼中檀越施衣，為屬誰？」答：「屬先安居者。如佛所說，此安居利。」
「頗有比丘一衣受作迦絺那衣，即此不成受耶？」答：「有。謂依閏不依閏。彼安居依閏自恣，九日得衣即受作迦絺那衣。不依閏成受迦絺那衣，依閏者不成受。王作閏月，數安居日滿自恣已，受迦絺那衣成受，布薩時捨迦絺那衣。若安居中僧破，如法者應受迦絺那衣。若俱受迦絺那衣，如法者得住處利。」
受迦絺那衣時云何隨喜？若現前隨喜。云何聞捨迦絺那衣？若出界外、從他聞捨迦絺那衣。云何失衣？謂失所作衣。云何成衣？若所作衣成。如是廣說。若性住比丘受迦絺那衣，誰應隨喜？謂性住比丘及擯比丘。若擯比丘隨喜，亦成受迦絺那衣。
問迦絺那衣事竟。

問俱舍彌事

「若擯比丘作羯磨，所擯者睡眠，成擯不？」答：「若聞白已成擯。」
「若滿眾比丘睡眠，成擯不？」「若聞白已成擯。」
「若與擯比丘作羯磨時，眾多比丘兩人聞，成擯不？」答：「乃至一人聞，得成擯。」
「若俱舍彌比丘各成二部，為是破僧、非破僧耶？」答：「非破僧。何以故？非作破僧想羯磨故。毘舍離比丘起十事，諸上座比丘不助此不助彼，名鬪賴吒比丘。」
問俱舍彌事竟。

問羯磨事

「聾人滿數作羯磨，成作羯磨不？」答：「若聞，成作羯磨。癡鈍人、邊地人亦如是。受法比丘羯磨，不受法比丘滿數，不成羯磨。人在地、空中作羯磨，不成作。相違亦如是。」
「頗有二處作羯磨成作不？」答：「成作。謂界中間。」
「頗有四處與四人作羯磨成作不？」答：「成作。謂若坐床臥床，如為比丘作苦切羯磨、驅出羯磨、折伏羯磨。如是為沙彌作者，不成作。沙彌在地空中，為作羯磨，不成羯磨。相違亦如是。」
「頗有一羯磨擯四沙彌，成擯不？」答：「有。謂在界中間。」
「頗有四處擯四沙彌，成擯不？」答：「有。謂坐床臥床。」
問羯磨事竟。

問覆藏僧殘事

「頗有比丘犯十三事終身不發露不犯耶？」答：「有。謂若晝日有比丘處、夜在無比丘處，不成覆藏。於聾人所發露，成發露，犯突吉羅。愚癡人所、邊地人所亦如是。受法人，不受法人所發露；不受法人，受法人所發露，皆成發露。」
「誰邊覆藏成覆藏耶？」答：「若性住比丘邊不發露，從是名覆藏。聾人所覆藏，不名覆藏。癡人所、邊地人所覆藏，不名覆藏。人在地、空中覆藏，不名覆藏。與上相違亦如是。」
「頗有比丘二處發露成發露耶？」答：「有。謂二界中間。受法比丘於不受法比丘邊覆藏，不成覆藏。與上相違亦如是。於擯比丘所覆藏，別住所、別住竟所，摩那埵、摩那埵竟所，狂所、散亂所，苦病所、白衣所覆藏，皆不名覆藏。」
「頗有比丘得四處四比丘得作阿浮呵那耶？」答：「有。謂坐臥床上。從何處與別住？謂界內有比丘處。」
「頗有比丘終身覆藏僧殘不發露不犯耶？」答：「有。謂本犯波羅夷也。」
問覆藏事竟。

問遮布薩事

如佛所說，遮比丘布薩。何時遮耶？謂布薩時非不布薩時。用天眼遮布薩，不成遮，犯突吉羅。用天耳聞已遮布薩、聾人遮布薩，不成遮。癡人、邊地人、受法人、不受法人，在地在空，一切皆不成遮，犯突吉羅。
「頗有比丘二處說戒成說戒不？」答：「成說戒。謂二界中間。」
「頗有比丘四處四比丘四處得一語一布薩耶？」答：「有。若坐床臥床上遮。自恣亦如是廣說。」
問遮布薩事竟。

問臥具事

「若二比丘乞臥具，上座應先受用，用竟與第二比丘。地敷褥得共未受具戒人坐不？」答：「得共坐。」
「如佛所說，客來比丘當應如法行事，應禮上座比丘。若彼有別住人，應禮不？」答：「不得禮。客來比丘不應禮二種人，謂別住人及下坐。」
問臥具事竟。

問滅諍事

「若比丘諍事，比丘尼不得滅，比丘諍事比丘滅。比丘尼諍事，乃至沙彌尼諍事，比丘滅。如別住，別住竟者行摩那埵，行摩那埵竟者應在比丘下坐，臥具亦應與下者不？」答：「不然。應次第與。先應與無臘人臥具已，然後與非法者。被擯人若有長臥具應與。」「云何滅諍？」「若僧如法受籌滅諍。若不現前受籌滅，不名滅諍。」
問滅諍事竟。

問破僧事

如佛所說，以二因緣故破僧，謂聞及受籌，無有第三因緣破僧。擯人為第九人，不名破僧。賊住人、二根人亦如是。
問破僧事竟。

問覆鉢事

居士二法成就應作覆鉢羯磨。云何二？謂罵比丘及無根波羅夷謗清淨比丘。
「頗有比丘二處為居士覆鉢成覆鉢耶？」答：「有。謂二界中間。受法比丘於不受法比丘檀越家覆鉢，不成覆鉢。擯比丘於性住比丘檀越家作覆鉢，不成覆鉢。賊住人亦如是。」
「頗有比丘四處為四居士作覆鉢成覆鉢耶？」答：「成。謂坐床臥床。於本犯戒人所懺悔，犯突吉羅。於賊住人、本不和合人、學戒人、沙彌等所懺悔，犯突吉羅。於擯比丘所亦如是。」
優波離問事竟。

毘尼摩得勒伽雜事

佛住毘耶離猨猴池堂，為迦蘭陀子須提那制戒。爾時須提那愁憂疑悔，便作是念：「佛言：『除前犯戒者無罪。』我未制戒時作眾多婬，不知何者先作不犯？」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汝等當知，我未制戒時須提那犯罪，一切時不犯。」跋耆子比丘不捨戒、戒羸不出，便變服作婬。作婬已作是語：「我當問諸比丘，我若更得出家者，我當出家；不得出家者便住。」向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若比丘捨戒、出戒羸已，變

服作婬，此人更得出家受具足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有比丘不捨戒、戒羸不出，作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有一比丘在阿練若處住，去彼不遠母象生一女象子。母象出行食，女象子來近比丘。比丘與草食與水飲，象女蹲食女根開現，比丘見已生貪著心便共作婬。即生慚愧疑悔：「我犯波羅夷。」向諸比丘廣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彼不觸邊故，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彼女象漸漸長大根復開現，此比丘復生貪著心，以手擘象女根欲作婬，女象以脚踏比丘。彼即生慚愧怖畏，心生疑悔：「我犯波羅夷。」以是事故向諸比丘廣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有怖畏慚愧心，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如佛所說，狂者不犯。云何為狂？」答：「有五因緣名為狂，謂失親、失財、四大不調、為非人所惱、宿業報，是名五種狂也。若彼作犯戒事，自知是比丘者隨事犯，不知者不犯。」
「如佛所說，散亂心者不犯。云何散亂心耶？」答：「散亂心有五因緣，謂見非人怖散亂心、非人打、非人奪精氣、四大不調、宿業報，是名五因緣散亂心也。犯戒如前說。」
「如佛所說，苦痛人不犯。云何苦痛耶？」答：「有五因緣名為苦痛，謂風發、冷發、熱發、和合發、時發，是名五因緣苦痛也。犯事如前說。」
又復比丘，道非道想作婬。即生疑悔：「我犯波羅夷。」向諸比丘廣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道作道想，犯波羅夷。道作非道想，波羅夷。非道道想，偷羅遮。三道謂大便道、小便道、口道。若比丘大便道過皮，波羅夷。小便道過節，波羅夷。口道過齒，波羅夷。」
猨猴、師子、獾、孔雀、雞、自根長，廣說如毘尼，皆悉犯波羅夷。難提比丘學戒，如毘尼中廣說。
若比丘在空中裸身浴，四比丘為揩摩身，彼身相摩觸起染污心，取比丘男根著口中即還吐出。尋生疑悔：「我犯波羅夷耶？」向佛廣說。佛言：「不犯波羅夷。不得露地浴受揩摩身，坐臥亦如是。」
若比丘婬欲熾盛，往語所愛比丘言：「我婬欲熾盛。」彼答：「作婬去。」彼即往作婬。彼比丘即生疑悔：「我使比丘作婬，我得波羅夷耶？」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尊者優波離問佛言：「世尊！云何懺悔偷羅遮罪？」佛語優波離：「有四偷羅遮，謂波羅夷邊重偷羅遮、波羅夷邊輕偷羅遮、僧伽婆尸沙邊重偷羅遮、僧伽婆尸沙邊輕偷羅遮。波羅夷邊重者，界內一切大眾中懺悔；輕者出界外四人懺悔。僧伽婆尸沙邊重偷羅遮，出界外四人懺悔；輕者一人懺悔。」

有比丘欠時不遮口，有一比丘婬欲熾盛，以男根刺口中。彼尋吐出，即生疑悔：「我得波羅夷？」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從今以去欠時當遮口，不遮者犯突吉羅。」有比丘男根常起，作是念：「入女根不犯。」便著女根中。即生疑悔：「我犯波羅夷？」乃至佛言：「入即犯波羅夷。」

有一比丘於母所起染污心，語母言：「我欲得作婬。」母語子言：「汝所出處，隨汝意作。」便欲作婬欲，至女根時即生慚愧。彼生悔心：「我犯波羅夷？」乃至佛言：「慚愧時不起婬心，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於曠野中觀死屍，彼見女屍衣服嚴好，生染污心。手捉女根欲入，內裏生滿中虫，即生疑悔：「我犯波羅夷？」乃至佛言：「有二種壞，謂內壞、外壞，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優婆夷名善光，日欲沒時命終。彼親族即莊嚴已，棄曠野中。有比丘在彼觀死屍，見已生染污心，捉女根欲入。屍即起坐，比丘生怖畏疑悔心：「我犯波羅夷？」乃至佛言：「畏時無貪，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優婆夷名善生。有一比丘出入其家，語彼優婆夷言：「我婬欲所纏。」彼答言：「下作方便上出、上作方便下出，我輩於中不受樂耶？」比丘即呵責罵詈：「汝歷鹿妄語。」作是語已便共行事。乃至佛言：「入即犯波羅夷。」

有一居士婦，比丘出入其家，語彼婦言：「我婬欲所纏。」婦答言：「作方便，如前說。」乃至佛言：「入即波羅夷。」

孫陀羅難陀比丘因緣，如毘尼中廣說。彼獨住阿練若處住，去婆羅門田不遠。彼婆羅門數至田看，見此比丘生歡喜心，彼即請食，比丘受請。婆羅門辦諸飲食已，遣裸形小女往至比丘所喚比丘。比丘見彼女根，生染污心，便共作婬。女根破裂，即生疑悔。乃至佛言：「若受樂犯波羅夷，若不受樂偷羅遮。」

有比丘男根常不起，便作是念：「起者作婬犯波羅夷，不起者作不犯。」彼即作婬。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眠，女人來就作婬，便生疑悔。乃至佛言：「若手捉手、若脚踏脚、若髀觸髀，波羅夷。不觸，偷羅遮。」如眠，狂癡亦如是。女人四句，於男非男亦如是。有比丘眠中，女人就作婬，彼比丘生疑悔。乃至佛言，語比丘：「汝知不？」答言：「不知。我覺動。」「覺動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比丘眠中，女人就作婬，即生疑悔。乃至佛言：「比丘！汝知不受樂不？」答言：「不受樂。」「不受樂，不犯。」

有比丘眠中，女人就作婬，即生疑悔。乃至佛言：「汝知不受樂不？」答言：「不知。不受樂而覺動。」佛言：「犯偷羅遮。」如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
有惡沙彌語女人言：「入一切道中不犯。」彼即用一切道作已，即生疑悔。乃至佛言：「入即波羅夷。」如女人，男子亦如是。有比丘眠中，女人就作婬，彼生疑悔。乃至佛言：「汝知不？」答言：「不知。」「不知不犯。」如女人，男子非男亦如是。
惡比丘語式叉摩那言：「汝未受具足戒，共我作婬，不犯。」彼即許，許已生悔。比丘強捉作婬。彼生疑悔：「我非式叉摩那耶？」乃至佛言：「失式叉摩那，更應與受，犯突吉羅。」
惡阿練若比丘語沙彌言：「汝未受具足戒，共我作婬，無罪。」廣說如前。沙彌犯突吉羅，沙彌尼亦如是。
惡阿練若比丘語新受戒比丘：「汝始受戒，共我作婬，無罪。」彼尋聽許，許已生悔。彼強捉作婬。即生疑悔：「我犯波羅夷？」乃至佛言：「不受樂，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眠熟，比丘來共作婬，若初中後，不知不犯，作婬者滅擯，廣說如毘尼中。
有比丘見木女像端正可愛，生貪著心，即捉彼女根欲作婬。女根即開，尋生怖畏疑悔。乃至佛言：「若舉身受樂，犯波羅夷。若女根不開，犯偷羅遮。」如木女，金銀七寶石女、膠漆布女，乃至泥土女亦如是。
龍女至比丘所，語比丘言：「共我作婬來。」比丘即許。欲作婬，見形長大，生恐怖心尋生疑悔。乃至佛言：「若恐怖心，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夜叉女亦應如是廣說。彼即忽然不見。乃至佛言：「不現，犯偷羅遮。」天女、乾闥婆女亦如是。阿修羅女來至比丘所，語比丘言：「共我作婬來。」比丘即許。彼女根廣大，比丘以脚內女根中。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天女亦如是。
有比丘獨在阿練若處，有非人來至比丘所，語比丘言：「共我作婬來。」彼比丘精進淨行，答言：「我不作婬耶。」彼人言：「若不作者，當與汝作大罪。」比丘故不肯作。比丘眠已，彼非人合衣擲著王夫人背後。王見已語比丘言：「汝何以來此？」比丘答言：「我獨在阿練若處，如前說。」王言：「汝何以獨在阿練若處住止？」即出是比丘去。乃至佛言：「不犯。如是阿練若處不應住。」毘舍闍女因緣亦如是。
佛住舍衛國。爾時花色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洗足入房坐禪，不閉戶熱時眠熟。惡人見其眠熟，即就作婬已去。彼覺已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眠時應閉戶，若不閉戶眠，犯突吉羅。」

有比丘入舍衛城乞食，入長者家。彼家中繫一母猪，母猪展轉挽繩欲去。比丘見已悲愍心故，即便解放。居士見之，比丘自念言：「我偷，我是惡沙門，便解他猪放。我住，共此母猪作婬去。」即共作婬。作已便作是念：「我當問諸比丘。若得出家者當更出家，不得者便住。」以是事向諸比丘廣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初不犯，後犯。」雞亦如是。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三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有居士擔肉行，為烏所奪。比丘乞食，彼肉墮比丘鉢中。居士見鉢中有肉，語比丘言：「汝是惡比丘、惡沙門。我肉烏所奪，今在汝鉢中。」比丘自念：「我是惡比丘、惡沙門。我當往作婬去。」彼即作婬。作已生悔。乃至佛言：「前不犯，後犯。」

有比丘母狗前小便，彼母狗即來含比丘男根。比丘尋急拔出，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不得母狗前小便，若欲小便應驅令去。若不驅者，當更餘處去。」

有比丘經行，野干女來親近比丘。比丘知是母野干，意起染污心，即以衣裹取。母野干以口嚙之，即生恐怖疑悔心。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獨住阿練若處，緊那羅女來捉比丘，擲著深山中已便去。比丘心悶失相，還得穌已離是處去。彼生疑悔。乃至佛言：「如是恐怖處比丘不應住。」

比丘裸形渡水，魚含男根，即便拔出。尋生疑悔。乃至佛言：「比丘不得裸形渡水。」

有女人裸形障內小便，比丘視見女根，起染污心，即以男根刺障內，與女根相近。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佛住舍衛國。有一比丘食已房前經行，彼經行已敷尼師檀，一處結加趺坐坐禪。天時大熱睡眠，眠中涅槃僧脫去，男根起。有女人取薪，展轉至比丘所，見比丘如是眠，見已生染污心，即就作婬。作婬已去。比丘覺已，彼母人語比丘言：「阿闍梨當知，我家在某處。若更欲得者，來至我家。」比丘即生疑悔。乃至佛言：「汝比丘受樂不？」答言：「不受樂。」「自今以去不得獨在空處睡眠，眠者突吉羅。」

佛住婆耆陀國波羅給林樹。爾時有一比丘在阿練若處住，如前說。女人取草因緣，如前說。有五因緣男根起：一謂婬、二謂風、三謂大便、四謂小便、五謂虫螫。凡夫及未離欲具五，離欲具四。

佛住王舍城。有一比丘患婬病。彼聞耆婆所說，使母人口含男根便得差。即作是念：「佛言：『聽病服藥。』」比丘即使女人口含男根，病即得差。尋生疑悔。乃至佛言：「入則波羅夷。」

婆樓國婬女家有一賊，常惱亂人眾。王民語王：「某處婬女家藏賊。」王即喚婬女問：「汝家實有賊無賊耶？」答言：「無賊。」王言：「若汝家得賊者，與汝大罪。」司者於婬女家即捉得賊，王

即瞋婬女。王語使者：「捉是婬女拔脚跟筋，拔已棄著曠野中。」使人如王教作，乃至著曠野中。比丘往至彼處，見是女人，即起染污心，欲共作婬。彼即起坐，語比丘言：「與我水飲。」比丘即取水與。女人飲水已，作是言：「此是不淨身，何足為貪？」過此夜已，女親屬等來看此女。比丘見諸人來，起立一面。彼女向諸親等說：「我不死者，由是比丘力故。」諸人即語是比丘言：「有所須者來取。」比丘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行牛群中，有大惡牛來觸比丘倒女人上。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行時當自防護。」

有比丘墮井，女人先落井中，女人抱比丘頸。井上人以繩牽比丘出，見女人抱比丘頸。諸人問言：「此母人何處來？」比丘答言：「先落井中，抱我頸出。」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作意已看井。」

比丘行乞食入小巷中，比丘入、女人出，根處相觸。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先應作意入聚落乞食。」

有比丘共女人乘船渡水。船便翻沒，女人抱比丘頸，渡水至岸。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先當思量，然後當渡。」

有一男子作女人威儀詣比丘尼所：「阿梨耶！度我出家。」諸比丘尼不觀察籌量便與出家。此男子夜時摩觸諸比丘尼，諸比丘尼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觀察思量，然後度人。」

偷羅難陀棄胎因緣，此中應廣說。乃至佛言：「比丘尼不得棄胎，棄胎者犯偷羅遮。」

拔陀羅比丘尼此中應廣說。乃至佛言：「汝拔陀羅受樂不？」答言：「世尊！不受樂，如熾然利劍。」乃至佛言：「汝宿業果報，得是身根少分，強捉者不犯。」

修闍多比丘尼為弊惡人所捉，掩覆其口，將入曠野中污已捨去。此比丘尼還所住處，諸比丘尼驅出不容。彼答言：「我不受樂。」諸人問言：「云何不受樂？弊惡人將汝至曠野中污汝已便去。」以是因緣，諸比丘尼向諸比丘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問：「汝受樂不？」答言：「不受樂。展轉身，掉手掉臂不能得脫。」佛言：「諸比丘當知，此是宿業報，報得女身，身根少分，展轉者力捉，掉臂者力捉，力捉者不犯。」

檀尼比丘尼入舍衛城乞食，如前說。乃至佛言：「汝受樂不？」答言：「不受樂。我以啼哭大喚。復言：『莫捉我。』」乃至佛言：「力捉者不犯。」

羅咤比丘尼入舍衛城乞食，廣說如前。諸比丘語是比丘尼：「汝受樂不？」答言：「不受樂。」「汝往問阿梨難陀去。」尊者難陀廣

問是事，此尼敬彼故不說。難陀呵責此比丘尼。是比丘尼自念：「何用如是受生？我當以瓶繫頸沒水取死。」即便作繩繫瓶連頸沒深水中，繩不堅斷，出沒水中。弊惡人見入水挽出，倒懸去水，還得穌息，即共作婬。諸比丘尼求覓到彼，見彼作婬。諸比丘尼語此尼言：「汝本不受樂，今復不受樂耶？」乃至佛言：「汝受樂不？」答言：「不受樂。我展轉如前說。」乃至「力捉者不犯。」(一竟)

盜事

佛住王舍城。爾時達膩迦陶家子憂愁疑悔作是念：「未制戒時，初作罪不犯。我盜取眾多木，不知何者為初？」佛語諸比丘：「我未制戒時，達膩迦作罪，一切不犯。」

有比丘，阿練若處他所攝物，不攝想取。便生疑悔。乃至佛言：「他攝他攝想取，犯波羅夷。疑取，波羅夷。他所攝不攝想取，偷羅遮。不攝不攝想取，不犯。」

有比丘乞飯取餘物。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如乞飯，乞麨、乞鳩樓摩、乞魚乞肉、乞佉陀尼取餘物，一切皆犯偷羅遮。

有比丘先不請受食。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突吉羅。」

俱薩羅國眾僧分食，共住比丘入聚落，彼有二共行弟子，弟子各為師請食。得食已出，自相謂言：「汝亦取，我亦取。」不知誰是不與取：「我等犯波羅夷耶？」佛言：「不犯。請食時應相語。」

俱薩羅國眾僧分食，比丘入聚落，彼所愛伴為其取食。彼還已語言：「我為汝取食。」彼答言：「我不使汝請食。」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他不語，不應為取食。」

俱薩羅國眾僧分食，有比丘病，看病比丘為病比丘請食。得食已，比丘命終。「此食當云何？」佛言：「若先命終後取食者，應還本處。若先取已後命終者，如餘財物。」

有比丘語比丘言：「長老！共作偷去來。」即便共去。至道中，自生慚愧：「我作不可耶？於正法中出家而作此事。」即便退還，彼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突吉羅。」

有比丘語比丘：「長老！共作偷去來。」即便共去，半道悔還。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突吉羅。」有比丘語比丘言：「作偷去來。」乃至生悔，便作是念：「我若不去者，當奪我命。我當共去，不偷不受。」彼即共往，不偷不受。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語比丘：「共汝作偷去來。」即便共去，半守道、半作事。守道者便作是念：「我等不取，不犯耶？」以是因緣向諸比丘說，諸比丘聞已向佛廣說。佛言：「若滿事波羅夷，不滿者偷羅遮。」
有比丘語比丘言：「共作偷去來。」即便共去，得便自取，彼或有得者、或不得者。若不得者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諸賊施比丘衣，比丘疑故不敢取。乃至佛言：「作施主意取。」
有比丘共行弟子賊所捉，彼盜將來，便生疑悔。乃至佛言：「若屬彼已將來，事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界內亦如是。」
有比丘為賊所捉而自逃走，便生疑悔。乃至佛言：「自逃走不犯。」
比丘有物欲度關稅處，便作是念：「我若度稅物者，當犯波羅夷。我此物施與母、施與父、施與兄弟姊妹等。施與和上、阿闍梨，施與支提、施與眾僧。」度稅處者，犯偷羅遮。空中度，不犯。
有比丘借坐床，後發心不欲還，便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借經，廣說如前。有比丘偷衣，開發衣時衣中有無價物，即生疑悔。乃至佛言：「當數衣價犯。」
有賊偷酒持至阿練若處，中有已飲者，未飲者藏著阿練若處已去。有比丘到彼坐禪，見是酒已，語餘人言：「持是酒去著寺中，用作苦酒。」即持著寺中。諸賊渴乏，還覓酒不得，問諸比丘言：「汝等不取我酒耶？」比丘答言：「取。」諸賊語比丘言：「汝等是賊中之賊也，偷我等酒。」比丘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觀察已取，希望心淨故，不犯。」肉亦如是。
諸賊破城邑已逃走，恐怖入寺舍中。是諸賊等以衣施諸比丘。諸居士等圍遶寺舍，即便入內，見諸比丘捉衣，居士言：「此是我等衣。」比丘答言：「此衣賊施與我。」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賊邊受衣時當好觀察。若鬪戰時得衣施者，應受，當以刀割截壞色已受持。若已割截壞色索者，亦應與染衣人。」染衣已，忘不舉入聚落。比丘至彼求覓糞掃衣，至彼見衣持去。彼已還見，語比丘言：「此是我衣莫取。」比丘答言：「我糞掃中得。」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以不攝受想故。當善觀察已取。」
居士以衣著廁外，入廁中大小便。比丘覓糞掃衣到彼處，見已持去。居士出見，語言：「此是我衣。」乃至佛言：「不犯。當好觀察已取。」
比丘去祇桓不遠，有田夫作田，脫衣著地已作。比丘覓糞掃衣至彼，見已持去。田夫見比丘取衣，語言：「此是我衣，莫持去。」比丘不聞，為持去。田夫急追奪取，語比丘言：「汝不與取。」比

丘答言：「我糞掃衣取。」便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觀察已取。」

有居士聞諸沙門釋子衣墮地者便取去。是長者以八迦梨仙著衣中裹，埋糞掃中，出少許令現已去。比丘求糞掃衣，至彼處見已便取。長者語比丘言：「大德！莫取我衣。」比丘言：「我糞掃中得。」長者答比丘言：「我聞釋子衣墮地者便取。以是故，我著彼處耳。」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善觀察已取。」

有諸童子脫衣著地已共戲，戲已忘不取衣，各各還家。比丘求糞掃衣至彼，見此衣已便取去。有一女來覓此衣，見比丘持去，語比丘言：「大德！莫取是衣去。」比丘答言：「我糞掃中得。」女人答言：「此是我兒衣。兒出外戲，忘不持去。」比丘答言：「若是汝衣者便持去。」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當善觀察已取。」

有比丘藏糞掃衣已，入舍衛城乞食。有一比丘求糞掃衣至彼處，見已便取持去，就水浣之。彼比丘乞食已出，至本衣處，見比丘浣己糞掃衣，即語言：「長老！汝犯波羅夷。」即答言：「何因犯波羅夷耶？」此比丘言：「汝偷我糞掃衣。」彼比丘言：「我不作攝受想取。」乃至佛言：「善觀察已取。」

有比丘畜不淨糞掃衣，諸天呵責，及金剛力士亦呵責。佛語比丘：「不得畜不淨所污糞掃衣。畜者犯突吉羅。若得糞掃衣，當好浣治令淨，好縫好染已受持。」

有比丘取守墓中糞掃衣，為旃陀羅呵責：「我等欲取此衣，彼已持去。」乃至佛言：「有守墓中衣不得取，取者犯偷羅遮。」

去塚間不遠有天祠，祠中有祀祠人衣，風飄墮落塚間。比丘求糞掃衣至彼，見已持去。祠中人出見已，語比丘言：「此是我等衣，莫持去。我等衣風飄來墮此處。」比丘言：「是汝衣者取去。」乃至「當善觀察已取。」

有居士請佛及僧於舍食，比丘僧往、佛住請食分。爾時給孤獨長者子祇桓中戲，賊來入寺捉兒將去。有比丘聞已便作是念：「我當以呪術力化作四種兵眾，追逐彼賊。」賊見怖畏，放置兒去。諸比丘聞已，語是比丘言：「汝犯波羅夷。」即生悔念。乃至佛言：「汝云何救是小兒？」比丘答言：「我作呪術。」佛言：「不犯。」

俱娑羅國眾僧分衣，是中有比丘入聚落，此比丘有二近住弟子俱取衣分。取已出外，自相謂言：「汝與和上取分耶？」答言：「取。」二俱不知誰是分，誰是非分，誰犯波羅夷，誰不犯波羅夷。乃至佛言：「不犯。取時應當相語。」

俱薩羅國眾僧分衣，中有比丘入聚落，彼有同伴為取衣分。行比丘還已，語言：「我為汝取衣分。」行比丘言：「我不使汝取衣

分。」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若不語，不應取分，取者突吉羅。」

俱薩羅國眾僧分衣，中有比丘病，看病比丘為取衣分。病比丘命終，不知當云何。乃至佛言：「若先命終後取者，還與本處。若先取後命終者，如餘衣物。」

有居士犁比丘田，比丘往到彼，語居士言：「與我分，若不與我分者莫犁。」居士逆比丘意，犁不止。比丘自身擲犁上，居士放犁已，呵責毀訾：「云何沙門釋子而作是事？」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比丘不應如是自苦身。」

有比丘語比丘言：「長老！共偷支提物去來，當不得罪。」乃至佛言：「若有護支提者，數直滿，波羅夷。」

舊住比丘為眾僧故使人犁田。比畔有居士田，比丘亦使人犁此田。居士見比丘犁此田，語比丘言：「莫犁此田，此非眾僧田。」比丘言：「誰證知？」居士答言：「非人證知。」「當使非人自言。」此居士祠祀鬼神已自誓，地中自然證出。比丘尋棄犁具，居士便即還去，比丘取證埋藏已更犁。居士還見比丘犁，語比丘：「何以故犁？汝得波羅夷罪。」即生疑悔。乃至佛言：「若滿直，波羅夷。」

有比丘不與取居士果木。乃至佛言：「滿，波羅夷。」果亦如是。

有比丘經行處生樹，烏鵲樹上作巢。比丘取用作薪，烏作聲，精舍鬧亂。乃至佛問阿難，阿難廣說上事。乃至佛言：「不應取烏鵲巢，取者突吉羅。」若取用煮染因緣亦如是。

佛住舍衛國。一居士有蘿蔔園，比丘往彼索：「與我蘿蔔根。」居士答言：「與我直。」比丘言：「無直，云何與？」居士言：「若不與我直者，我當云何活？」比丘言：「不與少許耶。」答言：「不與。」比丘即以呪術枯殺蘿蔔，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如蘿蔔園，香園、葉園、花園、果園亦如是。

馬噉草，比丘手把草在馬前行，馬便隨逐去。比丘動身欲盜心，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共商客來至俱娑羅國。至嶮難處，商客乘馬、比丘步行。商客語比丘：「此嶮難處當乘馬，速出此難。」比丘即騎馬。騎馬已，發心欲盜，便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乘船渡水。船中有金，發心欲盜，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商客船中載金渡水，船即覆沒，金篋逐水流去。諸比丘下流洗浴，見是篋流來，便取是篋。諸商人言：「莫取此篋，是我等

物。」比丘答言：「我水中得。」商客言：「我等乘船渡水，船即覆沒，篋隨流去。」比丘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

共住比丘盜心取四方僧物，度與餘寺，尋便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突吉羅。」

諸賊偷牛入阿練若處，繫置便去。諸比丘往至彼處，見已即解放，便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突吉羅。」

舍衛國諸居士從天祠乞願，願即稱意，以白氈施與彼祠。迦羅難陀因往到彼，即取此衣。諸比丘言：「汝是偷。」答言：「云何偷？」「汝不與取。」便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毘耶離祠祀亦如前說，彼以金鬘繫天額已去。迦羅難陀取，因緣如前說。

有眾多女人渡水，衣服瓔珞著此岸上，渡物至彼還來取物。或有水中浴者，獼猴見已，下樹取此瓔珞去。諸女人還，不見瓔珞。獼猴樹上便擲放地。諸比丘去是不遠經行，見是瓔珞，便取持來還諸女人。諸女人言：「我等瓔珞汝等所取？」諸比丘答言：「我等不取。獼猴因緣如前說。」乃至佛言：「不犯。」

有眾多比丘在一寺中住。有鼠從穴出，取諸食果藏著穴中。諸比丘見是鼠從穴出，便作是念：「此鼠取我等食著穴中。」比丘即破此穴，取諸食等示諸比丘：「此鼠偷我等食，置此穴中。」諸比丘語是比丘：「汝得波羅夷。」乃至佛言：「不犯。比丘不應取鼠穴中食等。」

有鼠取諸飲食著比丘床下，比丘晨朝嚼楊枝已取此食噉。諸比丘語是比丘：「汝亦不乞食，何處得是食噉？」比丘答言：「鼠取食，因緣如前說。」諸比丘言：「汝不與取，犯波羅夷。」乃至佛言：「此鼠是比丘父，愛子故取食與子。不犯。」

獵者逐鹿，鹿走入寺。獵者言：「還我鹿來。」比丘答言：「已入寺中，那得還汝？」彼即捨去。諸比丘即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獵者射鹿因緣如前說。復有獵者，以毒箭射鹿，鹿走入寺。獵者言：「此鹿已中毒箭，當更射殺，汝等避箭。」諸比丘不避箭，彼等呵責已去。後鹿命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乃至佛言：「應還獵主。」

諸比丘壞諸獵網，犯偷羅遮。悲愍心壞，突吉羅。鳥網亦如是，壞獄亦如是。

有比丘取狂人衣，彼見已語言：「莫擔去。」比丘答言：「後當還汝。」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多貸店肆物，後主索，發心不欲還，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病比丘，欲飲漿亦欲施僧，語弟子言：「辦漿施僧及自飲。」病比丘與諸弟子直。諸人言：「我等不用漿，但獨與病者飲，物者當分。」便即行事，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蘇毘羅漿亦如是。

有比丘病多有不淨物，語諸弟子：「我命終後，僧當分我物。」語諸弟子言：「與我餅食。」彼荒懼，合餅與食。食已身重，即便命終。眾僧殯送已，語是弟子言：「擔是物來，眾僧當分。」弟子求覓不得，眾僧索物不得已，便各起去。無常比丘後野干破腹食之，不淨物出現。有比丘至彼處觀屍，見不淨物擔來與僧，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

又復病比丘多有田宅，語諸弟子：「喚諸比丘來，當以此物布施眾僧，及支提人別布施。」彼看病比丘便作是念：「當施僧；支提人別施者，我等不得。」便不喚僧及諸比丘。病比丘即便命終，尋生悔心。乃至佛言：「不犯。看病人不應違病人意，如病人使應當隨意，或有病人亦隨看病人意。」復有比丘病，諸弟子喚諸比丘，亦如前說。

舍衛國商客乘船入海，海龍捉船，於中或有稱天者、稱樹神等者。中有優婆塞，語諸人等：「當稱目 犍連。目 犍連念我等者，安隱得渡。」彼即憶念目 犍連。目 犍連即入禪定，化作金翅鳥王在船頭立，龍見已怖畏放去。商人安隱得至舍衛國，在諸比丘前讚歎目 犍連：「我等安隱至此，皆是目 犍連力。」諸比丘問言：「何因力耶？」商人廣說前事。諸比丘語目 犍連：「汝犯波羅夷。」目 犍連言：「以何事犯波羅夷？」諸比丘言：「汝奪龍船。」尋生疑悔。乃至佛問：「汝以何心救？」答言：「神足力。」「神足力故，不犯。」

舍衛國商客步道至他國，到險難處，賊所圍遶，中有稱天等者。中有優婆塞，是目 犍連檀越，即稱目 犍連名。目 犍連入禪定，化作四種兵在前，諸賊恐怖捨去。諸商客安隱至舍衛國，因緣如前說。魚因緣廣說，亦如是。

鞞鉢難陀釋子自恣已遊行諸寺，諸比丘何處自恣？僧得幾許物？諸比丘見來，即迎接彼，以軟語問訊。諸比丘已坐，問諸比丘言：「僧得物布施不？」答言：「得。」「擔來放前。」諸比丘即前持來著前。著前已分，上座得分捉立。彼語上座：「未可去。」鞞鉢難陀能種種說法，即為上座隨宜說法，上座即以衣施。第二、第三上座亦如是。彼得眾多衣已，擔入祇桓中，語諸比丘：「我今多得衣施。」諸比丘問：「何處得？」因緣如前說。諸比丘言：「此是未曾 起因緣。」乃至佛言：「若比丘餘處安居、餘處取衣分，突吉羅。」

長老阿難有一共行弟子，精進持行。有一檀越有二子，居士病，阿難弟子往彼問訊。阿難弟子取居士戶鑰與一子，第二者無所得。不得者往語尊者阿難，阿難即瞋弟子。阿難弟子使五百弟子懺悔和上。諸弟子言：「云何懺悔？」答言：「汝等將諸童子童女往至和上所，和上當與汝等說法。說法已置諸童子便去，童子必當啼喚。和上必當言：『將諸童子去。』汝等當答：『若聽弟子某甲懺悔者，我當將去。』」彼即如教勅，便為說法，說法已置諸童子去。阿難言：「將諸童子去。」即答言：「若聽弟子懺悔者，我當將去。」阿難即受懺悔，教弟子作突吉羅懺悔。

有比丘有大威德商客所請：「若有所須者來取。」彼比丘有弟子，作是念：「商客數數來請和上。我當往試之，為實為虛？」即往彼言：「和上須酥。」即出酥與。商客復作是語：「須羹者來取。」答言：「善。」比丘即持酥去。以少許著羹中與和上食、或著豆中，如是種種用。後商客至比丘所白言：「大德！先遣信來取酥，今何以不更來取耶？」師問弟子言：「汝從商客取酥不？」彼答言：「取。」師言：「汝犯波羅夷。」弟子言：「商客請和上，我以試彼故往取，還與和上食。」即生疑悔。乃至佛言：「應白和上已取。」(二竟)

佛住跋耆國娑羅雙樹間婆求河邊。諸比丘作念言：「佛未結戒，先作罪不犯。我等殺眾多人，不知何者為先？」乃至佛言：「婆求河邊未結戒時，一切不犯。」

有比丘人作非人想殺，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人，非人想殺，波羅夷。疑，波羅夷。非人，人想殺，偷羅遮。非人，非人想殺，偷羅遮。疑殺，偷羅遮。」

有比丘長病：「何用是生活？」即往至同行比丘所語言：「借我刀來。」彼問言：「用作何等？」答言：「但與我來。」即便與之。即持入房內，閉戶上床坐，即自截頭，手捉刀而死。二三日不見出，借刀比丘開戶，看見自截頭，捉刀而死。尋即生悔：「此比丘命終，由我與刀。若不與刀，便即不死。」乃至佛言：「不犯。不得不思量與病人刀。」

有比丘往至檀越家，主人婦語比丘言：「共我作婬來。」比丘答言：「汝夫妬惡。」婦答言：「我能使不妬惡。」即便藥殺。後比丘復往其家，婦言：「共我作婬來。」比丘言：「姊妹！莫作是語共作婬耶。我等修梵行人。」彼答言：「方作是語我修梵行耶？我已殺夫。」比丘言：「我教汝殺耶？」母人言：「我聞汝言汝夫妬惡，我便已殺。」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殺意打他命終，波羅夷。不死，偷羅遮。若骨折若腰曲，偷羅遮。

有比丘，母人懷妊作方便欲殺母，母死波羅夷，兒死偷羅遮。俱欲殺俱死，俱波羅夷；俱不死，俱偷羅遮。
有比丘墮胎方便，胎死波羅夷，母死偷羅遮，俱死、俱不死如前說。
人死已，呪術力更生殺，偷羅遮。
有比丘為眾僧作蘇毘羅漿，眾多比丘飲已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二比丘共作伴，一人得病，語伴言：「與我作蘇毘羅漿，飲已當差。」廣說如毘尼。
有婆羅門疽病，往至比丘所言：「大德！我得蘇毘羅漿，飲已當差。」比丘答言：「汝婆羅門邪見人，云何飲蘇毘羅漿？」彼答言：「我先病，得蘇毘羅漿，飲已得差。」比丘尋與蘇毘羅漿，飲已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到曠野中觀死屍，見一人以木從下道入豎著地，彼語比丘言：「大德！與我蘇毘羅漿，飲當得差。」比丘即與蘇毘羅漿飲，飲已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比丘尼與五百賊蘇毘羅漿飲，諸賊飲已命終，廣說如毘尼。
有比丘曠野中作僧坊，比丘手中塼落打比丘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用意捉塼。」
有曠野中眾僧作房，壘壁上斫塼，如前說。
有曠野中作浴室，如前說。作階道亦如是。曠野中作浴室，諸比丘各以囊襆擔土，落比丘上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用意。」
佛住王舍城。比丘山下坐禪，山上有比丘，推石墮比丘上，便即命終，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用意。」
有比丘牛群中行，有一特牛逐比丘，比丘走倒小兒上，小兒即死，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當好用意牛群中行。」
有比丘長病患腰脊曲，厭生投坑自殺。下有野干食死屍，比丘墮上，野干即死，比丘腰脊得直，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比丘不應作是。」
有比丘坐床上，弟子言：「起。」彼答言：「長老！莫使我起。」強使令起，起便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欲捨狂人命故打死者，波羅夷。不死，偷羅遮。
有比丘長病，看病人厭，語病比丘：「我不復看汝。」作是念：「不看當速死。」不看故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多有財物，得重病。看病人作是念：「我不看者當速死，此物眾僧共分。」比丘不看故，即便命終，尋生疑悔。乃至佛言：

「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比丘食不消腹脹捲眠，看病者言：「舒身。」病比丘言：「莫舒我身，舒身當死。」強使舒身，即便命終，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癰未熟便破，即命終，犯偷羅遮。破熟癰，不犯。比丘尼亦如是。
有比丘病，應須隨病食。看病人不與隨病食，即便命終，犯偷羅遮。與隨病食，命終不犯。有比丘看病，不與隨病藥，如前說。
有比丘病語看病人：「出我著房外，洗浴我已還內我。」即如其教，出便命終，一切不犯。
有比丘床上坐睡，有比丘見已觸彼，彼即命終。乃至佛言：「不犯。」
有一時刀風起，禪鎮水澆，廣說如毘尼。
有一居士，新熟物先施僧已然後自食。有一阿練若比丘，到彼居士舍。居士作是言：「我不復與僧，當與是阿練若比丘。」有比丘語諸比丘：「彼居士常先施僧新熟已自食。今不來施者，與是阿練若去。」眾僧言：「喚彼阿練若比丘來。」即便喚來。諸比丘語言：「某居士常先施僧新熟已自食，汝何以斷截耶？」答言：「大德！我不斷截。」諸比丘語是比丘：「將阿練若比丘著坑中。」彼即命終。乃至佛言：「不犯波羅夷，犯偷羅遮。」
有居士欲布施比丘自恣衣。有阿練若比丘入出其舍，如前說。乃至諸比丘言：「以木押踝。」便即命終。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乞食，在門閫上立。邊有一木倚著壁，比丘衣觸倒地，押小兒上即死。乃至佛言：「不犯。當好作意乞食。」
有一婆羅門晨朝祀祠中庭坐。比丘入乞食，婆羅門瞋，然燈已走去，即倒地命終。比丘作念：「此命終，由我故。」乃至佛言：「不犯。」比丘使比丘至險難處，至彼命終。乃至佛言：「犯波羅夷。不死，犯偷羅遮。」
佛住毘耶離。諸比丘大林中坐禪，爾時有比丘殺獼猴。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比丘言：「何因緣故？」答言：「汝殺似人。」尋即生悔。乃至佛言：「犯波夜提。」
舍衛國有一居士，生兒已漸得長大出家學道，有少因緣故入聚落。有一居士母抱兒入屋，比丘亦入。彼母人作念：「此比丘弄我。」以杖打比丘，比丘避杖，墮小兒上，小兒即死，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比丘不應如是行，當應一心行。」
有一良 師出家，有一比丘病，往師比丘所，欲破額出血。拔刀向彼病人，病人見刀即怖死，尋便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比丘不應習破額。」

有比丘長病，便作是念：「何用如是生活？我當自殺。」語看病者言：「與我繩來。」彼即與繩，便自絞死。乃至佛言：「不應與病人繩。」

有比丘有小因緣故入聚落，將治病差。比丘為伴，中道畏賊，語病比丘使行。病比丘言：「不能。」不病者言：「若不使行，為賊所劫。」病者強力使行，至聚落即死。不病者言：「病比丘死，由我故。我若不將來，不死。」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不應將病比丘作伴行。」(第三竟)

第四。

佛住跋耆國竹林聚落婆求河邊。諸比丘作是念：「未制戒前不犯。不知何者為前？」乃至佛言：「我未制戒前，一切不犯。」

有比丘於人所非人想說過人法，尋即生悔。乃至佛言：「於人人想，波羅夷；人非人想，波羅夷；疑，波羅夷。非人非人想，偷羅遮；非人人想，偷羅遮；疑，偷羅遮。」

有比丘於居士所說過人法，居士不憶念。居士問言：「大德！何所道？」比丘答言：「欲食。」尋即生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有居士語比丘：「若阿羅漢者受四事供養。」默然受，犯偷羅遮。

復有居士語比丘言：「若是婆羅門離惡法者，受我供養。」若默然受，偷羅遮。居士語比丘：「若是阿羅漢者，受我食。」默然受，偷羅遮。

有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白衣舍，居士言：「大德！若是阿羅漢者入舍。」若默然入，偷羅遮。又復「若阿羅漢者坐受水、受食、受佉陀尼等，若非者出去。」若默然受者，偷羅遮。

有比丘著衣持鉢入居士舍。居士言：「大德！若是阿羅漢者，入坐受食等。」如前說。比丘答言：「我非阿羅漢。與我者當受。」諸居士語比丘言：「諸根寂靜善護調伏。」默然受者，偷羅遮。習學調伏語者，不犯。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四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五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優陀夷作是念：「前作者不犯。未制戒時，眾多出精，不知何者為前？」乃至佛言：「未制戒前，優陀夷出精，一切不犯。」有比丘出莖中精，偷羅遮。空中動搦押作方便已捨不出，偷羅遮。有比丘行時精出，尋即生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有女人禮比丘足，比丘精出，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如毘舍佉鹿子母一一頭面禮比丘足，至長老難陀足，難陀即失不淨，墮鹿子母頭上。鹿子母起已，兩手摩頭而說偈言：

「我今得大利。　如是同梵行，
煩惱極熾盛，　於世尊法中，
忍修涅槃道。」

爾時優陀夷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應著小衣。」
有比丘搔男根不淨出，乃至佛言：「不犯。」有比丘浴時揩摩身不淨出，乃至佛言：「不犯。」有比丘從一處至一處不淨出，乃至佛言：「犯偷羅遮。」惡念思惟亦如是。
有比丘母抱捉姊妹本二共食，不淨出，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火難中、水難中、坑塹難中，及師子虎狼、非人等難中出，女人不淨出，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女人捉足[蹲-酋+(十/田/厶)]膝髀指時不淨出，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於青瘀膖脹爛壞血塗骨散骨白骨等所出不淨，一切僧伽婆尸沙。
有比丘把搔時、風時、洗足時不淨出，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治身時不淨出，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乞食，有寡女語比丘言：「共作婬來。」比丘即以脚指刺女根中。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急流水中洗浴，男根逆水住，不淨出。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頭上耳中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
有比丘脇脊胸腋下、臂肘髀中、兩脚中、兩[蹲-酋+(十/田/厶)]中、手中等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偷羅遮。

若有比丘於繩床坐，臥床氈褥枕瓶篋、石像土像木像、戶限等所出不淨，犯偷羅遮。
優陀夷便作是念：「佛言前作者不犯。未制戒時共眾多女人摩觸身，何者為前？」乃至佛言：「未制戒前，一切不犯。」
有比丘，人女非人女想摩觸，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人女人女想摩觸，僧伽婆尸沙。人女非人女想摩觸，僧伽婆尸沙。疑摩觸，僧伽婆尸沙。」非人女三句亦如是。
有比丘觸女人脚，突吉羅。女人觸比丘脚，不犯。觸女人肩，突吉羅。女人觸比丘肩，不犯。有比丘抱母，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女人捉比丘指，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比丘火中出女人，水中坑中、刀中塹中、非人等中出女人，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有女人捉比丘兩臂兩膝兩手等，尋即生悔。乃至佛言：「不犯。」若比丘摩觸青瘀膖脹爛壞虫噉血塗離散白骨等，皆犯偷羅遮。女人倒地，比丘扶起，突吉羅。比丘倒地，女人扶起，不犯。
有比丘欲行，與女別，女坐膝上，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夜闇中出小便，比丘尼逆來，比丘尼倒比丘上，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入聚落乞食，一女人蹻脚坐，語比丘言：「共作婬來。」比丘取石取土取木著女根中，悉犯偷羅遮。
有比丘為女人說法，彼女人脚觸比丘膝髀脇脊臂肩頸等，皆犯突吉羅。
優陀夷復作是念：「佛言前作者不犯。未制戒時，我於女人所眾多麁惡語，不知何者為前？」向諸比丘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我未制戒時，作一切不犯。」若有比丘，於人女作非人女想麁惡語，尋生疑悔。乃至佛言：「若人女人女想，僧伽婆尸沙。人女非人女想，僧伽婆尸沙。疑僧伽婆尸沙。使化人作麁惡語，偷羅遮。自語，僧伽婆尸沙。」
比丘語女人言：「姊妹！所有者與我。」女問言：「阿闍梨！何所有與？」比丘答言：「汝自知。」女人解意，即答言：「已辦。」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入聚落乞食，見女人蹻脚而坐，語比丘言：「阿闍梨！共作婬來。」比丘答言：「汝根如是好，可作如是如是事。」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性麁惡語，於女人所作麁惡語，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尼晨朝洗浴已，著服安禪那，摩頭著新衣，入舍衛城乞食。比丘亦入城乞食，語彼比丘尼言：「姊妹！何以如是行？乞男子耶？」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父欲與女別。彼是惡行女，比丘語女言：「莫作惡行。」女問言：「我當作何等行？」比丘言：「莫作如是如是事。」尋即生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晨朝著衣到居士舍，語居士母言：「與我。」彼問言：「何所與？」答言：「與我是。」彼即解意，答比丘言：「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語女人言：「我所見者與我。」女問言：「何所見？」比丘言：「我所見者與我。」女即解意，語比丘言：「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語女人言：「姊妹！前者與我。」女問言：「何者？」比丘答言：「是汝前。」女即解意，答言：「大德！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晨朝著衣到居士舍，語居士母言：「樂喜者與我。」女人問言：「何者大德所喜？」答言：「我所喜者與我。」乃至「大德！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入居士家，語居士婦言：「所愛者與我。」乃至「大德！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晨朝著衣到居士舍，語居士婦言：「姊妹！與我水飲。」彼答言：「且止，當為取」比丘言：「汝即是水。」女人言：「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語女人言：「與我佉陀尼。」女人言：「且止，當為作之。」比丘言：「汝即是佉陀尼。」答言：「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語女人言：「與我粥噉。」女人言：「且止，當為作。」比丘言：「汝即是粥。」彼言：「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晨朝著衣到居士舍，語居士婦言：「與我蒲閣尼。」彼答言：「且止，當為作。」比丘言：「汝即是蒲閣尼。」女人言：「已辦。」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於女人所麁惡語，女人不憶念，問比丘言：「何所道？」比丘止不語。乃至佛言：「犯偷羅遮。」(三竟)
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鹿子比丘便作是念：「佛言前作不犯。我眾多作媒嫁，不知何者為前？」以是因緣故向諸比丘說，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未制戒前，一切不犯。」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言：「大德！能為我到某甲女人所，作如是語不？」答言：「能。我當往，不還報。」居士言：「我當云何知？」比丘言：「我當使比丘至某處。」比丘即往到彼家已。出見一比丘語比丘言：「且止。」彼比丘念言：「當為何事？」即便住。居士出見是比丘，言：「善哉善哉！我事已辦。」比丘問言：「何事辦？」居士言：「共期。」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言：「大德！能到某甲女人邊，如是語不？」答言：「能。」比丘到女人所，道居士意。女言：「我不用。」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共婦鬪諍，居士鞭婦驅出，比丘和合。和合已，尋生疑悔。乃至佛言：「意已斷驅出，宣令言非我婦，於彼媒嫁，犯偷羅遮。」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語比丘言：「能為我至婬女所，作如是語不？」答言：「能。」比丘即往到婬女所，作如是語。婬女言：「已辦。」還報居士：「他已了。」居士眠未覺。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言：「汝能喚某甲婬女來不？」答言：「能。」即到彼喚婬女，婬女中道他將去。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言：「能至某甲女人所喚來不？」答言：「能。」即往到彼。女人眠未覺，如前說。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到居士舍，居士語比丘言：「能喚某甲女人來不？」答言：「能。」即往喚女人。女人莊嚴時，夫主還，彼事不成。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二居士為知識，各作是言：「汝若取婦時生男，我生女與汝兒作婦。我生男汝生女者，與我兒作婦。」後一居士生男，第二者生女。生男者居士無常，彼居士不復與女。居士子聞已，語比丘言：「能為我到某甲居士所索女不？語彼女言：『我等未生時，已以汝與我。我父亡後財物喪失，汝當莫捨我。』」比丘答言：「能。」即往語彼女人，如上廣說。彼女聞已。即捨父母走，至彼男子所。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居士語女人言：「與我時節。」女人答言：「我無閑時。」居士言：「我何時當知汝閑？」女人答言：「有比丘數來至我所，我當使往到汝所，以拳打汝背，當知有閑。」後比丘到女人舍，女人語比丘言：「汝能往到某甲居士所，以拳打背上不？」答言：「能。」即往，以拳打居士背。居士言：「善哉大德！我事已

辦。」比丘言：「何事？」居士言：「共期。」乃至佛言：「犯突吉羅。」
有比丘到居士家，女人語比丘：「能往喚某甲居士來不？」答言：「能。若為眾僧作食者，我當去。」女人即送食與眾僧。比丘供養僧已，即往喚彼男子。男子逐比丘來，即共作婬。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復有居士新迎婦，端正色好。有一男子欲得彼婦，即數數遣信至彼婦人所，婦人不肯。此婦夫命終，此婦於先欲得男子所有小過，即收繫縛。母語女言：「以何方便離此難處？」女答母言：「有一方便。此居士先數數遣信來至我所，我不從彼。」母言：「汝當從此。此是惡人，令彼得安樂。」女言：「今當遣誰往？」時有比丘到彼中。即語比丘言：「汝能往到某居士所，語居士言：『某甲居士婦喚汝，當作如是如是事。』」比丘言：「能。」即往語居士，居士來共作婬。尋生疑悔。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居士母為眾僧作精舍，四事供給。居士母命終，後無人料理，廢四事供養。諸比丘到居士舍，語居士言：「作如是精舍，居士母在時四事供給。」居士答言：「此母是福德人。」復語比丘言：「汝能往某甲居士婦所言，與我送食。」比丘答言：「能。」即往到彼，語言：「汝能為某甲居士送食不？」答言：「不能。我家多事。」比丘復言：「汝當往，為我等精舍故。」婦言：「為精舍故當往。」往便即共作婬。比丘尋生疑悔。乃至佛言：「不犯。」居士即復以四事供給眾僧、料理精舍。
有比丘到居士家，居士語比丘言：「能往語彼某甲女人來不？」答言：「能。」即往語女人。女人病，居士亦得病。二人俱病，事不得成。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到居士舍，女人語比丘：「能往喚某甲居士來不？」答言：「能。」即往語居士。居士病，女人亦病。乃至佛言：「犯偷羅遮。」
有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到居士舍，居士語比丘言：「能到某甲居士所言：『與我女、姊妹等。』不？」比丘答言：「能。」即往語彼。此居士兒命終，若女命終、若狂若癡、若先與他處，犯突吉羅。
復有比丘到居士舍，如前說，兒病、女病、俱病、俱狂癡、若與餘處，犯偷羅遮。
受具戒：應與受具戒、不應與受具戒，得具戒、不得具戒。羯磨、羯磨事、羯磨處、非羯磨處，擯羯磨、捨羯磨、苦切羯磨、出罪羯磨事。非給摩他事、給摩他事。所作事、學、非捨戒、捨戒，戒羸、戒羸非捨戒。諍、攝諍事，諍事不滅、諍已滅事。說、不說。受。為狂人羯磨、為非狂人羯磨。墮信施。不現前羯磨。羯磨、懺

罪。白、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苦切羯磨、驅出羯磨、折伏羯磨、不見擯羯磨、捨擯羯磨、惡邪不除擯羯磨、別住羯磨、本日羯磨、摩那埵羯磨、阿浮呵那羯磨。別住有何利？何以故本日治？本日治有何利？何因緣故出阿浮呵那？覓罪相羯磨。戒聚、犯聚、不犯聚，輕罪、重罪，有餘、無餘，邊罪、麁罪，罪聚、出罪、憶罪、鬪諍、止鬪諍、求出罪。遮說波羅提木叉、遮自恣。內宿、內熟、自熟，捉食、受食、惡捉、受、不受、不捨、水食、捨。受迦絺那、捨迦絺那、不捨迦絺那。重物、輕物，可分物、不可分物，人物、非人物，攝物、不攝物。不從他受得、取死人物。成衣、糞掃。灌鼻、灌下部、刀、剃毛、剃髮。噉、淨、食、作衣、果食、非人食。五百集毘尼、七百集滅。毘尼因緣、摩訶鉤波提舍、迦盧鉤波提舍。等因、時雜。園林中淨、山林中淨、堂淨、邊方淨、方淨、國土淨、衣淨、酢漿淨。自恣、與自恣欲、取自恣欲、說自恣欲。布薩、布薩與欲、受欲、說欲。清淨、與清淨、受清淨、說清淨。欲清淨、與欲清淨、受欲清淨、說欲清淨。偷婆、偷婆物、偷婆舍、偷婆無盡功德盡、供養偷婆、莊嚴偷婆、偷婆香華瓔珞。有食、粥、佉陀尼、舍消、蒲闍尼。鉢、衣、尼師檀、鍼、鍼筒。依止、受依止、與依止、捨依止。和上、弟子法，供養和上、阿闍梨，近住弟子，和上阿闍梨共行弟子、近住弟子，沙彌。籌量、臥具、營知事、次第、禮拜。蘇毘羅漿、屑、藥、漿、皮、革屣、揩脚物、杖、絡囊、蒜。剃刀、剃刀房。戶鑰、戶鎖、扇柄、傘、乘、扇、拂、鏡、歌舞、香花瓔珞。安禪那、安禪那物、眠、坐、臥、經行。禪帶、紐、腰繩。彈。反抄著衣。地、樹、地物、林樹。諍、諍壞。恭敬、下意、種種不共住、闥賴咤、實覓罪。波羅夷學戒、僧上座。山林樹、堂、房、臥具、戶樘。曠野空房。鉢、衣、尼師檀、針、針房、粥、水瓶、澡罐、瓶蓋。水、飲水器。食蒲闍尼、食時、食、受食、乞食、請食。阿練若比丘、阿練若上座。聚落、聚落中上座，客比丘、客比丘上座，行、行上座，洗足、洗足上座，集、集上座，說法、說法上座，非時、非時僧集、非時僧集上座，唄、不唄。求安居、安居、安居上座，安居竟、從眾至眾、安居中、安居中上座。布薩、說戒、說戒者、說戒上座。上座、中座、下座。浴室、洗浴上座。和上、共行弟子、阿闍梨、近住、沙彌、方便、後行比丘、到家、入家、入家坐、家上座。先語、消息、空中。迦絺那、經行、漉囊、下風、入廁、廁邊、廁跂、廁上座。洗、大便已洗手、洗處、跂。小便、小便處、小便跂、小便上座。籌草處、唾、器。楊枝擿齒、刮舌、挑耳。威儀、不威儀、三聚。

云何受具戒？受戒者受羯磨，共羯磨住故，故名受具戒。彼有十種受具戒：一、無師得，謂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馱。二、見諦得，謂五比丘。三問答得，謂須陀夷。四、三歸得。五、自誓得，謂摩訶迦葉及三說。六、邊地律師等五眾得。七、中國十眾得。八、八重得，謂摩訶波闍波提等。九、遣使得，謂法與十二部僧得。若制白四羯磨已，三語、三歸受具足戒者，不得具足戒。若未制白四羯磨，三語、三歸受戒，善得具足戒。善來者，若前若後受戒，善得具足戒。何故善來比丘我與受具戒者？是最後身比丘，終不作學人無常，是故善得具足戒。

比丘尼受具足戒有三種受：一、受八敬法；二、遣使；三、二部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受八敬法者，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等是事應廣說。遣使受戒者，達摩提那，或有相似者。若有難不得出，爾時為彼作羯磨，得羯磨者持去向彼說已，語言：「姊妹！善得具足戒。」從是後二部僧現在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得具足戒。八敬、遣使受者不得，是名受具足戒。

問：「何以故名受具足戒？」答：「至誠受羯磨得觸證，是名具足戒。與上相違，名非具足戒。」

云何應與受具足戒？人男、人女離障礙事。

云何不應與受具足戒？謂殺母、殺父、殺阿羅漢、破僧、出佛身血。無和上、無衣鉢、行別住未竟、外道、越濟、非男、污染比丘尼、賊住、未滿二十、自言非比丘、已滅擯可滅擯、一切非人等，是名不應與受具足戒。若與受具足戒，僧悉有罪。彼人名污眾人。

云何得具戒？與人受具足戒時，稱其名，如法眾僧和合問遮罪已，如法白四羯磨，不動不轉受具足戒，是名得具足戒人。與上相違，非得具足戒人。云何不得具足戒人？不得、不觸、不證，是名不得具足戒人。十三人一向不得具足戒：一切五逆、越濟、非男、污染比丘尼、賊住、不共住、本不和合人、不滿二十人、自言非比丘、化人等，一向不得具足戒。

云何羯磨？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何以故名羯磨？有二因緣：折伏羯磨、懺罪羯磨。又復能得清白法故，名為羯磨。云何折伏羯磨、懺罪羯磨？謂折伏、驅出、擯、懺罪、別住本日治、與摩那埵本日治。作是事已，名折伏、懺罪羯磨。云何清白羯磨？謂受具足戒、布薩自恣、阿浮呵那等，及餘如法羯磨，是名清白羯磨。

云何羯磨事？謂所因事緣作羯磨故，故名羯磨事。

云何羯磨處？白羯磨成就、聞成就、如法眾僧和合作羯磨，不可轉動故，名處羯磨。

云何非處羯磨？白羯磨不成就、聞不成就、非法僧不和合，可動轉，是名非處羯磨。
云何擯羯磨？謂比丘有罪，擯比丘不得共作羯磨布薩、不得共住共食，是名擯羯磨。
云何捨羯磨？謂如法懺悔，共僧同住同食，是名捨羯磨。
云何苦切羯磨？若比丘鬪諍相言，眾僧與作苦切羯磨已，勅言：「後更作者當更苦治汝。」是名苦切羯磨。
云何出罪羯磨事？若見若聞若疑犯罪，彼必真實不虛。時非不時義、饒益非不饒益、軟語非麁言、慈心非瞋恚，是名出罪羯磨事。
云何非給摩他事？謂苦切羯磨、驅出羯磨、折伏羯磨、擯羯磨、不見擯、惡邪不除擯、別住、本日摩那埵，是名不止羯磨。
云何止羯磨？有罪懺悔發露、下意調伏，是名止羯磨。
云何所作事？因是因緣故作事。
云何學？學有三種：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復有三種學：威儀學、毘尼學、波羅提木叉學。
云何非捨戒？若狂、屏處自說、沙彌所、外道所、白衣所，不於性住比丘所說，不名捨戒。
云何捨戒？作如是語：「出家辛苦、作沙門甚難、不樂作比丘、憶父母等、送我至父母所、送我至白衣家、與我覓作具。」復作如是語：「我捨佛等」，乃至不與長老等共法，以清淨心說：「我不樂作比丘、慚愧比丘事、厭離比丘事。」口作是說，是名捨戒。
云何戒羸？若比丘憶念家中、不樂作比丘，如前說，是名戒羸。
云何戒羸非捨戒？以前事向眾說。何以故名戒羸？不樂所作比丘事，是名戒羸非捨戒。
云何諍？諍有四種相：言諍、鬪諍、犯罪諍、常所行諍。何故名諍？因是生諍故，故名諍。
云何攝諍？謂七滅現前毘尼等廣說。何以故名攝諍？彼四諍以七滅滅調伏寂靜，是名滅諍。
云何諍事不滅？若五法成就，諍不得滅。何等五？一不白僧、二非佛教、三不白二眾、四犯罪比丘未受語、五眾犯罪未懺悔。具此五事，諍不得滅。
云何諍滅事？有五種成就，諍得滅。何等五？一已白僧、順佛教、白二眾、如法自見罪、諸比丘罪已懺悔。此五事成就，諍得滅，是名諍已滅事。
云何說？說有五種，謂：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廣說，是名說。
云何不說？若眾說戒時，說戒者不利，利者應次第說。復不利者，更使利者次第說，乃至下盡應次第說。各說少分，故名不說。

云何受？若比丘獨住，至布薩時，應掃偷婆、房舍、堂前布薩處，次第敷座。若有比丘來，未布薩者共布薩。若不來者應在高處望，若見比丘來者，應作是言：「疾疾來，今日作布薩。」若無來者，至冥還來坐處次第坐，心念口言：「今日作布薩，我今亦作布薩。若得和合僧，廣作布薩。」是名受。
云何為狂人羯磨？若比丘狂心散亂，當為彼作白二羯磨，廣說如長老娑伽陀因緣。云何非狂羯磨？除狂羯磨，諸不狂羯磨。
云何墮信施？施與持戒人，迴施不持戒人；與正見人，迴施邪見人，墮信施。如所食，如所取若乃至長取一摶，墮信施。是名墮信施。
云何不現前羯磨？十種不現前作羯磨，謂：覆鉢羯磨、捨覆鉢羯磨、學家羯磨、捨學家羯磨、作房羯磨、沙彌羯磨、狂羯磨、不禮拜羯磨、不共語羯磨、不供養羯磨，是名不現前羯磨。
云何羯磨？若減四人作羯磨，不成作羯磨。五人羯磨應五人作，十人羯磨應十人作，二十人羯磨應二十人作，四十人羯磨應四十人作。
云何懺罪五法、五非法？云何五法？非別住所、非不共住所、非未受具戒人所、眾中、盡發露，是名五如法。與上相違，名非法。
云何白？謂白不作羯磨。僧為狂人作白，是名白。
云何白羯磨？羯磨白僧，謂布薩自恣、阿浮呵那、捨小鉢、布草，如是一切名白羯磨。
云何白二羯磨？作白已復作一羯磨。
云何白四羯磨？作白已三羯磨。白羯磨，不作白、作羯磨，不成白。白二，作羯磨、不作白，不成白二。白四羯磨，不作白、作羯磨，不成白四。眾多羯磨，不作白，不成眾多。作白二羯磨，不作白，不成作。多作羯磨，不犯；減作，不成。作白時眾中有少因緣起去，不捨聞處，憶白。若捨聞處，不憶白，還應語僧更作白。白未竟，復有起去，若捨聞處，更應作白。
云何苦切羯磨？若比丘鬪諍，僧與作白四羯磨，是名苦切羯磨。
云何驅出羯磨？污染他家，與作驅出白四羯磨。
云何折伏羯磨？若比丘毀訾檀越，使懺悔彼故，白四羯磨。
云何不見擯羯磨？若比丘犯罪已，問，言：「不見罪。」與作不見擯白四羯磨。
云何捨擯羯磨？比丘犯罪，如法懺悔，作白四羯磨解擯。
云何惡邪不除擯？若比丘起惡邪見不肯捨，為作不捨白四羯磨。
云何別住？若有外道欲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戒，爾時應四月在和上所住。與作白四羯磨。又復別住，十三事中犯一一事已覆藏，隨覆藏與別住，作白四羯磨。是名別住。

云何本日治？若比丘別住中復犯僧殘，與本日治，作白四羯磨。
云何摩那埵？若比丘已別住竟，與摩那埵，作白四羯磨。不動轉，於一切比丘所下意故，名摩那埵。
云何阿浮呵那？於不善處舉著善處，是名阿浮呵那。
覆藏罪別住有何利？本日治摩那埵有何利？何以故作阿浮呵那？
答：覆藏者與別住摩那埵，是別住功德利。本日治，調伏故。阿浮呵那，是摩那埵功德利。阿浮呵那，清淨故。何以故摩那埵是別住功德利耶？比丘別住下意調伏，是故摩那埵別住功德利。何以故本日治調伏調伏者？使諸比丘知是長老，如是熾盛煩惱犯罪慚愧，更不作故，是名本日治調伏。何以故阿浮呵那是摩那埵功德利？已調伏求清淨，自求出罪。諸比丘言：「是比丘求清淨求出罪。是賢善比丘，我等當與作阿浮呵那。」是故阿浮呵那是摩那埵功德利。何以故阿浮呵那是清淨？已起，得清淨無罪。如世尊所說，二種比丘得清淨：一謂不犯罪、二謂犯罪如法懺悔。是故阿浮呵那是清淨。
云何覓罪？若比丘犯戒，犯戒已自說，後不說，與覓罪白四羯磨。是名覓罪。
云何戒聚？戒身即戒聚。
云何犯聚？犯波羅夷、僧殘、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名犯聚。云何不犯聚？不作；若犯，如法懺悔，通是不犯聚。
云何輕罪？謂可懺悔。
云何重罪？謂不可懺悔。
云何有餘罪？後四篇，謂僧殘、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
云何無餘罪？謂初篇。
云何邊罪？謂四波羅夷。
云何麁罪？四波羅夷、僧伽婆尸沙。
云何罪聚？謂一切罪不善所攝。
云何出罪？「汝長老犯如是。如是罪當發露懺悔，莫覆藏。」是名出罪。
云何憶罪？「長老！汝犯如是。如是罪當憶念。」
云何鬪諍？若見聞疑罪不共語，是名鬪諍。
云何止鬪諍？以五因緣。何等五？我語汝、我說汝、我出汝罪、我令汝憶、汝聽我。是名止鬪諍。
云何求出罪？如前說，是名求出罪。
云何遮布薩？十種遮布薩，廣說如毘尼。
云何遮自恣？有四非法、四如法。非法者，無根戒、不淨人、惡威儀人、邪命人。與上相違，名如法遮自恣。
云何內宿食？若界內不結淨地食，在界內比丘不得食，是名內宿。若結淨地食，在淨地得食。

云何內熟？若比丘界內不結淨地，界內熟食，比丘不得食，是名內熟。
云何自熟？爾時毘耶離飢儉，諸居士欲與諸比丘作食，便作是言：「我等若使人作者，當多有人食此食，及親里等來索見，諸比丘道業不就。」語諸比丘言：「此米使淨人作食竟食。」諸比丘不好看撿，諸客比丘來者當相分，與諸比丘食少身體羸瘦。乃至佛言：「聽諸比丘界內結淨地已作食。」諸比丘結已，使淨人作食。淨人沙彌自食已，少與諸比丘，諸比丘食少故身體羸瘦。乃至佛言：「如是飢儉時，聽諸比丘自作食。捨二處，內宿、內熟。乃至儉時未過自作食。」
云何捉食？比丘無慚愧故捉食。
云何受食？若比丘從男、女、黃門、二根等受。
云何惡捉？自手捉食已，復從他受。
云何受。諸比丘食已。自恣受殘食法而食。
云何不受？食已未自恣，聽諸比丘持食出。如飢儉時，食已不自恣，不受殘食法得食。不受殘食法，聽食果，謂胡桃等。
云何不捨？毘耶離飢儉時聽。
云何水食？長老舍利弗血病，良 師言：「食藕者得差。」爾時尊者大目 犍連，曼陀羅池中取藕來，與尊者舍利弗。舍利弗食少許已，與諸比丘。諸比丘不食，「我等已自恣竟。」諸比丘向佛廣說。乃至佛言：「飢儉時食已自恣，不受殘食法，聽食藕。」
云何捨？飢儉已過。世尊從毘耶離遊行諸國，漸至舍衛國。爾時世尊問阿難：「我毘耶離聽諸比丘八事者，內熟乃至藕等，諸比丘故行是事耶？」阿難白佛言：「世尊！或有行者、有不行者。」爾時世尊集諸比丘僧。集僧已，語諸比丘：「我先毘耶離聽八事，爾時飢儉故聽，非豐時。自今已去不聽，食者得罪。」是名捨。
云何受迦絺那？若此住處受迦絺那，界內一切眾僧應集，同戒同見清淨故。又復餘處比丘聞某處受迦絺那衣，發隨喜受。
云何不受迦絺那衣？與上相違，名不受。
云何捨迦絺那？有八種，廣說如毘尼。
云何不捨迦絺那衣？與上相違，名不捨。
云何重物？謂木床乃至阿珊提等，木竹及餘物作者，薦席机褥瓦器等物，是名重物。
云何輕物？謂金銀銅鐵床等、金銀銅鐵器鉢衣物等，是名輕物。
云何可分物？謂死比丘三衣持與看病人，除重物，餘一切輕物可分。謂鐵器鉢絡囊、銅器戶鈎刀針鑷剪爪刀香爐香匙香器斧鑿等，如是物可分。不可分者重物，重物不可分。謂木床乃至瓦器等不得分，持作四方僧物。若染汁，四方僧來者，共染衣，除五大妙色。

金床，轉易物已共分。銅床亦如是。木床等，四方僧共用。又復五事，比丘不得賣、不得與人、不得分破。何者是？謂園林、寺、舍、臥具、園寺舍地。
云何人物？世尊聽諸比丘為僧故受園林，非為一人。
云何非人物？謂象馬駱駝秦牛水牛，世尊為塔、為僧故聽受。
云何攝物？若他所攝。若聚落、阿練若處，男女非人所攝，是名攝物。
云何不攝物？若聚落、阿練若處他不攝，若男女、非男、二根不攝，是不攝物。
云何比丘不從他受而得受用？除一切可食物、除水楊枝，是不從他受。
云何死比丘衣？死比丘衣，五眾得分受用。
云何成衣？若作五年大會得衣。
云何糞掃衣？有五種，比丘得取，火燒、牛嚼、鼠嚙、水衣、產衣。
云何灌鼻？佛聽病比丘灌鼻，如尊者畢陵伽婆蹉，是事應廣說。
云何灌下部？比丘不得灌下部，灌者偷羅遮。不犯者，灌便病差。
云何刀？比丘不得用刀治病，若治者偷羅遮。不犯者，餘藥不治，刀治得差。
云何剃毛？除鬚髮，剃餘身分毛，突吉羅。
云何剃髮？比丘應次第剃髮。下座剃髮，已下刀，上座不得使起。起者，突吉羅。
云何噉？謂五種種子。
云何淨？謂五種淨。
云何食？五種淨已食，及八種漿清淨不濁。
云何作衣？十種衣，三種壞色用。
云何果食？毘耶離中眾多果，諸比丘私取食。乃至佛言：「不得私取食，當等分。」分果時一人受、二人三人分，高聲大聲。乃至佛言：「不得分。若有淨人作五沙門淨已，從彼受食。」
云何非人食？聽諸比丘天上金銀琉璃地階道行坐臥、聽器中食，是名非人食。
云何五百集毘尼？佛般涅槃不久，五百比丘集王舍城已，撰集一切修多羅、毘尼、阿毘曇。
云何七百集滅？佛般涅槃後一百一十年，毘耶離諸比丘十惡事起，非法、非毘尼、非佛教、離佛法，與毘尼、阿毘曇法相相違，以是為淨。何等為十？謂鹽淨、二指淨、聚落淨、[酉*(替-曰+貝)]酪淨、如是淨、隨喜淨、生酒淨、習淨、縷尼師檀淨、受金銀淨。

云何鹽淨？以自盡壽受持鹽，雜食得食。佛言：「食者犯突吉羅。」佛在舍衛國，藥法中制是罪。二指淨者，食自恣已，得二指挑食。佛言：「食者犯波夜提。」佛在毘耶離，食法中制是罪。聚落淨者，一聚落請食已自恣，復得至餘聚落食。佛言：「食者波夜提。」佛在毘耶離，食法中制是罪。[酉*(替-曰+貝)]酪淨者，食自恣竟，復得[酉*(替-曰+貝)]酪已得飲。佛言：「飲者波夜提。」佛在毘耶離，食法中制是罪。如是淨者，界外成眾羯磨，界內隨喜。佛言：「犯突吉羅。」瞻婆國羯磨事中制是罪。隨喜淨者，界外先不語作羯磨，作已來語，隨喜。佛言：「犯突吉羅。」亦瞻婆制是罪。生酒淨者，穀作酒未熟得飲。佛言：「飲者波夜提。」枝提國因娑伽陀比丘制此戒。修習淨者，修習殺生不修習殺生，殺生無罪。佛言：「隨事犯。」縷尼師檀淨者，尼師檀頭不接縷。佛言：「不接縷者犯波夜提。」迦留陀因緣制此罪。金銀淨者，毘耶離諸比丘自手受金銀。佛言：「受者波夜提。」王舍城制此罪。毘耶離諸比丘行是十事，七百比丘集，滅是罪。
云何毘尼因緣？謂二波羅提木叉、毘崩伽十七毘尼事、七法八法善誦、增一散毘尼、共戒不共戒。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五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六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云何摩訶鞞波提舍？有四摩訶鞞波提舍。若有一比丘來所說言：「是脩多羅、毘尼、阿毘曇，我從佛口受是法。」諸比丘當取是語，不得是非，當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中覓。若與彼相應者、當稱歎其人：「善哉長老！善受持。」若不相應者，當語彼言：「此非佛語，非修多羅、毘尼、阿毘曇。汝不善解。」二人、三人、大眾來所說亦如是。何以故名摩訶鞞波提舍？答：大清白說、聖人聖人所說，依法故、不違法相故、弟子無畏故、斷伏非法故、攝受正法故，名摩訶鞞波提舍。與上相違，名迦盧鞞波提舍。何以故說迦盧鞞波提舍？為諸弟子善解無畏故、持正法故、為後世末法中諸惡比丘增故，此是佛語、彼非佛語故，故名迦盧鞞波提舍。
云何等因？謂藥，若根莖葉花果藥等，與病因相應故，故名等因。
云何時雜？即日受時藥、即日受非時藥、七日藥、終身藥。時雜應時服，時藥攝故。
云何園林中淨？若比丘園林中有金銀，作是念：「有主者來取。」
云何山中淨？山者，樹也。樹者，枝葉相接、花果相接。面一拘盧舍，三衣隨處著，過明相出。云何堂淨？若僧伽藍中上座次第坐。
云何國土淨？若在欝單越，用閻浮提時食。若閻浮提時欝單越中夜，一切餘方亦用閻浮提時食。
云何邊方淨？俱祇國不知受食，諸神通比丘到彼所乞食，彼人取食著地，不肯授與。諸比丘不知云何，乃至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五種受法，謂手從手受、器從器受、衣從衣受、餘身分從餘身分受、放地受。」是名邊方淨。
云何方淨？雪寒處聽諸比丘著靴履、著[輻-車+革][革*羅]，餘國不聽。亦聽諸比丘著複衣，餘處不聽。阿槃提國聽諸比丘用皮常洗浴，餘方不聽。亦聽律師等五人受具足戒，餘處不聽。
云何衣淨？世尊聽諸比丘十種衣，謂羊毛衣、紵麻、芻摩頭、鳩羅、劫貝、俱絁炎、波兜那劍、俱耽波劍、俱脂羅劍、阿婆羅哆劍。此十種衣，三壞色已受持。
云何酢漿淨？諸比丘病問諸醫師，醫師言：「飲漿可得差。」乃至佛言：「應作酢漿。作法者，取米汁溫水和之，放一處酢已，須者受用。若漿清澄無濁，以囊漉清淨如水。從地了受已，至日沒得飲，非初夜。初夜受初夜飲，乃至後夜受後夜飲。」
云何自恣？若比丘自恣日集在一處，僧中三處自恣，謂見、聞、疑。何以故佛令諸比丘自恣？欲使諸比丘不孤獨故、使各各憶罪

故、憶罪已發露悔過故、以苦言調伏故、而得清淨無病安隱故、自意喜悅故、我清淨無罪故。
云何與自恣欲？若比丘病，不到自恣處。若不病不去，犯突吉羅。若有恐怖、若命難、梵行難，若八難九難，一一難起不得往自恣處，應與自恣欲。如何難起，亦當與自恣欲。
云何取自恣欲？若以人到比丘所取自恣欲，應如是取界內，非界外取欲已。若界內有大怖難、命難、梵行難等，八因緣中一一難起，爾時出界外不失欲。
云何說自恣欲？到眾中為彼比丘說自恣欲。若說者善，不說者犯突吉羅。
云何布薩？半月半月諸比丘各各自觀身，從前半月至今月半中間不犯戒耶？若憶犯者，於同意比丘所發露懺悔。若不得同意，作念：「若得同意，當發露懺悔除是罪，餘清淨共僧同作布薩。」是名布薩。何以故名布薩？捨諸惡不善法、捨煩惱有愛、證得清淨白法、究竟梵行事故，名布薩。
云何布薩與欲？謂病比丘布薩時不能到僧中，應與欲。若不病與欲，犯突吉羅。
云何受欲？廣說如前。說欲亦如前。何以故名欲？欲者，所作事，樂隨喜共同如法僧事。
云何與欲？病比丘不能到僧中，應與欲。若不病與欲，犯突吉羅。若有十難因緣，應與欲。如何難起，亦應與欲。與欲者，與欲成與欲。比丘與欲，答言爾成與欲。與我說欲，成與欲。當與汝欲，成與欲。身動，成與欲。口動，成與欲。若身口不動，將到僧中。若不堪動，一切僧應就，不應別作僧事。若別作僧事者，隨事犯。受欲、說欲，如前自恣說。
云何清淨？清淨者，無罪。
云何與清淨？廣說如前與欲。受清淨、說清淨，亦如自恣說。
云何欲清淨？若僧布薩羯磨時，欲及清淨。云何與欲清淨？布薩時比丘病，不能到僧中，當與欲清淨。若不病，與欲清淨，犯突吉羅。若命難、梵行難及八因緣難起，當與欲清淨。如何難起，亦應與欲清淨。與欲清淨者，與欲清淨。比丘與欲清淨，答言爾與我說欲清淨，當與汝欲清淨。身動口動，彼一一成與欲清淨。若身口不動，應將到僧中。若不堪動，一切僧應就，不應別作布薩羯磨。
云何受欲清淨，若比丘從比丘邊受欲清淨。受欲清淨者，應如是取界內，非界外。若命難，梵行難乃至八難中一一難起，持至界外，不失欲清淨。
云何說欲清淨？受欲清淨比丘到僧中，為彼比丘故說欲清淨。若說者善，不說者犯突吉羅，不恭敬和合故。

云何偷婆？佛聽髮爪作偷婆。如給孤獨長者因緣，毘尼中廣說，是名偷婆。
云何偷婆物？謂偷婆田宅、彼處建立偷婆。
云何偷婆舍？謂殿舍樓閣。若木鍮石白鑞鉛錫等。
云何偷婆無盡功德？毘耶離諸商客為世尊起偷婆。起偷婆已，復為偷婆故多施諸物。諸比丘不受是無盡物，即以白佛。佛聽受，使優婆塞淨人知。若彼得利，用治偷婆或作偷婆。
云何供養偷婆？土摶、白灰、朱砂。
云何莊嚴偷婆？莊嚴偷婆者，繒綵、安牧迦、頭鳩羅、俱給耶、俱脂跛劍、幡幢、金銀琉璃、珂石珊瑚、虎魄馬瑙、真珠摩尼、赤珠玫瑰、沈水栴檀、末香塗香燈花，如是等及諸妙物莊嚴。
云何供養偷婆伎樂香花、末香塗香燒香？禮拜為塔故，比丘得結鬘。
云何有食？若比丘住寺中得食。
云何粥？世尊聽諸比丘噉粥，不得吮粥作聲。
云何佉陀尼？佛聽諸比丘噉九種佉陀尼：葉佉陀尼、花佉陀尼、果佉陀尼、胡麻佉陀尼、油佉陀尼、麵佉陀尼、糖佉陀尼、根佉陀尼、石蜜佉陀尼。食此九種佉陀尼時，不得拍拍作聲。
云何含消？含消有五種，世尊聽諸比丘服，謂酥、油、蜜、糖、醍醐。服含消藥時，治病想、服藥想、糞尿想髓腦想。
云何蒲闍尼？有五種，世尊聽諸比丘噉烏陀那、貴摩、沙曼陀、若魚肉等，是名蒲闍尼。食蒲闍尼時，治病想、服藥想、糞屎想。
云何鉢？世尊聽諸比丘畜二種鉢：鐵鉢、瓦鉢。八種鉢不聽畜。
云何衣？世尊聽諸比丘畜七種衣，不聽淨施，謂僧伽梨、欝多羅、僧伽安旦婆娑、雨衣、覆瘡衣、尼師檀、養命衣。是名衣。
云何尼師檀？世尊聽諸比丘畜。諸比丘畜尼師檀，護僧臥具故。無尼師檀，不得坐僧臥具。
云何鍼？世尊聽諸比丘畜二種針：鐵針、銅針。是名針。
云何針筒？世尊聽諸比丘畜針筒，為舉針故。不應與無慚愧人、不得與沙彌。
云何依止？世尊所說，客來比丘不應先洗足消息，先當求依止。爾時有一客比丘來，聞佛制戒，客來比丘不得先洗足消息，先求依止。此比丘體力疲極，求覓依止，迷悶倒地，即便命終。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聽諸比丘脫衣鉢拭足塵，洗足已二三日，然後求依止。」爾時諸比丘趣得便依止，彼於善法退轉。佛言：「不得趣爾依止。當好籌量能增長善法者然後依止。依止時當問餘比丘：『此比丘何似？有戒德不？能教誡不？眷屬復何似？無有諍訟不？能相教誡不。』如是問已，從求依止。與依止者，亦如是。」

云何受依止？當偏袒右肩。兩手捉兩足已。當如是語。我某甲從大德求依止。大德與我依止。我依止大德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彼應答言。好善哉。
云何與依止？不滿十臘，不得與依止。假使滿十臘，愚無所知，不得與依止。若五法成就，得與依止。何等五？知犯不犯、知輕知重、廣誦波羅提木叉、已與人說，廣說如毘尼。
云何捨依止？有五因緣：失依止、還依止、去捨戒、從眾至眾、見本和上。
云何和上？諸比丘無和上出家受具足戒，心意不調伏、威儀不齊整、病痛無人看。諸比丘向佛說。佛言：「自今聽依和上出家。和上教誡，弟子心得調伏，病時相看。」後諸比丘弟子病時不看。佛言：「應看不看者，犯突吉羅。」
云何弟子？諸比丘依和上出家受具足戒，不來親近和上。諸比丘向佛說。佛云：「應親近和上，承事問訊隨逐行，作事時應白和上，和上所作事應代作，除四種，謂：大小行、嚼楊枝、界內禮枝提。」
云何供養和上？應承事供養問訊禮拜，和上所應作事應疾疾作之，不應懈怠。慚愧和上、恭敬和上、下意求善法不求過。和上有過應諫，和上病應看，自事不應廢。
云何阿闍梨？諸比丘無阿闍梨出家，心不調伏、威儀不齊整、病無人看。諸比丘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阿闍梨。當教誡、看病。」諸比丘不肯與受具足戒。佛言：「應與受具足戒。」
云何近住弟子？近住弟子不親近阿闍梨，諸比丘向佛廣說。佛言：「近住當親近阿闍梨，問訊隨逐，所作事白阿闍梨，除大小行。」如前說。
云何和上阿闍梨共行弟子？近住弟子？共行弟子、近住弟子於和上阿闍梨所，如父母想；和上阿闍梨於弟子所，如兒子想。
云何沙彌？世尊聽畜沙彌，不太小。小者七歲。若作罪者，當使懺悔。若裸形，與著衣。
云何籌量？若始作住處、起寺舍時，先當籌量。行處成就不？永成就不？經行處成就不？非妨處難處不？少鬧亂聲不？如是觀察已起立寺舍。若不籌量，營事得罪。
云何臥具？世尊聽諸比丘畜氈褥毾[毯-炎+登]，若僧有、若自有。
云何營知事？世尊住阿荼毘寺舍。房舍崩壞，見已問阿難言：「此房舍何以崩壞？」阿難白言：「世尊！六群比丘知事不修治故。」佛語阿難：「更使餘人知事。若小小治，乃至掃地便止不修治者，不聽知事。」好修治者，使終身知事，烟熏雨漏房舍，與知事人住。佛言：「不得終身知事，不得與烟熏雨漏房舍住，與十二年房

故名新。若知事新作房舍、新作臥具者，十二年中僧不使，或十一年、或十年、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不使泥不使治。」
云何次第？佛聽諸比丘，次第上中下禮拜問訊、起迎合掌。
云何蘇毘羅漿？佛聽病比丘飲蘇毘羅漿。如尊者舍利弗病因緣，是中應廣說。取根莖花果葉藥著一器中，漬酢已，清澄無濁，朝受乃至初夜飲，後夜亦如前說。
云何屑？佛聽諸病比丘畜豆屑、赤豆屑、摩修羅屑等，不得雜香，不以色好故畜；若病得合餘香。
云何藥？謂根莖葉花果時藥、七日藥、終身藥。世尊聽諸病比丘畜服，若眾、若自。
云何漿？謂世尊聽諸病比丘飲八種漿，淨漉水淨已飲。
云何皮？比丘不得畜皮、不得受、不得用坐臥，除革屣。若至白衣舍，得坐不得臥。
云何革屣？世尊聽諸比丘畜二種革屣，謂一重皮革屣，芒屣不得雜色作。
云何揩脚物？比丘不得畜浮石。
云何杖？王舍城尸陀林中多有毒虫，諸比丘為毒虫所害。佛言：「白羯磨已，聽畜杖。」
云何杖絡囊？世尊聽病比丘從僧乞，白二羯磨已畜。
云何蒜？世尊聽病比丘服蒜，如長老舍利弗。不病不得食。若病食者，當如法行。
云何剃刀？世尊聽諸比丘畜剃刀，為剃髮故。是名剃刀。
云何剃刀房？世尊聽諸比丘畜剃刀房，為舉刀故。
云何戶鑰？世尊聽諸比丘畜戶鑰，為護臥具故，若眾、若自，為安隱僧故。
云何戶鎖？如戶鑰。
云何扇柄？摩尼扇柄，比丘不得畜。若得者，取當供養佛枝提、聲聞枝提。
云何傘？世尊聽諸比丘畜傘，防雨熱故。
云何乘？世尊聽老病比丘乘乘，廣說如毘尼。
云何扇？世尊聽諸比丘畜扇，若眾、若自。
云何拂？世尊聽諸比丘畜拂。
云何鏡？世尊不聽諸比丘照鏡，乃至水中，除面眼有病。
云何歌舞倡伎？比丘不得自作，亦不得教人作。
云何香花瓔珞？佛言：「比丘不得著香花瓔珞。若得者，取當供養佛枝提、聲聞枝提。」

云何眼安禪那？世尊聽病比丘畜安禪那，不得為好故著眼藥，為病故聽著。
云何著安禪那物？二種著安禪那物，謂銅、鐵。
云何臥？比丘不病，不得晝日臥、不得燈中臥。若疲極者，應起去，不得惱第二人。
云何眠？世尊聽比丘晝日經行、坐除睡蓋。初夜過，四疊欝多羅僧，敷卷疊僧伽梨為枕。右脇臥，脚脚相累。不得散手脚、不得散亂心、不得散亂衣，作明相正念起想思惟，然後眠。至後夜疾疾起，經行、坐，除去睡蓋。
云何禪帶？世尊聽病比丘畜禪帶，謂腰背痛。如尊者舍利弗因緣，此中應廣說。
云何紐？佛聽諸比丘安衣紐，為風故、為攝衣故。
云何腰繩？世尊聽諸比丘畜三種腰繩，謂：編繩、圓織繩、綖繩。
云何彈？世尊聽諸比丘畜彈，怖賊故。無有因緣得打。
云何反抄著衣？比丘不得反抄著衣，除高處作。
云何地？地有二種：經行地、精舍地。
云何樹？耆闍崛山道邊無樹。佛言：「聽諸比丘種樹，為蔭故、為花故，應次第種。」
云何地物？謂田地。聽諸比丘取田地，為園故、為精舍故。
云何林樹？比丘應次第取。
云何諍？相言鬪諍、行兩舌，各各相鬪，不和合不如一水乳，各自分住。非時不作、無義無作、非法不作、無朋黨不作、自惱惱他不作、俱惱不作，如是諍不應作。
云何諍壞，僧作二。僧壞輪壞。
云何僧壞非輪壞？若行十四壞僧事，取一一壞事，如法如律、非法非律、乃至界內各作布薩、是名僧壞非輪壞。
云何輪壞非僧壞？八聖道名輪。捨八聖道說餘道，是名輪壞非僧壞。輪壞及前僧壞，俱名壞。
云何恭敬？恭敬和上、阿闍梨、上中下座，如是一切善恭敬。
云何下意？被擯比丘應行事：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戒、不得與人依止、不得畜沙彌、不得教誡比丘尼、若僧差作不應受、不得犯餘戒、不得違眾僧羯磨、不得遮眾僧布薩自恣、不得出清淨比丘罪、不得遮羯磨(一十)、不得教誡性住比丘、不得道說性住比丘、不得使性住比丘憶念罪、不得共性住比丘共坐，常當下意恭敬，當示擯想。眾僧一切羯磨不得受。廣說十二人(十七)。
云何種種不共住？有二種：法及食。所行事，如擯比丘，差別者，一切眾僧羯磨不得受、眾僧差作亦不得受。廣說十二人。若於同梵行所有過罪者，僧應如是語：「汝莫不止。僧當治汝繫汝罰汝。」

二犯罪，此僧中懺悔，不得出界外。唯此僧能捨汝罪，非界外。如是治不止者，更加其罪，如調惡馬以轡制之。云何闥賴吒？二十二法成就，名闥賴吒比丘。云何二十二法？精進根本、成就慚愧、威儀具足、樂持戒、善解毘尼、聞持多聞、通利阿含、善解諍事、善解諍本、善解諍相、善解滅諍、善解滅諍已更不起、善解事辯才、無恐畏、身口善能使能受能行、受羯磨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助二邊、受法食財食。是名闥賴吒二十二法。

云何實覓罪？先犯罪已發露，後覆藏，當與實覓罪，作白四羯磨。所行事如前說。

云何波羅夷學戒？若作婬已，乃至剎那不覆藏，諸比丘當與學戒，作白四羯磨，廣說如難提學戒。當行學戒法：在比丘下坐、授食與比丘、自從淨人受食、得共比丘二夜宿、自共未受具戒不得過二夜宿；若無能作羯磨人，覓不可得者，聽學戒人作二種羯磨，謂布薩、自恣羯磨。不得滿眾作布薩、自恣僧羯磨等。

云何眾僧上座？上座入界內，當教誡年少比丘，慰勞說經授經坐禪，使善法增長。恒使有食。有分食時等分，使眾得利。作方便求索，當勸化比丘使利益眾。應看病比丘，當為病者乞藥。當差人看病，當與病人說法，不得捨病者。如是等界內一切事，上座皆悉應知。

云何床上座？床名僧伽藍。上座法：若食佉陀尼、蒲闍尼。打揵稚時，上座應前行前坐，當看諸年少比丘威儀，誰正、誰不正。若有不正，當作相使知。若作相不知，語比坐令語知。若比坐不語者，上座起往語，齊整威儀。行食時上座言：「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若白衣來，當使與食。若無食，若彼自不食，上座當為說法，我等正有此食。

云何樹界？枝葉花果相接。乃至一拘盧舍，隨意著衣，得至明相出。

云何堂前？僧伽藍有眾多比丘，應次第分。若自惱惱他、若兩惱，應避去。若堂前破壞，應治。

云何房？若住房中，當以水灑淨掃，瞿摩耶塗地。拂拭床臥具，有垢者應浣。

云何臥具？若比丘露地敷臥具已，出寺門外五十尋過，不得去。若去，突吉羅。若有二比丘，一人取床、一人取臥具。

云何戶撾？比丘不得閉戶作聲。開戶時先當撓戶，當徐徐入，使脚跡不作聲。戶若有兩扇者，不得相振作聲。

云何戶撾？若上下撾者，當俱下已去，使房舍堅牢故、防自身故、防臥具故。

云何空坊？若空坊無比丘者，當水灑掃地，瞿摩耶塗地。若有器者，當淨洗揩拭。若有淨人，當使淨草。若有白衣來者，當為說法。
云何鉢？鉢不得著石上土埵上、不得近坑邊。食時口中嚼物吐出滓，不得著鉢中。不得鉢中洗手面、不得著不淨地、不得用合沙物洗、不得濕盛、不得極燥。徐徐受用，令得久用。因壞，更乞難。
云何衣？觀衣如自皮。不得著僧伽梨擔草木、瞿摩耶土、水灑地、掃地分糞、瞿摩耶塗地。不得坐僧伽梨上，不得覆身。僧伽梨當作僧伽梨用，鬱多羅僧作鬱多羅僧用，安陀會僧作安陀會僧用。不得以衣著不淨處。著衣不得擔，擔僧伽梨應割截成鬱多羅僧。安旦婆僧不必割截。若比丘無新衣有故衣者，若有長衣，應唱令，若五條、七條、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十五條。不得妙色染，若妙色染當壞。以乾大皮樹皮染，染已受持。
云何尼師檀？世尊聽諸比丘畜尼師檀，不得用少片物作。尼師檀受持，不得離宿。
云何鍼？有二種針，世尊聽畜，謂銅、鐵。好舉不得因生壞，更求難。
云何鍼房？為護針故。
云何粥？世尊聽諸比丘飲粥。飲粥有五種功德：斷飢、斷渴、斷風、消宿食、未熟令熟。歠粥不得作聲。
云何水瓶？佛聽諸比丘畜水瓶，令清淨。不得用盛食器用作水瓶。
云何澡罐？世尊聽諸比丘畜澡罐，使令清淨。
云何瓶蓋？世尊聽諸比丘以物覆瓶口。
云何水？比丘使令水清淨，好用意漉水，好看水，勿有虫。淨洗手，著淨衣漉水，不得不淨衣手漉水。
云何飲水器？世尊聽諸比丘畜飲水器，令淨潔。
云何食？蒲闍尼有五種，若食一一蒲闍尼時，當觀食，此食從何處來？從倉中出。倉復何因？倉從地出。地復何因？以糞尿和合種子得生，今復還養糞身。舉摶時作糞想，正念在前，不以散亂心噉食。當作逆食想、從他得想、病想、因緣得想，然後食。當復觀不別眾食，復應觀自恣不自恣。
云何食時？若食五正食時，打犍搥時當齊整衣服、威儀嚴政，入眾時不得作語聲。
云何食？不長取與他，除與父母兄弟。客來至寺、病者、懷胎母人，正念已當與食。應與畜生一摶。欲出家者，於眾有益者與。
云何受食？當一心受食，不得散亂心。正念受食，如所食、如所取。
云何乞食？廣說如毘尼。

云何請食？比丘請食，不得雜好覆，勿以不淨污。當知時。
云何阿練若比丘？阿練若比丘，常當美語含笑在前，不皺眉。畜淨水瓶、盛滿水。畜火珠、月珠。
云何阿練若上座？阿練若上座當教誡年少比丘、說法，以阿練若法教誡，使阿練若法增長。
云何聚落？聚落中比丘如前說。白衣來，當為說法，隨力所能。
云何聚落中上座？聚落中上座如前說。
云何客比丘？若客比丘來，當在現處默然立，齊整威儀，如前說。
云何客上座？客上座當觀伴比丘，遣使白舊比丘，求房臥具。
云何行？明日欲行，當白和上阿闍梨：「我向某方某國去。」若聽去者去，不聽者不得去。所住房當灑掃塗治，臥具當拂拭已去。
云何行上座？行上座比丘當觀年少比丘，使年少比丘先去，上座後去，於中勿有所忘。教誡年少比丘，勿令掉戲。當求覓商伴，當觀方國、當觀住處、當觀臥具、當觀比丘伴為同不同。莫中道病痛相棄、不觀察而去，隨事犯罪。
云何洗足？若比丘洗足已，水器空當著水。
云何洗足上座？若年少比丘先洗已，與水，上座不得使起，已灌脚故。
云何集？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不病，應集一處說法。
云何集上座？若打揵稚，上座前行前坐。須臾默然已，當自說法。若自不能，當使餘比丘說。若白衣來，當為說法。若外道來，為說法攝取，至心說，不以自大自高。
云何說法？若比丘說法者，當敬眾愛眾，下意至誠為說，義味具足、不心意散亂。慈悲愍念歡喜為說，不為飲食。次第為說，當敬法為法說法，不為財利。
云何說法上座？當觀說法人為說法、說非法？說非法者當諫，悞者為正。若說法，當稱譽讚歎。
云何非時？若欲行時，當白和上阿闍梨：「我欲行至某處某聚落。」白已便去。
云何非時僧集？除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諸餘集時僧所作事。若有所分，打揵椎時，速集速坐。
云何非時集上座？打揵椎時，上座在前行在前坐。當如法、如毘尼、如佛教行。
云何唄？王舍城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爾時瓶沙王信佛法僧，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願世尊聽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說法唄誦，當得利養，眷屬增長，諸檀越得福，諸比丘辯捷，攝佛法故、正法久住故。」佛言：

「聽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說法。」諸比丘以凡聲唄誦，不適眾意。眾言：「佛聽諸比丘好聲唄誦者好。」乃至佛言：「聽諸比丘好聲唄誦。」諸比丘復以下聲唄誦，諸眾不聞。眾言：「佛聽立唄誦者好。」乃至佛言：「聽諸比丘立唄。」諸比丘長誦修多羅竟，眾言：「佛聽諸比丘略誦要者好。」乃至佛言：「聽諸比丘略誦要義。」諸比丘略誦，心生疑悔：「我等莫退失修多羅去？」乃至佛言：「當於中取要義者說，餘修多羅持莫忘失。」諸比丘半唄，佛言：「不得半唄。半唄者，突吉羅。」諸比丘兩人共唄，惱眾。佛言：「不得兩人共唄。共唄者，突吉羅。」諸比丘各將眾去，佛言：「不得將眾去。將去，隨事犯。不犯者，自去、不為法故去。」又復諸比丘說法中自活。佛言：「不得說法中自活。若眾中無能誦唄，當次第差。若都無者，各誦一偈。」

云何不唄？於中有能者請說，請而不說，犯偷羅遮。

云何求安居？欲安居時，當好籌量已安居，此住處得同意不？安樂住不？共語共坐不？復有隨病飲食易得不？病時醫藥可得不？有看病人不？有持修多羅、毘尼、摩得勒伽、阿毘曇不？比丘無有鬪諍相言不？眾僧不破不？如是籌量已安居。

云何安居？安居中，無事不得出界一宿。若有事，當受七日法。或為偷婆、或為和上阿闍梨病、或為法、如是等因緣聽出。

云何安居上座？安居上座當知僧坊禪窟，破壞者當使修治，勸化料理。

云何過安居竟？過安居竟有三業，謂：衣、器、迦絺那衣。安居中得、不得用作迦絺那衣。

云何眾？比丘當觀眾，誰善威儀？誰惡威儀？有惡威儀者當折伏。剎利眾乃至居士眾。

云何入眾？如是入剎利眾、如是入婆羅門眾、如是入沙門眾、如是入居士眾。如是行、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如是默然。

云何安居中？安居中比丘不得種種世間語論，謂國事大臣、鬪戰勝負、畜生餓鬼、男女婬欲飲食等事。

云何安居中上座？安居中上座當觀眾安樂不？安樂者默然，不安樂者隨順說法。

云何布薩？布薩有五種：說、不說、與清淨、自恣、布薩事，廣說如布薩。

云何說戒？說戒有五種，廣說如前。

云何說戒者？說戒比丘當使利，次第說，莫使文句脫失。當自觀身，從前十五日來犯戒不？犯戒者，得同意即懺悔，不得同意心念：「得同意當悔，如波羅從木叉修行。」

云何說戒上座？若打揵椎時，自觀身不犯戒耶？若犯戒，如前說。

云何上座？上座比丘當觀年少比丘，年少比丘在大小行處，當看，莫令作犯戒事。若打揵椎時，在眾上座。
云何中座？中座比丘隨上座入聚落。若上座大小行未竟，小遠當待；若不出而遠去者，待來。
云何下座？下座比丘食時應出食，若行水時觀早晚待上座，應掃地瞿摩耶塗，敷臥具與水食。食旦鉢那時，復行水，應請食。應浴室中然火取水，應取樵著浴室中，取油瞿摩耶土屑。水受揩身為揩身，當棄除糞。一切重事悉應作。
云何浴室？下聲入浴室，整威儀。
云何洗浴？世尊聽比丘洗浴。洗浴有五種功德，如契經說。復有五種功德，謂除風、除冷、除熱、除垢、起厭患。浴時白和上阿闍梨。浴時在上座後坐，不得在前。向火令水調適，若冷熱應語他。不白和上阿闍梨，不得為他揩身，身亦不得受揩。若和上阿闍梨相嫌處，不得親近。浴室中坐物瓮器應舉置本處，廣說如毘尼。
云何浴室上座？浴室上座，下座比丘先浴已汗出，不得使起。
云何和上？和上當教誡弟子、誦經教義，攝教令坐禪，教離惡知識、使親近善知識，復與衣鉢臥具醫藥。攝取犯戒，教使悔過。
云何弟子？弟子應慚愧和上、應承事看視、所作應白，應在和上前現相處立、行時隨逐，當為和上求衣鉢等，如前為弟子說。若善法不增長者，應語和上：「與我某甲比丘。」和上應觀是比丘，此比丘行云何？眷屬云何？能教誡不？如是籌量已使去。若彼復不增長，復應去。
云何阿闍梨？廣說如前。
云何近住弟子？廣說如共行弟子。
云何沙彌？亦如共行弟子。差別者，沙彌應淨花果楊枝草已使令作淨。
云何治罪？若比丘犯罪，當作方便問，令彼自說。若不自說者，不得即出罪，先當覓伴，若王若王子、若王臣有大力者。得伴已，然後出彼罪。
云何後行比丘？後行比丘不得在前行、不得前坐、不白上座不得語、問時當語上座。語時中間不得作亂語。上座說非法時當諫、說法者隨喜、得如法利養當取。
云何入家？比丘入白衣家，不得調戲、不得舉眼視。
云何入白衣舍？比丘失念入白衣舍，有五種失：不白入坐、食家中坐、屏覆處坐、別眾食、無淨人為女說法。正念者無此過。
云何入家坐？入家坐比丘，不得說畜生國土飲食等，當為說法，令入正見、行布施、調伏諸根、修梵行、布薩受戒三歸。
云何白衣家上座？白衣家上座，當教誡年少比丘勿使調戲。

云何共語，舊住比丘，客比丘來，先意問訊：「善來善來。」軟語愛語。含笑現前，不皺眉見。客比丘來當歡喜，問：「道路不疲耶？飲食不失時耶？不大疲極耶？」當問幾臘。若是上座，起作禮，取衣鉢敷座，為洗足取水，隨力所能供養，與好臥具。
云何消息？若客比丘至寺，不應便求房舍臥具，且坐一處默然，齊整威儀。
云何空中？空中一切羯磨不得作。比丘不得空中行，除明相出。安居中，除受七夜。
云何迦絺那？若比丘受迦絺那，有七利：隨意畜衣、不著僧伽梨入聚落、別眾食、數數食、不白入聚落、迦絺那功德利、著縵衣入聚落。
云何經行？比丘經行時，有上座在前者當白，不得搖身行、不得大駛駛、不得大低頭縮。攝諸根，心不外緣。當正直行，行不能直者安繩。
云何漉水囊？無漉水囊不得遠行。除江水淨、除涌泉淨、除半由延內。若半由延內寺寺相接，不持漉水囊，不犯。
云何下風？下風出時不得作聲。
云何入廁？比丘入廁時，先彈指作相，使內人覺知。當正念入，好攝衣、好正，當中安身。欲出者令出，不肯出者勿強出。
云何廁邊？比丘不得廁邊浣衣、割截衣、縫染衣，不得捉經、不得誦經、不得作白、不得經行，一切事不得作，除廁相連。
云何廁屐？比丘當徐徐蹋上，不得污屐。
云何廁上坐？年少比丘先入，不得使出。
云何洗？若比丘不洗大小便，不得禮拜受禮、不得坐臥僧臥具上，除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瞋、水神瞋。或服藥。
云何大行已洗手處？洗手處邊不得浣衣等，如前說。
云何洗處洗處屐，徐徐洗，不得污濕屐。
云何小便？比丘不得處處小便，應在一處作坑。
云何小便處？近小便處不得浣衣等，如前說。
云何小便屐？比丘徐徐小便，不得污濕屐。
云何小便上座？下座比丘已小便，不得使起。
云何籌草？不得利刮、不得用草拭。用細軟滑物，若用石木。
云何唾？唾不得作聲，不得在上座前唾、不得唾淨地、不得在食前唾。若不可忍，起避去，莫令餘人得惱。
云何器？世尊聽諸比丘畜二種器：熏鉢器、唾器。當好守護，勿令破壞。妨廢，更求難。
云何齒木？齒木不得太大太小、不得太長太短。上者十二指，下者六指。不得上座前嚼齒木。有三事應屏處，謂：大小便、嚼齒木。

不得在淨處樹下牆邊嚼齒木。
云何揚齒？不得太利、不得疾疾刺齒間，應徐徐挑，勿使傷肉。
云何刮舌？不得用利物刮、不得疾疾刮，當徐徐，勿使傷舌。
云何挑耳？不得用利物挑、不得疾疾挑，勿令傷肉。
云何威儀？一切沙門所生功德是威儀。與上相違，名不威儀。
云何三聚？謂受戒聚、相應聚、威儀聚。
佛說摩得勒伽善誦竟。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六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七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如佛所說，邊地律師五人受具戒。若有十人律師，五人受戒，得戒不？」佛言：「得具戒，諸比丘得呵罪。」
「如佛所說，過十夜衣，尼薩耆。云何得長衣？謂若入手、若在膝上肩上作想：『此是我衣。』比丘得，眠上座臥不？」佛言：「應敷臥具已坐臥，故者不犯。」
「如世尊所說，不得捉牛尾渡。得捉餘尾渡不？」佛言：「除虎尾，象、馬、師子尾，捉餘尾渡，不犯。」
「糖漿得七日受不？」答：「得飲。幾時飲？乃至未捨自性。」
「以不淨藥合煮，得噉不？」答：「不得。得塗身、塗瘡、灌鼻。」
「以不淨脂合鹽煮，得噉不？」答：「不得。若當猪脂用，不犯。」
「若比丘五種種子自手作淨，若刀、若爪，成淨不？」答：「成淨。」「得食不？」「得食，除火淨。若火淨殺草，得波夜提。」
「樹在不淨地，果落淨地，得食不？」「不經宿得食。」「樹在淨地，果落不淨地，得食不？」答：「不得。」
「淨人在不淨地，不淨地作淨，成淨不？」答：「成淨。」「得食不？」「得食，除火淨。」
「淨人在不淨地，淨地作淨，成淨不？」「成淨。」「得食不？」「得食，除火淨。」
「得食鱔肉不？」「不得。」
「得飲人乳不？」「不得，得著眼中。」
「蘇毘羅漿，非時得飲不？」「病者得飲。」「一切不淨肉不得食，得食人肉不？」「不得食。」「食者得何罪？」「犯偷羅遮。」「除人肉，餘不淨肉得食不？」「不得食。云何不淨肉？謂鱔、蛇、蝦蟇、烏鵲、白鷺。如是等肉不得食，食者突吉羅。」
「即日受時藥、七日藥、終身藥，各各相雜，得服不？」「不得服。時藥時服，乃至終身藥終身服。」
時藥得作非時、七日、終身藥耶？廣說如前。「若藥不手受、不說受，不病得服不？」「不得服。」
「時藥、非時藥、七日藥、終身藥，不手受、不說受，經宿得服不？」「不得服。」「已手受、說受，內宿得服不？」「不得服。手受、說受，病者得服。」
「云何養病？」「除性罪，餘者養病。」

「世尊聽飲八種漿。幾時飲？」「乃至未捨自性得飲。」
「狂人邊得取衣不？或得、或不得。云何得？不知父母所在，兄弟姊妹自持物施比丘，得取。云何不可取？父母等可知，不自手與，不可取。」
「狂人邊說受持衣，成受不？」「不捨自性成受。」
「若比丘獨住，有人施現前僧可分衣。無餘比丘，此衣當云何？」
「彼比丘得衣時，心念口言：『我此住處得是衣，現前僧應分。此中無僧，此衣屬我入我，我當受是衣。當割截縫染，我當受持。』如是作羯磨已，若有比丘來，不應與。若未作羯磨時來者應與，不與者犯突吉羅。」
若有比丘得衣，與眾僧，界外自取，突吉羅。若恣心取，隨事犯。二人、眾多亦如是。
「長者兒被驅布施，得取不？」「不得取。」
「有衣與自恣僧，自恣僧應分。若施現前僧，現前僧應分。安居中為僧故，出界外者得物應分。破安居人得衣分不？」「或得、或不得。若前後安居已破者，應得；前後不安居者，不得。」
「看病人出界去，後病者死，應與衣不？」「有應與、不應與。為病者去，應與；為自去者，不應與。」
「白衣看病，應與不應與？」「應與少許。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亦如是。餘處安居、餘處看病，病者死，應與衣，不應與沙彌。」
「看病，應盡與、為少與？」「應盡與，或等與。若無看病人，僧盡應看，若不看犯突吉羅。若差看不看，犯突吉羅。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突吉羅。看病人不用病人語，突吉羅。若人施不淨物，作是言：『我等不得用不淨物。』作是念已，施某甲淨人，得淨者當受。」
「有比丘四處安居，成安居不？」「若以床木，四界安居。」
「何處應得安居衣分？」「共與一分。減量作雨衣受持，突吉羅。覆瘡衣亦如是。畜三種外道衣，謂皮衣、毛衣、髮衣，偷羅遮。除此三種，畜外道餘衣，突吉羅。」
「如世尊所說，故衣不得受作迦絺那衣。云何故衣？」「謂先已受作迦絺那衣。」
「世尊所說，新衣受作迦絺那衣。云何新衣？」「初受作迦絺那衣，名新衣。」
「如世尊所說，發三心受作迦絺那衣。云何三心？」「謂乃至最後發三心，謂浣時、截時、染時。不發此三心，成受迦絺那衣，不成受犯突吉羅。成已復應發二心：『此衣當為僧受作迦絺那衣。我已受是迦絺那衣。』不發二心，成受、不成受，犯突吉羅。」

「如佛所說，經宿衣受迦絺那衣，不成受。云何經宿？」「謂過十夜、或經一夜。」
「如世尊所說，不淨衣受迦絺那，不成受。云何不淨衣？」「謂頻日得衣。」
「如世尊所說，故衣受作迦絺那衣，不成受。云何故？」「比丘受用三衣。」
「如世尊所說，被打衣成受迦絺那衣。云何打衣？」「謂新衣，如所說打淨，衣成受迦絺那。」「云何打淨？」「謂壞色衣未受迦絺那時，僧壞為二眾：一眾受、一眾不受。」「二眾成受不？」「受者成受，不受者不成受。已受迦絺那衣，僧壞為二部：一眾捨、一眾不捨。成捨不？」「捨者成捨，不捨者不成捨。」「若僧破時，誰應受？」「謂如法者應受。未成衣受作迦絺那衣不成受，成者受成受。」
受迦絺那住處有十利，廣說如毘尼。著僧伽梨入聚落有五功德，雨衣亦如是。
「如世尊所說，住處利。云何住處利？」「謂得衣利，名住處利。」
「如世尊所說，急施衣得受作迦絺那衣。云何急施衣？」「謂十日未至，自恣得衣，是急施衣，用是作迦絺那衣受，成受。」
「如世尊所說，三月得衣，得受作迦絺那衣。云何三月衣？」「舊僧十五日自恣，客比丘來多，同見同住，彼十四日自恣。若舊僧隨客比丘自恣，此日得衣，名三月得衣。用是衣作迦絺那衣受，成受。」
「如佛所說，時衣得受作迦絺那衣。云何時衣？」「自恣竟後一月得衣，是名時衣。」
「如佛所說，不淨衣不得受作迦絺那衣。云何不淨衣？」「謂死比丘衣。五種人受迦絺那衣，不名受。云何五？謂無臘人、破安居人、後安居人、餘處安居人、擯人。」
「八種捨迦絺那衣，幾共幾不共？」「除後二種，餘者不共。」
問：「有即日受迦絺那衣，即日捨，不作白羯磨耶？」「舊比丘十六日受迦絺那衣，客比丘來多，相向說捨。」
「云何破僧，得無間、墮阿鼻地獄？」「非法非法想破僧。」「或破僧一切受法耶？或受法一切破僧耶？」答：「或破僧非受法，作四句。云何破僧非受法？若破僧不受十四事。云何受法非破僧？謂受十四事。俱者，亦受十四事亦破僧。非受十四法非破僧，除是句。僧壞時，捨界成捨，不法語者捨成捨。」
「僧壞時，比丘尼得作布薩不？」「得作布薩。」

「僧破時，闥賴吒比丘當云何？」「當在如法眾，不得遣信至第二眾。」「僧壞時，教誡比丘尼不？」「如法語者應教誡，無法語者不應教，闥賴吒應出界外教誡。」
「若比丘隨順擯比丘，犯突吉羅。被擯人為獨為有伴耶？」「獨無伴侶。被擯人不得共食。若不知被擯，共食共住，不犯。受法比丘共不受法比丘共食，不犯。不受法比丘共受法比丘共食，犯突吉羅。四人隨順破僧，是名破僧。」
「如佛所說，如是比丘不得擯。云何如是比丘？」「若比丘有大威德，持修多羅、毘尼、摩得勒伽，多聞、多知識、多眷屬，擯如是人，犯偷羅遮。有信樂比丘，應出罪。云何信樂？若聞若信，語使懺悔。若不懺悔，犯突吉羅。」
「若僧壞，誰應捨迦絺那衣？」「法語者應捨。」
「被擯人下意隨順調伏，應捨羯磨不？」「應捨羯磨。」
「同意比丘應與臥具。云何同意？」「寂靜不相惱，名同意。」
「毘耶離、俱舍彌比丘集一處，闥賴吒當云？」「何闥賴吒應出界外作布薩。」
「俱舍彌、毘耶離比丘共布薩，成布薩不？」「不成布薩。」「若闥賴吒比丘共毘耶離比丘共布薩，成布薩不？」「成布薩。」
「若比丘應與比丘尼求教誡欲。云何與教誡欲？」「語言：『姊妹等和合作布薩。』」
「若作布薩，僧破建立為二部，應與比丘尼教誡不？」「應與。」「應何處教誡？」「應出界外教誡。如佛所說，非法不和合、非法和合、如法不和合、如法和合。云何非法不和合？應與苦切羯磨，與擯羯磨，僧復不和合。云何非法和合？應與苦切而與擯羯磨，眾僧和合。云何如法和合？先作白，後作羯磨，僧和合。與上相違，名法不和合。一比丘擯一人、眾多擯四人，犯突吉羅。四人擯四人，犯偷羅遮。」
「擯比丘時眠，成擯不？」「若聞白已眠，成擯。先眠後白，不成擯。應餘羯磨出比丘罪。餘羯磨擯比丘，犯偷羅遮。若擯比丘時，不來者應取欲。」
「云何到羯磨？」「四比丘清淨共住。乃至二十人亦如是。」
「若沙彌欲與受具戒時：『莫與我受戒。』為得戒不？」「得戒。式叉摩那、沙彌尼亦如是。受具足戒時、別住時、本日時、摩那埵時、阿浮呵那時、十二人時亦如是。」
「僧擯眠人，成擯不？」「若聞白成擯，不聞不成擯。入滅盡定人亦如是。僧破，各各相擯，不成擯。」
「若非法羯磨，一切不和合羯磨耶？若不和合羯磨，一切非法羯磨耶？」「云何和合非法羯磨？謂不現前擯、比丘不出己罪、不使自

言、不在界內，而一切集，不來者與欲，是和合非法羯磨。云何如法羯磨非和合？人現前，如前說，眾不和合，是如法羯磨非和合。」

「或僧中三唱，憶有罪、不發露，一切犯罪耶？」「若三唱，憶有罪、不發露，一切犯罪。若有僧中三問，自言非比丘。是自言非比丘。波羅夷亦如是。」

「別住人擯比丘，成擯不？」「成擯。唯除受戒羯磨，餘羯磨盡得作。」

「先白眾僧擯比丘，成擯不？」「成擯。若一若僧不知而擯比丘，犯偷羅遮。」

「彼罰比丘下意調伏，應捨不？」「應捨。」

「一語與二人受戒，得戒不？」「不得戒。」「一語與四人受戒，得戒不？」「不得戒。」「受欲滿四人擯比丘，成擯不？」「不成擯。賊住滿眾亦如是。」

「應作苦切羯磨而作驅出羯磨，成作不？」「成作。捨苦切羯磨，即捨驅出羯磨。」「苦切羯磨擯比丘，成擯不？」「成擯。」「驅出羯磨有何義？謂比丘常犯戒不止，不與依止。苦切羯磨有何義？若比丘鬪諍不止，眾僧語言：『若不止者，更加汝重罪。』擯羯磨有何義？若比丘污他家，不得住。發喜懺罪有何義？若比丘失檀越意，眾僧語言：『若不懺悔檀越，更加汝罪。』」

有一事攝一切毘尼，謂律儀。有一事不攝一切毘尼，謂非律儀。有一事攝一切犯戒罪，謂非律儀。有一事不攝一切犯戒罪，謂律儀。有犯一事得大罪，謂破僧。復有一事得大罪，謂惡心出佛身血。復有一事得大罪，謂誹謗賢聖。復有一事得大罪，謂隨順破僧。

復有一事得大罪，謂誹謗如來賢聖眾。有一非法遮說戒，謂無根。有一殺生得大罪，謂殺辟支佛。復有一事得大罪，謂盜僧物。復有一事得大罪，謂婬阿羅漢比丘尼。又復妄語得大罪，謂空無說過人法。

有二犯罪，謂不善、無記。復有二犯罪，謂有餘、無餘。復有二種口犯罪，謂不善、無記。又復二種犯罪，謂身不善、無記。復有二種犯有餘罪，謂不善、無記。復有二種犯無餘罪，謂不善、無記。復有二種犯罪，謂隱沒無記、不隱沒無記。復有二種犯罪，謂障礙、不障礙。復有二種犯罪，謂共、不共。復有二種犯罪，謂比丘共比丘尼、比丘尼共比丘。復有二種犯罪，謂比丘共式叉摩那、式叉摩那共比丘；沙彌、沙彌尼亦如是。復有二種犯罪，謂比丘共優婆塞、優婆塞共比丘；優婆夷亦如是。有二一切時犯罪，謂佛在世、滅度後。有二犯罪，謂國土攝，方攝。有二犯罪，謂輕、重。有二犯罪，謂應出、不應出。有二犯罪，謂出家、入家。有二犯

罪，謂可懺、不可懺。有二犯罪，謂制、開。有二犯罪，起、不起。有二犯罪，謂終身、暫時。有二犯罪，謂壞、不壞。有二犯罪，謂輕、重。有二犯罪，謂有餘、無餘。
有二犯罪重，有餘、無餘。有二犯罪，謂偷羅遮、悔。白衣有二犯罪，懺悔，心悔。有二犯罪，謂有報、無報。有二犯罪，謂入眾、一人。有二犯罪，謂巧方便不犯罪、不巧方便犯罪。
有二慚愧，謂所望、無所望。有二僧斷事，謂作羯磨，不作羯磨。有二斷事，謂僧差、不差。
有二僧斷事，謂軟語、麁語。有二斷事，謂說者、聽者。有二斷事，謂時時說、非時非時說。有二僧斷事，分明、不分明；如是決斷、不決斷。有二斷事，有恩、無恩。有二斷事，謂有慧、無慧。有二斷事，謂羯羊惡口、非羯羊惡口。有二斷事，謂多聞、不多聞。有二斷事，謂利阿含、不利阿含。有二斷事，謂善解、不善解。有二斷事，謂如法、不如法；如是時、非時，知量、不知量。有二誹謗如來，謂非法說法、法說非法。有二犯罪，謂作、無作。有二調伏，謂擯、毀呰。有二誹謗如來，謂有信惡解、無信瞋恚；相違則白法。有二罪，謂惡戒、惡見。有二苦切，謂眾罰、私罰。有二驅出，謂罰、僧和合。有二別住，謂犯戒別住、外道別住。有二本日，謂罰、令戒具滿。
有二摩那埵，謂罰、調伏。有二掃地，謂罰、善心。有二清淨，謂作清淨、無作清淨。有二諍，比丘、比丘尼諍；比丘乃至沙彌尼亦如是。
有三犯罪，謂貪生、瞋生、癡生。有三身犯罪，謂貪生、瞋生、癡生。有三口犯罪，謂貪生、瞋生、癡生。有三非比尼，謂貪生、瞋生、癡生。有三比尼，謂貪比尼、瞋比尼、癡比尼。有三法攝一切罪，謂因緣、制、分別。有三羯磨攝一切羯磨，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有三羯磨，謂僧羯磨、闥賴吒羯磨、布薩羯磨。有三學，謂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復有三學，謂威儀、比尼、波羅提木叉。有三犯罪，謂身、口、意。有三諍，謂善、不善、無記。有三業，謂法、非法、似法。有三因緣僧破，謂聞、取籌、建立二部。有三應滅，謂犯罪、自言、自言犯罪。有三供養，謂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馱、上座、同梵行。有三受供養，謂如來、上座、同梵行。
有三應起迎，謂如來、上座、同梵行。有三人應禮、不禮犯罪，謂和上、阿闍梨、眾。別住法語者不禮三人無罪，謂不共住人、別住人、下座。有三使，謂僧使、私使、波羅提木叉使。復有三使，謂僧使、五部使、王使。復有三使，謂和上使、阿闍梨使、優婆塞

使。又復三使，謂和上使、阿闍梨使、上座使。有三自恣，謂請自恣、數數自恣、常自恣。
又復三自恣，謂與欲自恣、清淨自恣、心自恣。有三自恣，謂衣自恣、食自恣、藥自恣。
有三制，謂因緣起制罪、教誡制罪、攝受制罪。
有三羯磨，謂僧羯磨、施主羯磨、財物羯磨。有三建立，財利建立、人建立、界建立。
有四知，謂知犯、知不犯、知清淨、知不清淨。復有四種清淨，見清淨、懺悔清淨、教誡清淨、出罪清淨。復有四不止，貪不止、恚不止、癡不止、貪恚癡不止。復有四止，貪止、恚止、癡止、貪恚癡止。復有四眾，謂除鬚髮眾、穢濁眾、智慧眾、鬪諍眾。復有四因緣故世尊聽諸比丘服藥，緣事故、隨國土故、時故、人故。復有四種藥，謂不淨淨用、淨不淨用、不淨不淨用、淨淨用。
復有四事如來制伏弟子言，莫作、制伏、求罪、為法久住故。復有如來四境界，謂智境界、法境界、人境界、神足境界。此四境界中如來制戒，謂智、法、人、神足境界，如是制毘尼、制波羅提木叉、修多羅、阿毘曇。呪術究竟、毘尼、集毘尼、發露罪、憶念罪、譏嫌罪、國土罪。清淨與、清淨受、清淨說、清淨自恣。自恣人、自恣羯磨、與自恣、受自恣、說自恣、遮自恣。苦切羯磨、驅出羯磨、擯羯磨、懺悔羯磨。與受具足、不與受具足、得具足、不得具足。依止、與依止、說依止、受依止、依止清淨。非法羯磨、如法羯磨、似法羯磨。毘尼羯磨、非毘尼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可轉羯磨、不可轉羯磨。和上、阿闍梨、弟子、禮拜。同意、忍辱、懺悔、使懺悔、正順捨一切羯磨。如是等亦在是四境界時，謂智、法、人、神足境界時。
有五因緣受羯磨，謂自作羯磨、餘作羯磨、現前、隨喜、與欲出罪。復有五苦切事，謂我當此僧中說汝罪，餘僧中說汝罪，我當說汝某甲罪，我當牽汝至僧中，我當必定舉汝罪。如是種種呵責已去。
復有五法成就舉罪，謂真實不虛、時非不時、慈心非瞋恚、軟語非麁言、利益非不利益。復有五種，謂苦切、驅出、牽、懺悔、不見擯。
復有五種成就比丘不生優婆塞敬信，謂毀呰佛法僧、無威儀、不學比丘戒。餘亦如是。
復有五事，持律比丘受諍者，先當內觀五法，善思量已，然後受諍。何等五？我精進不？我不犯戒不？清淨不？多聞不？善解毘尼不？不與惡徒眾相染不？得伴不？如毘尼如佛所說不？如是思量已應受諍。

復有五，持律比丘不應僧中滅諍，謂恐怖惱他語、久重語、語不可眾意；與是相違應受諍。
復有五事，持律比丘不應僧中滅諍，謂受惡比丘語、受誤語、不三問惡比丘；與是相違應受諍。復有五事，持律比丘不應僧中滅諍，謂不解自語、不解他語、不樂他語、不樂自語、不多聞；與是相違應受諍。
復有五事，持律比丘不應受諍，謂不求請、專執、不善解諍事、不知諍、不知諍滅；與是相違應受諍。復有五事，持律比丘不應受諍，謂不求請上座、癡無解、不多聞、不知毘尼、無眷屬、不恭敬僧上中下座及闥賴吒。
復有五事，持律者能滅諍，謂上座或是中下座待請、不恭敬比丘能驅出、能齊整僧眾。
復有五事成就闥賴吒比丘應擯、應驅出、毀呰、令生憂惱制伏。何等五？謂若闥賴吒比丘持惡戒、犯戒邪見、不多聞、不知毘尼、無慚愧、無知眾為眷屬、助惡比丘眾。
復有五事，比丘應斷事，敬眾慈心軟語、知坐處能坐、斷事時知自坐處、當自為說法、若自不說當請能者為說、善說者應讚。
復有五事，比丘當行，謂心如掃篲、僧中心平等、不憍慢、不僧中說國土及諸惡語。
復次，如法僧中隨順、有罪應悔、無罪默然、莫與僧作異眾。
復有五種大賊，謂百人百眾圍遶，第一大賊。用四方僧物持與他，第二大賊。自言我是阿羅漢，第三大賊。如來所說甚深空義而言我說，第四大賊。比丘犯戒，不精進行惡法，膿血內流空形螯聲，非沙門自言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若將百眾二百乃至五百人圍遶，遊行城邑聚落，受諸供養，是第五大賊。
復有五種劫，謂強奪取、軟語取、苦切取、受寄取、施已還取。
復有五種不應開通，無慚愧、不軟語、不多聞、欲舉他罪、不求清淨。
復有五種不應施於中作福想，謂施女人、施鬪牛、施酒、施畫男子像、施伎樂聲。
復有五因緣不得至布薩前，謂王難、賊難、火難、水難、腹行虫難。復有比丘到白衣舍五種失念，謂不白入聚落、不看坐處坐、共女人屏處坐、無淨人為說法過五六語、不手按而坐。
復有五種過，謂見女人，見已共語；共語已親近，親近已起惡念；起惡念已於重戒中隨犯；不知犯前後戒；不樂修梵行。
復有五法成就，使弟子懺悔和上，謂不親近和上、無慚愧不念和上、共和上諍、不恭敬、不以法攝和上財攝和上。若懺悔者善，不

悔者隨事犯。與上相違應受悔，若不受隨事犯。阿闍梨近住弟子亦如是。
復有五種差別，佛差別、法僧差別、羯磨差別、道差別、相違不差別。復有五種差別，佛差別、和上差別、阿闍梨差別、羯磨差別、法差別。
復有五因緣摩觸身犯僧伽婆尸沙，謂人女、有婬心、修習、衣內、摩觸。
有六諍本，如增一中說。有六種使命，謂僧使、諸部使、和上阿闍梨使、上座使、王使。
復有六事，優婆塞不應作，謂壓油、猩猩、血染、沽酒、賣肉、賣刀杖。
復有六種自恣，謂比丘等自恣、比丘尼等自恣、二部僧自恣、食自恣、清淨自恣、自恣第六。
復有六種壞，謂自壞、他壞、戒壞、見壞、威儀壞、命壞；與上相違名六成。
復有六愛敬，謂身業慈、口業慈、意業慈、賢聖共戒、賢聖同見、如法所得衣鉢之餘施同梵行。
復有六種劫，五種如前說，劫法第六。
復有六法現前名得具戒，謂佛現前、法僧現前、和上阿闍梨現前、受戒人現前。
復有六種法，於法中難滿足，謂多欲、難滿、難養、不知足、不孝順、多疑、不求究竟；與上相違名易滿足。
有七財，謂信財、戒財、施財、聞財、慧財、慚財、愧財。
復有七力，謂信力、戒力、施力、慧力、慚力、愧力。
復有七法，謂色苦如實知、色習如實知、色滅如實知、色道如實知、色愛如實知、色過如實知、色離如實知；受想行識亦如是。
復有七方便，謂不淨觀、安般念、四念處、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
復有七寶，謂金輪寶、象寶、馬寶、女寶、摩尼寶、主藏寶、主兵寶。
復有七覺寶，謂念覺寶、擇法覺寶、精進覺寶、喜覺寶、猗覺寶、定覺寶、捨覺寶。
復有七滅諍法，謂現前毘尼、憶念毘尼、不癡毘尼、自言毘尼、覓罪毘尼、多覓毘尼、布草毘尼。
復有七種衣，謂旃衣、麻衣、紵衣、俱脂衣、俱捨耶衣、劫貝衣、芻麻衣。
復有七種退法，謂不敬佛法僧戒、放逸、不敬、禪定。

復有七種增進法、謂敬佛、敬法、敬僧、敬戒、不放逸、敬、禪定。
復有七種制伏，謂某處不應往、莫親近某人、莫依某處、莫至某聚落、莫行某道中、莫至某家、莫共某甲人語。
復有七種不信，如契經說。
復有持律比丘有七種功德，謂比丘所敬、比丘尼所敬、不隨順使隨順、持佛密藏、稱揚佛法、善解法相、善能教誡。以持律故，一切沙門婆羅門頂戴供養。復有七種持律，謂毘婆尸、式棄、毘濕婆、迦羅鳩孫陀、迦那迦牟尼、迦葉、釋迦牟尼。
有八種功德，謂界功德、事功德、依止功德、僧制功德、僧施功德、安居功德、施四方僧功德、第八指示功德。
復有八種捨迦絺那衣，如毘尼說。
復有八種屐不得著，謂草屐、芒屐、迦尼迦屐、縗屐、木屐、竹屐、葉屐、藤屐。
復有三十八法，如修多羅說。
問云何破僧？破僧有十四事，謂法非法，廣說如毘尼。非一比丘破僧，或乃至八人九人破僧。有二因緣僧破，謂說、同受籌。
復有八法無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沙，謂瞋忿恨不樂欲使成非比丘、欲滅已沙門法、自不清淨疑彼虛事、當觀彼人知法舉是罪必生鬪諍、相言成異眾別離非解脫因；與上相違應作。
復有八法滅貪瞋癡，謂八聖道，如修多羅廣說。
復有八垢，謂內垢、衣垢、財垢、食垢、淨垢、不淨垢、攝受垢、不攝受垢。
復有八法無根遮說戒，謂犯無根波羅夷，廣說如毘尼。
有九依，謂依佛、依法、依僧、依和上、依阿闍梨、依種族、依住處、依人、依具戒。
復有九法滅瞋恚，如脩多羅說。無學漏盡阿羅漢比丘，所作已辦、梵行已立者，不犯事，謂不隨欲、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故奪命、不偷盜、不婬、不故妄語。
殺生有十過，如脩多羅說。十不善業道，如脩多羅說。善業迹道亦如是。
復有十攝受，謂衣攝、食攝、臥具攝、藥攝、修多羅攝、阿毘曇攝、毘尼攝、犯罪攝、清淨攝、出罪攝；相違則非攝。持律比丘有十利，即此前功德。
復有十種障受具足，謂非人、不乞、不作白、減作羯磨、年不滿二十、害母、害父、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血；與是相違則非障。

復有十種障受具足，謂本犯戒、賊住、非男二根、越濟、本不和合、殺父母、阿羅漢、破僧、出佛血。
復有十種，謂王難、賊難、水難、火難、腹行虫難、人難、非人難、命難、梵行難。
復有十種毘尼，謂比丘毘尼、比丘尼毘尼、具毘尼、少分處毘尼、一切處毘尼、滅貪瞋癡毘尼、滅罪毘尼、滅諍毘尼。
復有十種具足出他罪得多功德，謂實不虛、時非不時、軟語非麁言、慈心非瞋恚、饒益非不饒益、精進、多聞、持戒、正念、智慧。
復有十法成就多得功德，謂意歡喜、尊重、脩敬、供養、讚歎無學、戒成就、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成就。
復有十法具足多生功德，謂無學正見，乃至解脫、解脫知見。
復有具足十法應與出家，廣說如增一。
復有十種利，謂衣利、法利、僧利、和上利、阿闍梨利、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利。
復有十種一味，謂學戒身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無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若有檀越為僧作房，後迴與一人，是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廣說如增一。
復有十利世尊制戒，謂攝僧故、極攝故、制伏高心人故、已調伏者攝受故、不信者生信故、已信者增進故、為法久住故、廣顯梵行故、遮今世惱漏故、後世漏不生故。
復有律師利，謂知有罪無罪、應修不修；知作不作、知淨不淨；心意常明了，四眾所供養，不從他受教誡。所以然者，以持律故、護最勝祕密藏故、內外一切沙門婆羅門頂戴供養故、利益多眾生故、種無量眾生善根故、法得久住故。復有十法，如來制波羅提木叉，如前說。
一切毘尼幾處所攝？略說三處攝，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
問：「百一羯磨，幾白羯磨？幾白二羯磨？幾白四羯磨？」答：「二十四白羯磨，四十七白二羯磨，三十白四羯磨。」
云何二十四白羯磨？謂威儀阿闍梨白羯磨、問遮道法白羯磨、布薩時白羯磨、布薩時一切僧犯罪白羯磨、布薩時一切僧疑罪白羯磨、欲自恣時白羯磨、自恣僧犯罪白羯磨、自恣一切僧疑罪白羯磨、自恣時僧中犯罪白羯磨、鬪諍時白羯磨、自恣時罪相未定白羯磨、安居時白羯磨、獨受死比丘衣白羯磨、分死比丘物白羯磨、捨迦絺那白羯磨、說麁罪白羯磨、尊者陀驃比丘分衣白羯磨、現前毀呰白羯

磨、默然惱他白羯磨、羯磨學家白羯磨、捨學家白羯磨、覆鉢白羯磨、仰鉢白羯磨。是為二十四白羯磨。
云何四十七白二羯磨？現前布薩白二羯磨、結大界白二羯磨、結衣界白二羯磨、結小界白二羯磨、狂癡白二羯磨、羯磨自恣人白二羯磨、分臥具白二羯磨、結淨地白二羯磨、迦絺那衣白二羯磨、受迦絺那白二羯磨、守迦絺那白二羯磨、懺悔白衣白二羯磨、略說十二種人白二羯磨、闥賴吒白二羯磨、毘由茶白二羯磨、滅諍白二羯磨、行法舍羅白二羯磨、乞房白二羯磨、大房白二羯磨、舉罪比丘白二羯磨、上座白二羯磨、捨鉢白二羯磨、令白衣不生信白二羯磨、教誡比丘尼人白二羯磨、新波梨卑白二羯磨、不禮拜白二羯磨、不共語白二羯磨、毀眾白二羯磨、畜杖白二羯磨、畜絡囊白二羯磨、五年得利白二羯磨、遮布薩白二羯磨、式叉摩那二歲學六法白二羯磨、本事白二羯磨、比丘尼生子共房宿白二羯磨、連房白二羯磨、三十九夜白二羯磨。是名四十七白二羯磨。
或有說者，一切所作羯磨，盡應用白二羯磨。復有說言，除受具足及阿浮訶那，餘一切盡應白二羯磨。
云何三十白四羯磨？謂受具戒白四羯磨、與外道四月別住白四羯磨、捨三種界白四羯磨、眾僧和合布薩白四羯磨、苦切白四羯磨、依止白四羯磨、驅出白四羯磨、不見擯白四羯磨、惡邪不除擯白四羯磨、別住白四羯磨、服日白四羯磨、摩那埵白四羯磨、服日白四羯磨、阿浮訶那白四羯磨、憶念毘尼白四羯磨、不癡白四羯磨、實覓白四羯磨、破僧白四羯磨、助破僧白四羯磨、遊行白四羯磨、隨愛隨瞋隨怖隨癡白四羯磨、惡口白四羯磨、惡邪白四羯磨、滅沙彌白四羯磨、比丘尼隨順擯比丘白四羯磨、比丘尼染污住白四羯磨、與學戒白四羯磨。是名三十白四羯磨。或有說一切羯磨皆應白四。
此百一羯磨，幾與欲？除結界，餘盡與欲。此百一羯磨，幾四人作？幾五人作？幾十人作？幾二十人作？幾四十人作？謂除自恣五人、受具戒十人、阿浮訶那二十人、比丘尼阿浮訶那二部僧四十人，餘一切四人作。
羯磨有何義？謂依事所作，故名羯磨。此說何義？所因事名事，隨說名羯磨。
苦切有何義？謂比丘鬪諍，作苦切羯磨。依止有何義？若比丘常犯戒，使依止，作羯磨。驅出有何義？若比丘污他家，作驅出羯磨。餘羯磨隨其義應當知。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七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八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優波離問波羅夷

優波離問佛言：「若比丘自呪術力藥力，自變作人女，共畜生作婬，得何罪？」佛言：「若自知我是比丘作不可事，犯波羅夷。不自知比丘想，偷羅遮。」
又問：「比丘自呪術力藥力，作畜生男，共人女作婬，得何罪？」「佛言，若自知比丘想作不可事，波羅夷。不自知比丘想，偷羅遮。」
又問：「二比丘呪術力藥力，作畜生身，共作婬，得何罪？」如前說。
「共何等女人作婬得波羅夷？」「若一切身可捉共作婬，犯波羅夷。不可捉，偷羅遮。」
問：「云何口中作婬，波羅夷？」答：「節過齒，波羅夷。」
問：「云何穀道作婬，波羅夷？」答：「過皮節入，波羅夷。」
問：「云何女根中作婬，波羅夷？」答：「過皮節入，波羅夷。」
問：「女身中破還合共作婬，得何罪？」答：「若入大小便，波羅夷。口中作婬，偷羅遮。」
問：「女人頭斷共作婬，得何罪？」答：「大小便處作婬，波羅夷。口中，偷羅遮。穿身分作孔作婬，偷羅遮。爛身作婬，偷羅遮。三瘡門爛壞作婬，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三瘡門一一處作婬，波羅夷。頗有一一處作婬不犯波羅夷耶？」答：「有。兩邊壞入，偷羅遮。屈入，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共活女瘡門不壞作婬，波羅夷。云何活女瘡門不壞？」答：「若兩邊等不壞，是名不壞。云何活女瘡門壞？若瘡門兩邊壞或爛墮。如生女，死女亦如是。如人女，非人女亦如是。共男子黃門作婬，亦如是。共畜生女男黃門作婬，亦如是。」
有比丘共熟猪母作婬，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獨在一房作婬得波羅夷耶？」答：「有。謂根長。」
問：「有比丘，女身中破合已作婬，得何罪耶？」答：「若合處際現，偷羅遮。合處不現，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女根截已作婬，得何罪？」答：「得偷羅遮。男根觸女根，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有間有間作婬，波羅夷。頗有比丘有間有間作婬不犯耶？」答：「有。多以衣裹皮囊竹筒作婬，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共女人作婬不犯波羅夷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犯突吉羅。」
問：「若比丘眠中共作婬，犯何罪？」答：「若知比丘想，波羅夷。若不知比丘想，偷羅遮。」
問：「若比丘二八十人中取分，得何罪？」答：「偷羅遮。彼作妄語，波夜提。若分物已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取重物離本處，波羅夷。頗有比丘取重物離本處不犯耶？」答：「有。謂輕物。」
問：「若商客語比丘言：『大德！汝等出家人不輸稅。為我度稅物。』得何罪？」答：「若許、未度，偷羅遮。若作方便，突吉羅。若商客未至稅處，示餘道，隨語去，偷羅遮。商客未至稅處，語比丘言：『與我度稅物。』若許、未度稅處，突吉羅。度稅處滿，偷羅遮。商客未至稅處，語比丘言：『與我度稅物，與汝半稅直。』比丘為度，滿，偷羅遮。商客語比丘：『與我度稅物，稅直都與汝。』比丘為度，滿，偷羅遮。」
商客到稅處語言：「與我度稅物。」比丘為度物，直五錢，波羅夷。
商客到稅界語比丘言：「與我度物，稅直半與汝。」比丘為度，滿，波羅夷。商客語比丘：「為我度稅物，稅直盡與汝。」比丘為度，滿，波羅夷。
問：「如佛所說，取重物離本處，波羅夷。頗有取重物離本處不犯波羅夷耶？」答：「有。商客以稅物盜著比丘鉢囊中、若衣囊針囊中，比丘不知度稅處，突吉羅。若比丘口中度稅物，滿，偷羅遮。若比丘度不可稱量物，波羅夷。度可稱量物，偷羅遮。不可稱量物，謂物少、價直不可量。若餘處度，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五種劫，謂偷取、軟語取、苦切取、寄取、偷法。此五種偷，何者犯波羅夷耶？」答：「除偷法，餘犯波羅夷取。佛舍利有主，若為自活偷，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增惡取，彼我俱無，偷羅遮。若為供養故，佛是我師，我應供養，滿五錢，突吉羅。」
問：「若比丘偷經物，得何罪？」答：「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為書經故取，不犯。若偷經，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讀誦書寫，不犯。」
問：「若人廟中物、支提物，若白衣家中莊嚴具，若比丘偷心取，得何罪耶？」答：「若有主守護，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取非人物廟等亦如是，滿，偷羅遮；不滿，突吉羅。」

問：「若比丘至白衣家語居士婦言：『居士！與我某甲物。』得已犯何罪耶？」答：「若物滿，偷羅遮；不滿，突吉羅。至居士所亦如是。」
問：「若闇夜中有衣，四比丘共偷取，得何罪？」答：「物未分，偷羅遮。分已，各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若人物著衣架上，比丘偷心取，得何罪？」答：「選擇時，偷羅遮。選擇已，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合架取，偷羅遮。物離架，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衣囊亦如是。」餘物隨其義應當知。
問：「為他偷，得何罪？」答：「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比丘取五錢，波羅夷。頗有比丘取五錢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迦梨仙賤。」
問：「頗有比丘偷衣不犯耶？」答：「有。衣減五錢。」
問：「如佛所說，比丘取重物移著處處，犯波羅夷。頗有比丘移重物著處處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共行弟子、近住弟子作偷意取和上阿闍梨物，轉上著下、轉下著上，偷羅遮。」
問：「比丘疑物，彼人物、非彼人物？實是彼人物，取得何罪？」答：「偷羅遮。非彼人物，亦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若取五錢，波羅夷。云何五錢？」答：「四迦呵那一迦梨仙，迦梨仙直二十錢，取五錢，波羅夷。」
未受具戒時作方便，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得，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已得，偷羅遮。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得，突吉羅。
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已離處，偷羅遮。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得，偷羅遮。
問：「若比丘盜寺舍地，幾事犯波羅夷？」答：「二事，鬪諍相言、鬪諍取，偷羅遮。得勝，波羅夷。相言，偷羅遮。若勝，滿，波羅夷。如寺舍地，田宅店肆亦如是。偷樹果、破倉，若一方便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多方便，一一方便滿，偷羅遮。弗于逮方便取，偷羅遮；滿，波羅夷。用此迦梨仙者不滿，偷羅遮。俱耶尼亦如是。鬱單越不犯，無攝受故。」
問：「或有比丘偷銅錢犯波羅夷耶？」答：「當計直，滿，犯波羅夷。」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取五錢，波羅夷。頗有比丘取減五錢犯波羅夷耶？」答：「有。若迦梨仙貴。」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取五錢，波羅夷。頗有取五錢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迦梨仙賤。」

問：「若比丘先作偷心欲取衣，取時已有想，得何罪？」答：「偷羅遮，後不犯。或前已有想，後作偷想，取架上衣，前不犯，後波羅夷。」
問：「如佛所說，若取五錢，波羅夷。頗有比丘取眾多錢不犯耶？」答：「有。若取大眾共物，偷羅遮。或多人共取，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偷木器滿，波羅夷。頗有比丘偷木器滿五錢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為他取。」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偷金鬘滿，波羅夷。頗有偷金鬘滿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取非人金鬘，偷羅遮。」
問：「若有比丘偷水，得何罪？」答：「當量水，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若有比丘偷坡塘水，得何罪？」「計功，水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取五錢，波羅夷。頗有比丘取百千迦梨仙不犯耶？」答：「有。自己想取、同意取、暫時取、語他取、無主想取、無盜心取。」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取五錢，波羅夷。頗有比丘取百千迦梨仙不犯耶？」答：「有。取四錢，數數取，一一偷羅遮。若比丘偷心取、自己想舉，前偷羅遮，後不犯。若自想取、偷心舉，前不犯，後心若滿五錢，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若人藏寶若似寶著地中，比丘取棄，犯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地寶涌出，比丘作己物取，得何罪？」答：「偷羅遮。若他物想取，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手印取，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取不用迦梨仙，得何罪？」答：「量價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比丘移重物著處處，波羅夷。頗有比丘移重物著處處不犯耶？」答：「有。一比丘擔著遠處，第二比丘移著處處，偷羅遮。」
問：「若比丘，居士衣同意取，得何罪？」答：「偷羅遮。若居士言：『我此衣與大德。』若比丘施意想受用，偷羅遮。若縗若華果亦如是。」
問：「若比丘變金作銅度稅處，得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比丘取寶取金銀，壞色已取，犯何罪？」答：「量價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若比丘受寄已不還取，得何罪？」答：「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若比丘取迦梨仙鑛，偷羅遮。
問：「若比丘舉他物，後不還，偷羅遮。事竟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比丘前決定不還，後離本處，無盜心，偷羅遮。若先離本處，後決定不還，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若取似迦梨仙，犯何罪？」答：「量價。」「若比丘偷陶器，得何罪？」答：「量其價。」「若減取五錢，犯何罪？」「犯偷羅遮。未受具戒作方便，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得，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已得，偷羅遮。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已得，偷羅遮。受具戒已作方便，受具戒已得，滿，波羅夷。」
問：「若比丘取象馬駱駝牛羊，犯何罪？」答：「若自為，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若憎嫉彼故，偷羅遮。殺取肉亦如是。若解放，使彼生惱，偷羅遮。」
問：「若比丘時作方便，轉根作比丘尼時離本處，得何罪？」答：「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比丘尼時作方便，轉根作比丘時離本處，滿，波羅夷；不滿，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比丘偷盜，波羅夷。頗有偷盜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犯突吉羅。」
問：「頗有未受具戒人偷犯波羅夷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頗有比丘變人作畜生殺，得何罪？自變作畜生殺人，得何罪？」答：「若自知我是比丘，波羅夷；不自知比丘，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殺母，犯波羅夷，得逆罪。頗有比丘殺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耶？」答：「有。若比丘殺愛慢母。」
若比丘欲殺餘人而殺母，偷羅遮。若比丘欲斫樹而斫母死，不犯。如母，父阿羅漢亦如是。
二人共坐，欲殺彼人而殺此人，偷羅遮。欲殺阿羅漢而殺非阿羅漢，偷羅遮，不得逆罪。欲殺非阿羅漢而殺阿羅漢，偷羅遮。作阿羅漢想殺而非阿羅漢，偷羅遮。
「若一女生子、一女取養後殺，何者得波羅夷？得逆罪耶？」答：「殺生母，得波羅夷并得逆罪。出家時問何者？問養母。畜生人想斷命，偷羅遮。人作畜生想殺，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墮胎，波羅夷。頗有比丘墮胎不犯耶？」答：「有。墮人懷畜生胎，偷羅遮。墮畜生懷人胎，波羅夷。」
問：「若比丘高處推母著下處，母死，波羅夷，得逆罪。頗有比丘高處推母著下處，母死，不犯耶？」答：「有。若已先墮死，後母

死，偷羅遮，不得逆罪。如殺母，父、阿羅漢亦如是。若先作殺母方便已而自殺，母先死，波羅夷，得逆罪。自先死、後母死、偷羅遮。殺父、阿羅漢亦如是。若比丘疑人非人而殺人，偷羅遮。若比丘疑母非母耶而殺母，偷羅遮，不得逆罪。如母，父、阿羅漢亦如是。」

問：「若比丘疑此人是、此人非，而是此人，殺，得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比丘見將賊殺去，賊於彼手中走去，諸人逐賊問比丘言：『大德！見賊去不？』答言：『見。』便作是念：『此是惡人。』有殺心示語處所，是人因是事死，波羅夷；不死，偷羅遮。無心說，彼人死，突吉羅。不死，亦突吉羅。眾多賊亦如是。」

問：「頗有比丘殺父母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耶？」答：「有。若父母得重病，扶起扶行，因是死，不得波羅夷、不得逆罪。」

問：「若比丘母非母想殺，犯偷羅遮。非母母想殺，偷羅遮。非人想殺，偷羅遮。」

問：「若比丘，人人想殺，犯波羅夷。頗有比丘人人想殺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自殺，偷羅遮。欲殺他而自殺，偷羅遮。」

問：「若比丘戲笑打父，因是死，犯何罪？」答：「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未受具戒時死，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死，突吉羅。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已死，偷羅遮。受具戒已作方便，受具戒已死，波羅夷。」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人人想殺，波羅夷。頗有比丘人人想殺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謂本犯戒人、賊住人、本不和合人、污染比丘尼人，犯突吉羅。」

問：「頗有未受具足人殺人，波羅夷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若比丘如是語：『我於四沙門果退。』犯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比丘言：『我得四沙門果。』得何罪？」答：「不得言得，波羅夷罪。」

問：「『我失阿羅漢果、阿那含果、斯陀含果。』得何罪耶？」

答：「不犯(退有二種：得退、未得退。今言失者，意在未得退，是故不犯)。實不得退言得退，波羅夷。實者，不犯。」

問：「若比丘言我是學人，得何罪耶？」答：「若言我學波羅提木叉，偷羅遮。若空無所有，言學聖法，波羅夷。學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亦如是。」

「若比丘言，我是最後生，犯何罪耶？」答：「若說過去法已滅，偷羅遮。若說實生盡，波羅夷。」

問：「若比丘作如是語：『我當說汝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而自說我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得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有比丘語白衣言：『誰語汝我是須陀洹，非斯陀含、非阿那含、非阿羅漢。』復作是語：『我非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波羅夷。」
問：「若比丘欲說須陀洹果，而說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犯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比丘言：『我耆梨山中得須陀洹果，七葉山中得斯陀含，竹林精舍得阿那含，耆闍崛山得阿羅漢。』犯何罪？」答：「若在彼處誦修多羅，我不作懈怠，偷羅遮。若故妄語，波羅夷。」
問：「若有比丘，人問得果不？答言得，而示手中果花葉。犯何罪耶？」答：「若意在花果，偷羅遮。若故說沙門果，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某甲家乞食比丘，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我非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得何罪耶？」答：「偷羅遮。」
問：「有比丘言：『受用某甲居士衣食臥具醫藥者，是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我亦受用，我非阿羅漢。』犯何罪？」答：「偷羅遮。」
問：「若比丘言：『某甲居士請眾多比丘，敷種種眾多褥，皆是須陀洹乃至是阿羅漢，無凡夫。我亦受請，亦為我敷座。』得何罪耶？」答：「偷羅遮。」
問：「若人問比丘：『大德！何處得衣食乃至湯藥？』比丘答言：『某甲居士請眾多比丘，語比丘言：「若是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者，受我四事供養隨意取。」我亦於中取，而我非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得何罪？」答：「偷羅遮。」
「若比丘言：『我不畏，不活畏，不畏大眾畏、死畏、惡道畏。』犯何罪？」答：「若因此身說此身過去變壞，偷羅遮。若故妄語說聖法，波羅夷。乃至惡道畏亦如是。」
問：「若比丘言：『我於一切結使繫縛煩惱解脫。』得何罪耶？」答：「若言於過去煩惱滅，偷羅遮。若故說結使繫縛解脫，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諸賢聖所知，我亦得。』得何罪？」答：「若言我得修多羅者，偷羅遮。若故說聖法，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修諸根力覺道。』得何罪耶？」答：「若誦得修多羅，偷羅遮。若故妄語修根力覺道，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當說須陀洹果，而我非須陀洹。』得何罪耶？」答：「偷羅遮。乃至阿羅漢亦如是。」

問：「若比丘言：『我入世俗禪，不得世俗智。』得何罪耶？」
答：「偷羅遮。」
問：「若比丘言：『我是世尊。』得何罪耶？」答：「若意在說法教誡，偷羅遮。若故妄語世尊，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佛。』得何罪耶？」答：「若言我覺惡不善法，偷羅遮。若故妄語，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毘婆尸佛弟子。』得何罪耶？」答：「歸依釋迦牟尼，便歸依七佛。若說宿命通，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得須陀洹不得？我非須陀洹。』得何罪耶？」
答：「偷羅遮。」
問：「若有比丘言：『我得果。』問言：『得何果。』示菴婆羅果、閻浮果波那娑果。得何罪耶？」答：「偷羅遮。若故妄語說沙門果，波羅夷。」
問：「若比丘自作書，某甲比丘得須陀洹果。得何罪耶？」答：「偷羅遮。乃至阿羅漢亦如是。」
問：「若比丘說過人法，不犯波羅夷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人，突吉羅。」
問：「頗有非受具戒人說過人法犯波羅夷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若比丘獨入房，得四波羅夷耶？」答：「有。先作偷盜方便、殺生方便，知我入房時阿羅漢，自根長。」
問四波羅夷竟。

問十三僧伽婆尸沙

問：「若比丘行時精出，得何罪？」答：「不犯。覺時方便、眠時精出，偷羅遮。覺時方便、覺時出，於中起想，僧伽婆尸沙。不異，偷羅遮。方便受樂出，偷羅遮。頓出，不犯。若握搦不出，偷羅遮。未受具戒時作方便，未受具戒時出，突吉羅。若未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出，偷羅遮。受具戒時作方便，受具戒時出，偷羅遮。如是應作九句。」
問：「若比丘犯僧殘罪已，不知時日，何處與別住耶？」答：「從初受戒日。」
問：「若比丘按摩受樂，偷羅遮。若比丘以手摩捉，偷羅遮。自出中受樂，偷羅遮。男根觸受樂，偷羅遮。出節中精，偷羅遮。空中動出，偷羅遮。行中動出，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出節中精，偷羅遮。云何節精？」答：「精離本處，在節作方便出，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比丘時犯、比丘時淨？非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耶？」答：「有。云何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若比丘犯不共僧伽婆尸沙，轉根作比丘尼得淨。云何非比丘時犯、比丘時淨？若比丘尼犯不共僧伽婆尸沙，轉根作比丘即得淨。云何比丘時犯、比丘時淨？比丘犯戒，如法懺悔。云何非比丘時犯、非比丘時淨？若比丘尼犯戒，如法懺悔。」
問：「頗有比丘眠時犯、覺時淨？覺時犯、眠時淨耶？」答：「有。云何眠時犯、覺時淨？若比丘眠時，舉著高床上，女人入宿，覺已知，如法懺悔。云何覺時犯、眠時淨？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阿浮呵那時聞白已眠，即眠中羯磨竟。」
問：「如世尊所說，若比丘故出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頗有比丘故出精不犯耶？」答：「有。前者。」
又問：「頗非前者故出精不犯耶？」答：「有。出他精，偷羅遮。」
又問：「頗有比丘故出精不犯耶？」答：「有。為他作境界。」
又問：「頗有比丘故出精不犯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突吉羅。」
問：「頗有未受具戒人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謂學戒。」
問：「如世尊所說，比丘摩觸女人，僧伽婆尸沙。頗有比丘摩觸不犯耶？」答：「有。若女人身根壞，偷羅遮。若病癬疥痒摩觸，偷羅遮。比丘身根壞等亦如是。俱身根壞等，突吉羅。若比丘疑為是女人非女人摩觸，偷羅遮。若染著餘女人、摩觸餘女人，偷羅遮。若摩觸齒爪毛，偷羅遮。摩觸骨，偷羅遮。女人來摩觸比丘齒爪毛，突吉羅。摩觸離身齒爪毛髮骨，突吉羅。爪齒毛髮骨爪齒毛髮骨摩觸，突吉羅。」
比丘比丘相摩觸，偷羅遮。比丘摩觸女黃門，偷羅遮。女黃門摩觸比丘，突吉羅。比丘摩觸男子，偷羅遮。若比丘摩觸女身時，比丘轉根作比丘尼，偷羅遮。比丘摩觸男子，男子轉根作女人，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摩觸男子時，比丘轉根作比丘尼，波羅夷。若比丘摩觸男子，俱轉根，偷羅遮。
若比丘尼摩觸男子，男子轉根作女人，偷羅遮。比丘尼摩觸男子，比丘尼轉根作比丘，偷羅遮。比丘尼摩觸女人，俱轉根，偷羅遮。比丘尼摩觸比丘，轉根作比丘，偷羅遮。比丘摩觸比丘尼，轉根作比丘尼，偷羅遮。為溫煖細軟故，不犯。比丘摩觸黃門二根不男，偷羅遮。摩觸入滅盡定比丘尼，偷羅遮。無污染心摩觸女人，突吉羅。母想、姊妹想、女想，不犯。本二，不染污心摩觸，突吉羅。若火中水中、師子虎狼、非人及餘諸難中捉出，不犯。

問：「若比丘於女人所麁語，僧伽婆尸沙。頗有麁語不犯耶？」答：「有。為他麁語，偷羅遮。遣書疏汝根斷、汝根惡、汝與我分、共我眠，皆犯偷羅遮。黃門二根邊麁惡語，偷羅遮。入滅盡定比丘尼所麁惡語，偷羅遮。讚歎己身亦如是。」

問：「若法有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耶？」答：「有。謂媒嫁受語去，偷羅遮。還報懺悔，何罪？謂僧伽婆尸沙。人男人女先以期，比丘言：『姊妹合耶。』突吉羅。自在不自在亦如是。云何自在？多有財有息、國王長者所信。云何不自在？無有財息、國王長者所不信持。不自在語至自在所，偷羅遮。若比丘言買女人，突吉羅。買某甲女人，偷羅遮。於買女人所媒嫁，偷羅遮。一女懷男、一女懷女，於中媒嫁，偷羅遮。若空媒嫁，偷羅遮。若比丘持去持來，僧伽婆尸沙。後去來，偷羅遮。媒嫁黃門二根，偷羅遮。若比丘狂人邊受語，至狂人所，偷羅遮。狂人邊受語，至非狂人所，偷羅遮。非狂人邊受語，至狂人所，偷羅遮。散亂人邊受語，至散亂人所，偷羅遮。散亂人所受語，至非散亂人所，偷羅遮。不散亂人所受語，至非散亂人所說已還報，僧伽婆尸沙。居士語比丘僧：『大德！能為我至某甲居士所言：「我有女姊妹與汝兒，汝有女姊妹與我兒。」』眾僧受語，語彼還報，一切僧得僧伽婆尸沙。若眾僧同意遣一比丘往語，彼還報，一切僧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以己意，僧不使語，彼還報，自得僧伽婆尸沙，眾僧不犯。媒嫁童女，偷羅遮。比丘受使已轉根，偷羅遮。

「還報轉根，偷羅遮。受語時轉根作比丘尼，還報，偷羅遮。未受具戒時受使，未受具戒時還報，突吉羅。未受具戒時受使，受具戒時報，突吉羅。未受具戒時受使，受具戒已還報，偷羅遮。受具戒時受使，具戒已報，偷羅遮。受具戒已受使，未受具戒時報，偷羅遮。受具戒已受使，受具戒時報，偷羅遮。」

問：「如佛所說，比丘媒嫁，僧伽婆尸沙。頗有比丘媒嫁不犯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突吉羅。」

問：「頗有非受具戒人媒嫁犯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謂學戒。媒嫁人男非人女，偷羅遮。人女非人男，偷羅遮。俱非人，偷羅遮。男女先已期，問比丘言：『見某甲女人不？』答言：『見。在某處所。』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行別住，即行別住竟耶？行摩那埵，即行摩那埵竟耶？」答：「有。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往詣僧所乞行摩那埵，僧與摩那埵。彼行摩那埵竟，復犯二僧伽婆尸沙，一一夜覆藏、二二夜覆藏。僧與別住，一夜覆藏別住竟、二夜者未竟，第三夜與摩那埵，行摩那埵竟。」

若比丘自乞作房，不從僧乞，僧伽婆尸沙。乞物作房，不作，偷羅遮。從僧乞已不作，偷羅遮。已作不成，偷羅遮。成他房自住，偷羅遮。未覆為覆，偷羅遮。作未成自殺，若自言：「我沙彌、黃門、二根。」廣說如捨戒，皆犯偷羅遮。大房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無根波羅夷謗，僧伽婆尸沙。頗有比丘無根波羅夷謗不犯耶？」答：「有。若手印遣使從他聞謗，皆偷羅遮。」

問：「若比丘自書言：『某甲比丘犯波羅夷。』得何罪？」答：「偷羅遮。若狂癡、散亂心、苦痛心、聾盲瘖瘂、眠、入正受，皆犯偷羅遮。何以故？不住自性心故。謗黃門，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無根波羅夷謗不犯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突吉羅。」「頗有比丘非具戒人謗，犯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若比丘自言：『我作非梵行。以無根教人謗比丘。』犯何罪？」答：「僧伽婆尸沙。展轉如輪。」

「如佛所說，若比丘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犯何罪？」答：「僧伽婆尸沙。手印遣信謗，皆偷羅遮。」

問：「若比丘尼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八事、覆藏麁罪、隨順擯比丘、摩觸身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謗式叉摩那，偷羅遮。謗沙彌沙彌尼，偷羅遮。比丘尼謗比丘，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偷羅遮。式叉摩那謗比丘、比丘尼，突吉羅。」

「如世尊所說，比丘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僧伽婆尸沙。無根逆罪謗比丘，得何罪？」答：「僧伽婆尸沙。又說犯僧伽婆尸沙，突吉羅。云何僧伽婆尸沙？謂以殺母父、阿羅漢謗，僧伽婆尸沙。破僧、出佛身血謗，突吉羅。如是說者。一切犯僧伽婆尸沙。何以故？一切無間罪非比丘故。除無間罪，以餘法謗，偷羅遮突吉羅。遣使手印展轉無根五逆謗，偷羅遮。比丘自作書，某甲比丘殺母父、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偷羅遮。」

問：「頗有比丘無根謗不犯耶？」答：「有。謂狂、散亂、重病、聾盲瘖瘂、眠、入定謗，皆偷羅遮。何以故？心不住自性故。」

問：「頗有比丘無根波羅夷謗不犯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突吉羅。比丘自言我殺母殺父謗，僧伽婆尸沙。乃至出佛身血謗，僧伽婆尸沙。展轉亦如是。比丘尼亦如是。比丘尼謗比丘亦如是。比丘謗式叉摩那乃至沙彌尼，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謗比丘、比丘尼，突吉羅。」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八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問：「若可信優婆夷語諸比丘：『我見某甲比丘犯四波羅夷。』得用是語治比丘不？」答：「得治。」
問：「若可信優婆夷語諸比丘：『我見某甲比丘身分中作婬。』用是語治不？」答言：「不得。」
問：「可信優婆夷語諸比丘：『某甲比丘共剎利女作婬。』用是語治比丘不？」答：「不得。」「何以故不用是語治耶？」答：「比丘不自言故。若二人共見者，當問二人。若二人語，同比丘自言，可用是語治。如剎利女，婆羅門女、毘舍女、首陀羅女亦如是。」
「若可信優婆夷語諸比丘：『我見某甲去時小便道作婬。』當用是語治不？」答：「若有二人當問，同者應治。口中亦如是。大便道作婬亦如是。」
若可信優婆夷言：「我見某甲比丘非時食怛鉢那。」應問是比丘。比丘言：「我食糖。」當用是語治。糖漿、蜜、酒亦如是。
若有比丘非時食糖，可信優婆夷言：「我見非時食肉。」亦應令是比丘自言已，用是語治。噉酥、噉食亦如是。
比丘齒外出不淨，可信優婆夷見已語諸比丘：「我見某甲比丘口中作婬。」亦應令是比丘自言，用是語治。髀中出精亦如是。大小便處亦如是。
二可信優婆夷共道行，見二比丘共道行，一優婆夷見一比丘出精，一優婆夷見一比丘摩觸身。亦應令是比丘自言，應用是語治二人。見眾多亦如是。坐臥亦如是。優婆夷了了見罪已，可用是語治。
可信優婆夷語諸比丘：「我見某甲比丘犯後四篇罪。」亦應令是比丘自言，用是語治。
又復優婆夷見比丘犯十三僧伽婆尸沙，亦應令是比丘自言，用是語治。後三篇亦如是。

問三十事

問：「若有比丘得少片衣，不受持，應捨不？」答：「不應捨。」「應受持不？」答：「不應受持。」「若比丘失尼薩耆衣，云何懺悔？」答：「尼薩耆悔。」
問：「如佛所說，過十夜衣，尼薩耆波夜提。頗有畜過十夜衣不犯耶？」答：「有。若比丘不淨物雜作衣，謂駱駝毛牛毛，犯突吉

羅。」「若比丘得衣已，五日中狂，至何時犯耶？」答：「得本心時。」
問：「如佛所說，過十夜衣，尼薩耆波夜提。頗有終身畜不犯耶？」答：「有。十夜內命終。或以不淨物雜，如前說。」「過十夜衣，一夜離宿耶？」答：「有。若比丘離衣宿，或頻日得衣。」
問：「得用眾僧衣受作三衣不？」答：「得受。」「若受持已，離宿應捨不？」答：「不得捨，唯作波夜提悔。」
問：「若比丘界內著衣出界外、界外著衣入界內，明相出，離衣宿不？」答：「離衣宿。衣著地，空中，明相出；空中著、衣在地，明相出；亦如是。奇界不離衣宿。」「無界處住，去衣遠近名離衣宿耶？」答：「隨眾僧籬牆大小。或坑塹，比丘於是內著衣，隨意明相出。學戒人三衣、比丘尼五衣、學戒尼五衣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畜一月衣。頗有畜過一月衣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不淨衣，如前說，過一月畜，突吉羅。畜減量衣過一月，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畜一月衣。何等衣？」答：「謂淨衣。云何淨衣？佛所不遮衣是。」
問：「如佛所說，若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染打，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打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已浣更使浣，突吉羅。手印、遣信、展轉使浣，皆突吉羅。使浣未應浣衣、使浣眾僧衣、尼薩耆衣、淨施衣、頻日衣，皆突吉羅。染打亦如是。」
問：「頗有比丘著淨衣入聚落，衣不離身，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入白衣舍，著衣大小行，泥土污，非親里比丘尼為除去，尼薩耆波夜提。使浣不淨衣，突吉羅。使比丘尼浣衣時，比丘尼轉根，突吉羅。染打亦如是。自轉根亦如是。使本犯戒比丘尼浣染打，突吉羅。使賊住、不共住、本不和合、污染比丘尼人浣，皆突吉羅。」
「如佛所說，若比丘非親里居士居士婦邊乞衣，尼薩耆波夜提。頗有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不犯耶？」答：「有。身動索得衣，突吉羅。從黃門乞衣，突吉羅。俱黃門，突吉羅。俱二根，突吉羅。本犯戒，突吉羅。本不和合、賊住、別住、污染比丘尼亦如是。非親里親里想乞，突吉羅。疑乞，突吉羅。親里非親里想乞，突吉羅。疑乞，突吉羅。遣使、手印、展轉乞，皆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乞，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乞，受具戒時得，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乞，受具戒已得，突吉羅。餘句亦如是。乞時比丘轉根作比丘尼，突吉羅。比丘尼乞時轉根作比丘，突吉羅。

「若為他作往索得，突吉羅。為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作，比丘往索得，突吉羅。為得多比丘作，一人索得，突吉羅。為二人作，索得，突吉羅。為比丘作，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索得。突吉羅。

「未受具戒時為作衣，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如是應廣說。黃門等亦如前說。

「為非人作衣，索得，突吉羅。為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餓鬼、鳩槃茶、毘舍遮、富單那作衣，往索得，皆突吉羅。本犯戒人亦如是。比丘尼等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四語五語六語默然索不得，尼薩耆波夜提。頗有過五六語索得不犯耶？」答：「有。從非人索，突吉羅。或人與衣直，著沙門、婆羅門所，過五六語索，突吉羅。非人衣直，著沙門婆羅門所亦如是。沙門婆羅門衣直，著非人所亦如是。本犯戒人乃至污染比丘尼人亦如是。」

「頗有未受具戒人過五六語索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學戒人。」

問：「如佛所說，新俱絺耶作敷具，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新俱絺耶作敷具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為他作，突吉羅。他作未成為成，突吉羅。若不淨物雜作，突吉羅。修伽陀衣等量作，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純淨黑羯羊毛作敷具，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純作不犯耶？」答：「有。如前說。未受具戒時作，未受具戒時成，突吉羅。未受具戒時作，受具戒時成，突吉羅。如是應作七句。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人作，皆突吉羅。」

「頗有未受具戒人作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減六年更作新敷具，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狂癡，不犯。為他作、他作未成為成、不淨雜淨雜淨，皆突吉羅。作方便已罷道，更出家已成，突吉羅。作時轉根作女人，復轉根作男子成，突吉羅。本犯戒人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突吉羅。」

問：「頗有未受具戒人作，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學戒。未受具戒人作方便，未受具戒時成，突吉羅。如是應作七句。」

空中持羊毛去，突吉羅。與化人持去，突吉羅。本犯戒人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皆突吉羅。「頗有非具戒人持去，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如佛所說，使非親里比丘尼擘羯羊毛，犯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擘羯羊毛不犯耶？」答：「有。已浣擘更使浣擘，突吉羅。遣使、手印、展轉使浣，皆突吉羅。使他浣，突吉羅。使浣僧物，突吉羅。使浣尼薩耆物，突吉羅。駱駝毛雜，突吉羅。牛毛鹿毛羖羊毛雜者使浣，突吉羅。染擘亦如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亦如是。」
問：「頗未受具戒人浣染擘，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自手取金銀、若使人取、若教人取，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自取、使人取、教人取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不中用碎者大團，突吉羅。斷壞，突吉羅。似金銀，突吉羅。國土所譏，突吉羅。未壞相，突吉羅。國土不譏，不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皆突吉羅。」
問：「頗有非具戒人取金銀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學戒人。」
問：「如佛所說，比丘以種種銀買物，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以種種銀買物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謂用似銀買物，突吉羅。非人、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餓鬼、毘舍遮、鳩槃茶、富單那買物、突吉羅。共親里、狂、散亂、苦痛乃至污染比丘尼人買，皆突吉羅。學戒人買，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買銀時轉根作比丘尼，突吉羅。比丘尼以銀買物，轉根作比丘，亦如是。未受具戒時買銀，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如是應作七句。」
種種販賣戒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畜長鉢過十夜，尼薩耆波夜提。頗有過十夜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本犯戒、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突吉羅。學戒人畜長鉢過十夜，尼薩耆波夜提。畜坏鉢，突吉羅。畜未熏鉢，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終身畜長鉢，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得鉢已十夜內命終。若比丘狂心、散亂心，過十夜，不犯。」
問：「頗有比丘久畜長鉢不犯耶？」答：「有。若比丘寄鉢未至，或為他畜。」
問：「頗有比丘一夜畜鉢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比丘轉根作比丘尼。」
問：「如佛所說，比丘尼一夜畜長鉢，尼薩耆波夜提。頗有十夜畜不犯耶？」答：「有。謂轉根作比丘，十夜畜，不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有鉢更乞，尼薩耆波夜提，是鉢應眾中捨。若有比丘乞得眾多鉢，盡應僧中捨不？」答：「不盡捨。應捨

一，餘者應與同意。」「一切鉢應行耶？」答：「不應。應行一。何者應行？意所貪樂者。二人共得一鉢，突吉羅。遣使手印乞，突吉羅。各相為乞，突吉羅。自物貿鉢，突吉羅。知足物貿鉢，突吉羅。從外道乞鉢，突吉羅。從沙門婆羅門乞，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比丘尼人乞，皆突吉羅。學戒人乞，尼薩耆波夜提。未受具戒時乞，未受具戒時得，突吉羅。如是應作七句。」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與比丘衣已還奪，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還奪衣不犯耶？」答：「有。謂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衣已還奪，突吉羅。奪本犯戒人、本不和合、賊住、污染比丘尼人，突吉羅。奪減量衣，突吉羅。施已轉根作比丘尼奪衣，突吉羅。受者轉根作比丘尼，奪衣，突吉羅。比丘尼與衣已轉根作比丘奪衣，突吉羅。受者轉根作比丘，奪衣，突吉羅。」

問：「若阿練若比丘怖畏處，三衣中一一衣著白衣家內，有因緣出界外，作意當還。還時諸難起，不得至衣所。離衣宿不？」答：「不離衣宿。」

問：「頗有比丘離六夜衣宿不犯尼薩耆耶？」答：「有。謂不淨衣，突吉羅。如是應作十句。若僧伽梨作羯磨已，離宿不犯。」

問：「如佛所說，餘一月在乞雨衣，半月中應作雨衣畜。頗有比丘減一月乞過半月畜不犯尼薩耆耶？」答：「有。謂不淨衣，突吉羅。乞減量雨衣，突吉羅。未至一月，二人共乞雨衣，突吉羅。」

問：「自恣已王作閏，得急施衣，當云何？」答：「隨數。安居月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急施衣不得作非時衣。」

問：「如佛所說，急施衣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頗有過十日不犯耶？」答：「有。若不淨衣，突吉羅。畜不淨縷織衣，突吉羅。畜減量衣，突吉羅。本犯戒畜急施衣過十夜，突吉羅。乃至污染比丘尼人過十夜，突吉羅。學戒人畜過十夜，尼薩耆波夜提。」

「如佛所說，施僧衣已，自迴向己，尼薩耆波夜提。頗有比丘迴向己不犯耶？」答：「有。謂父母衣施僧已迴向己，突吉羅。未至界內迴向己，突吉羅。施三人二人，迴向己亦如是。」

問：「若比丘非時受甘蔗，非時壓、非時漉、非時煮、非時受，得食不？」答：「不得。八種漿、五種脂亦如是。乳、油、肉等亦如是。」

問：「時藥、非時藥、七日藥、終身藥，不手受、不說受，得服不？」答：「不得。」「手受、不說受，得服不？」答：「不經宿，病者得服，不病不得服。」「即此藥共諸藥雜，得服不？」「不得服。」「時藥乃至共終身藥雜，非時得服不？」答：「不得服，時藥力故。七日藥七日服，過七日不得服。終身藥雜七日藥，

七日服。時藥時服，非時藥非時藥服。七日藥七日藥服，終身藥終身藥服，施合施應分別。」
三十事竟。
問：「若比丘作外道服式，捨戒不？」答：「不捨戒，犯偷羅遮。若人問：『汝是誰？』答：『是外道。』故妄語，波夜提。」
問：「若比丘作居士形，捨戒不？」答：「不捨戒，犯突吉羅。若人問：『汝是誰？』答：『是居士。』故妄語，波夜提。餘事隨其義說。」
比丘語比丘言：「汝剎利種出家，乃至首陀羅出家。汝是剃師。」故妄語，波夜提。
若比丘天眼舉他罪，突吉羅。天耳亦如是。若比丘唱言：「僧中有犯戒人。」故妄語，波夜提。「汝是缺戒人、漏戒人、羸戒人、污戒人。」故妄語，波夜提。教誡語，不犯。語婆羅門出家，比丘言：「汝是剃師。」突吉羅。問言：「汝是誰？」答言：「我是比丘尼。」故妄語，波夜提。
「問比丘言：『汝是誰耶？』答：『我是沙彌。』捨戒不？」答：「不捨戒。故妄語，波夜提。我是沙彌尼、白衣、外道、外道出家、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鳩槃茶等亦如是。更以餘事，隨其義應當知。」
問：「如佛所說，比丘毀呰語，波夜提。頗有毀呰語不犯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毀呰語，突吉羅。非人出家毀呰語，突吉羅。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毘舍闍、鳩槃茶等出家毀呰語，突吉羅。毀呰如是等出家人，突吉羅。毀呰狂人散亂心苦病人聾瘂，中國人毀呰邊地人，不解故，突吉羅。邊地人毀呰中國人，不解，突吉羅。手印遣使，突吉羅。比丘毀呰性住比丘，波夜提。比丘毀呰比丘尼，突吉羅。比丘毀呰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比丘尼毀呰比丘尼，波夜提。比丘尼毀呰比丘，突吉羅。比丘尼毀呰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式叉摩那毀呰比丘、比丘尼，突吉羅。沙彌毀呰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沙彌尼亦如是。」
比丘於性住比丘所行兩舌，波夜提。比丘尼於比丘所行兩舌，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所行兩舌，皆突吉羅。比丘於比丘尼所行兩舌，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所行兩舌，皆突吉羅。五眾如輪亦如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聾盲瘖瘂所行兩舌，皆突吉羅。本犯戒人行兩舌，突吉羅。本犯戒比丘尼乃至污染比丘、比丘尼行兩舌，突吉羅。聾盲瘖瘂人行兩舌，突吉羅。天、龍、夜叉乃至富單那出家作比丘，行兩舌，突吉羅；如是人所行兩舌，突吉羅。在地向空中人行兩舌，波夜提。在空中向地人行兩舌，波夜提。在界內

向界外人兩舌，波夜提。在界外向界內行兩舌，波夜提。中國人向邊地人行兩舌，不解，突吉羅。邊地人向中國人行兩舌，不解，突吉羅。學戒人向性住比丘行兩舌，波夜提。遣使手印兩舌，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僧如法和合滅諍已更發起，波夜提。頗有比丘發起不犯耶？」答：「有。謂本犯戒、本不和合乃至污染比丘尼人更發起，突吉羅。發起學戒諍，波夜提。本犯戒人等發起諍，突吉羅。比丘發起狂心散亂心苦病心諍，突吉羅。發起聾盲瘖瘂諍，突吉羅。發起非人出家諍犯，突吉羅。云何非人？天、龍、夜叉乃至富單那。中國人發起邊地人罪，不解故，突吉羅。邊地人發起亦如是。手印遣使展轉發，突吉羅。比丘語學戒人言：『汝非學戒人。』突吉羅。比丘發起比丘尼諍，突吉羅。發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諍，突吉羅。比丘尼發起比丘諍，突吉羅。發起式叉摩那乃至沙彌尼諍，突吉羅。式叉摩那發起沙彌、沙彌尼乃至比丘尼，展轉如輪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無淨人為女人說法。云何非淨人？」「若謂癡狂、邊地人、眠醉放逸、入定人，不解不聞故非淨人，以此等為淨人說法，突吉羅。手印遣使，突吉羅。女人淨、淨人不淨，為說法，突吉羅。女人不淨、淨人淨，為說法，突吉羅。無淨人為黃門說法，突吉羅。聾盲瘖瘂狂散亂心重病、天龍夜叉乃至富單那等為淨人，為女說法，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為女說法，突吉羅。學戒人無淨人為女說法，波夜提。」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共未受具戒人誦經，波夜提。頗有共未受具戒人誦不犯波夜提耶？」答：「有。共畜生誦，突吉羅。狂心散亂心重病人、天龍夜叉乃至富單那等比丘共誦，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共誦，突吉羅。學戒人共誦，波夜提。共聾盲瘖瘂人誦，突吉羅。比丘共比丘誦，突吉羅。比丘共比丘尼乃至共沙彌尼誦，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比丘未受具戒人前說麁惡罪，波夜提。頗有說麁惡罪不犯耶？」答：「有。未受具戒人前自說己麁惡罪，突吉羅。比丘尼前說，突吉羅。式叉摩那乃至沙彌尼前說麁惡罪，突吉羅。比丘未受具戒人前說比丘尼麁惡罪，突吉羅。比丘尼乃至沙彌尼作句亦如是。天龍等出家作比丘，說己麁惡罪，突吉羅。天龍等出家，說比丘麁罪，亦如是。說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罪，突吉羅。彼人等出家，說比丘麁罪，突吉羅。說學戒人麁罪，突吉羅。在地向未受具戒人說空中比丘麁罪，波夜提。在空中說地人麁罪亦

如是。界內界外亦如是。中國人向邊地人、邊地人向中國人說，不解，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向未受具戒人說實過人法，波夜提。頗有比丘向未受具戒人說不犯耶？」答：「有。謂向天龍乃至富單那等說，突吉羅。向狂心散亂心重病人聾盲瘖瘂乃至污染比丘尼說實過人法，突吉羅。中國人向邊地人說、邊地人向中國人說，不解，突吉羅。手印遣使，皆突吉羅。比丘漏盡，未受具戒人問漏盡不？手中捉果核，彼言：『得是。』不犯。如是隨其義說。」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僧施他物，迴與餘人，波夜提。頗有比丘迴向不犯耶？」答：「有。比丘尼僧物，迴向與他，突吉羅。非人出家物，比丘迴向與他，突吉羅。非人迴向比丘，乃至沙彌尼物，突吉羅。非人者，天龍乃至富單那等。狂心散亂心重病人等物迴向他，突吉羅。本犯戒人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物迴向他，突吉羅。彼亦如是。非學戒人迴向他物，波夜提。中國人迴向邊地人物、邊地人迴向中國人物亦如是。」
若比丘以沙土覆生草，突吉羅。若比丘打熟果落，突吉羅；打生果落，波夜提。手印遣使斫樹，突吉羅。比丘折樹枝，波夜提。學戒人打熟果落，突吉羅；生果落，波夜提。比丘以神力折樹枝，突吉羅。手作相使折，突吉羅。比丘言：「汝某甲來折，如是如是。」突吉羅。若比丘以煖湯澆草，草死，波夜提；不死，突吉羅。若比丘殺五種種，五波夜提。以風吹日曝五種子，五突吉羅。火炙五種種，不死，五突吉羅；死，五波夜提。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殺，突吉羅。水漬、火燒、舂擣，皆突吉羅。學戒人殺草木，波夜提；斷鬚，突吉羅；擲物殺草木，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嫌罵，波夜提。頗有比丘嫌罵不犯耶？」答：「有。謂非人出家嫌罵性住比丘，突吉羅。性住比丘嫌罵非人出家，突吉羅。非人者，天龍乃至富單那等。」
「頗有比丘罵人比丘，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罵他，突吉羅。比丘罵聾盲瘖瘂狂癡散亂心重病人，突吉羅。聾盲等罵性住比丘，突吉羅。學戒人嫌罵，波夜提。中國人罵邊地人、邊地人罵中國人，不解，波夜提。獨非獨想、非獨獨想、獨獨想罵，突吉羅。罵性住比丘，不聞，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比丘惱他，波夜提。頗有惱他不犯耶？」答：「有。除罪事，以餘事惱比丘，突吉羅。狂心散亂心重病聾盲瘖瘂等惱他，皆突吉羅。非人出家惱他，突吉羅。非人者，乃至富單那。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惱他，突吉羅。惱如是人，突吉羅。學

戒惱他，波夜提。中國人惱邊地人、邊地人惱中國人，突吉羅。除比丘，惱餘人，突吉羅。遣使手印惱他，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比丘用僧臥具，露地自敷使人敷，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頗有比丘不自舉不使人舉不犯波夜提耶？」答：「有。不淨者，不自舉不使舉，突吉羅。駱駝毛牛毛、羖羊毛鹿毛雜作，不自舉不使舉，突吉羅。臥具量乃至長八指若過，坐臥已，不自舉不使舉，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寺舍中比丘敷臥具不自舉不使舉，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等，至比丘寺中亦如是。比丘敷白衣臥具，不舉，突吉羅。敷自臥具，不舉，突吉羅。比丘比丘尼寺中敷臥具，去時不舉，突吉羅。如是異沙門婆羅門寺中敷臥具，不舉，突吉羅。」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九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十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比丘房舍中敷草若樹葉，去時不自舉不使舉，波夜提。頗有不自舉不使舉不犯耶？」答：「有。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房中敷，不自舉不使舉，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至比丘房中亦如是。比丘尼寺房中亦如是。外道房中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知僧寺中先有比丘，往到彼逼坐令惱，波夜提。頗有比丘逼坐不犯耶？」答：「有。逼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突吉羅。本犯戒等惱性住比丘，突吉羅。非人出家逼惱性住比丘，突吉羅。性住比丘逼惱非人等出家，突吉羅。比丘，比丘尼寺中逼惱比丘比丘尼，突吉羅。除如來弟子僧房舍內，餘寺內逼惱，突吉羅。私房逼惱，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比丘瞋恚，寺內自挽出使人挽出，波夜提。頗有自挽出使人挽出不犯耶？」答：「有。謂挽出非人作比丘乃至污染比丘尼，突吉羅。乃至污染比丘尼比丘挽出性住比丘，突吉羅。狂心散亂心聾盲瘖瘂挽出比丘，突吉羅。性住比丘挽出彼人，波夜提。挽出惡比丘衣鉢，突吉羅。比丘尼僧中挽出比丘比丘尼，突吉羅。除如來弟子寺舍，餘寺舍中挽出，突吉羅。」

比丘有虫水澆草土瞿摩耶，波夜提。土草中有虫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比丘僧重閣上尖腳床上坐臥，波夜提。頗有比丘坐尖腳床上不犯耶？」答：「有。謂非人出家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坐臥，突吉羅。學戒人坐臥，波夜提。聾盲瘖瘂，突吉羅。」「頗有比丘坐臥尖腳床不犯耶？」答：「有。癡狂散亂心重病，不犯。自重閣上坐尖腳床，突吉羅。閣下坐尖腳床，不犯。除如來寺舍，餘寺舍坐尖腳床，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過二三覆不犯耶？」答：「有。謂用草覆、板覆不犯。」

問：「如佛所說，僧不差，教誡比丘尼，波夜提。頗有不差教誡不犯耶？」答：「有。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不差，教誡，突吉羅。僧不差，教誡本犯戒比丘尼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突吉羅。學戒人，僧不差，教誡，波夜提。聾盲瘖瘂，教誡，突吉羅。僧不差，教誡聾盲瘖瘂比丘尼，突吉羅。教誡狂癡乃至重病比丘尼，突吉羅。非人出家比丘教誡比丘尼，突吉羅。教誡非人出家比丘尼，突吉羅。非人者，如前說。

「若比丘尼邊地人、比丘中國人，教誡不解，突吉羅。比丘邊地人、比丘尼中國人，教誡不解，突吉羅。遣使手印教戒，突吉羅。日沒教誡，廣說亦如是。有五德成就，應差教誡。」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言：『諸比丘為利養故教誡比丘尼。』波夜提。頗有比丘作是語不犯耶？」答：「有。謂語非人出家作比丘、語性住比丘，突吉羅。語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突吉羅。彼語性住比丘，亦突吉羅。語聾盲瘖瘂，突吉羅。彼語性住比丘亦如是。語癡狂乃至重病，突吉羅。彼語性住比丘，不犯。學戒語，波夜提。中國人語邊地人、邊地人語中國人，不解，突吉羅。遣使手印，突吉羅。受法語不受法，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波夜提。頗有為作不犯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為作衣，突吉羅。為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作衣，突吉羅。比丘聾瘂、比丘尼聾瘂亦如是。狂癡乃至重病為作衣，不犯。學戒人為作衣，波夜提。非人出家為非親里比丘尼作衣，突吉羅。為非人出家比丘尼作衣，突吉羅。非人者，如前說。受法比丘為不受法比丘尼作衣，突吉羅。相違亦如是。與衣戒亦如是廣說。」

問：「如佛所說，若有比丘共比丘尼道行，除因緣，波夜提。頗有比丘共道行不犯耶？」答：「有。非人出家作比丘共道行，突吉羅；共非人比丘尼亦如是。非人者，如前說。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共道行，突吉羅。共本犯戒比丘尼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共道行，突吉羅。共狂癡乃至重病比丘尼共道行，突吉羅。比丘狂癡乃至重病共行，不犯。比丘聾盲瘖瘂共道行，突吉羅；比丘尼聾盲亦如是。受法比丘共不受法比丘尼共道行，突吉羅；相違亦如是。學戒人共道行，波夜提。共黃門比丘尼道行，突吉羅。乘船戒亦如是應廣說。」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共女人屏處坐，犯波夜提。頗有共坐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突吉羅。比丘狂癡乃至重病共屏處坐，不犯。聾盲瘖瘂及非人等出家共屏處坐，突吉羅。非人者，如前說。共天女坐，突吉羅；乃至富單那女坐亦如是。共黃門二根童女屏處坐，突吉羅。比丘共聾盲瘖瘂乃至狂癡重病屏處坐，皆突吉羅。學戒共女人屏處坐，波夜提。共比丘尼屏處坐戒亦如是，除童女。」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比丘尼讚嘆得食，波夜提。頗有比丘得讚嘆食不犯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得食食，突吉羅。比丘狂癡乃至重病得食食，不犯。聾盲人得食食，突吉羅。學戒人得食食，波夜提。非人出家得食食，突吉羅。非人出家作比丘尼，比丘於彼得食食，突吉羅。知為他作得食食，突吉羅；

不知不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所讚嘆得食食，突吉羅。受法不受法展轉，亦突吉羅。遣使手印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比丘處處食，除因緣，波夜提。頗有比丘二處受請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先受無衣請食，後受有衣請食，不犯。二處有衣食受請食，不犯。一得衣一覓衣受請食，不犯。語比丘言：『就此食。當為汝覓衣食食。』不犯。語比丘：『此間食，餘處隨意食食。』不犯。除五種食，隨意食餘食。不犯。」
問：「頗有比丘二處受無衣食不犯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受二請，突吉羅。聾盲瘖瘂乃至非人出家受一請，突吉羅。狂癡乃至重病，不犯。」
問：「如佛所說，一宿處無病比丘聽一食，過一食，波夜提。頗有比丘過一食不犯耶？」答：「有。謂非人宿處無病再食，不犯。非人者，如前說。比丘作宿處過一食，不犯。餘沙門婆羅門食處過一食，突吉羅。親里食處再食，不犯。黃門二根乃至聾盲瘖瘂食處再食，突吉羅。癡狂乃至重病再食，不犯。學戒再食，波夜提。」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入白衣舍乞食，諸信向婆羅門居士自恣與眾多餅食，比丘應取二三鉢，過取波夜提。頗有過取不犯耶？」答：「有。謂天、龍、夜叉、外道家過取，突吉羅。在彼坐食，不犯。取二三鉢已更乞，突吉羅。受法比丘到不受法比丘檀越家，取過二三鉢，突吉羅；相違亦如是。乃至非人出家亦如是。本犯戒四人等亦如是。聾盲等亦如是。學戒人過取，波夜提。」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食已自恣，不受殘食法更食，波夜提。頗有比丘更食不犯耶？」答：「有。謂病食不足，酥蜜亦如是。食不淨食已自恣，受殘食法不成受食者，波夜提。不淨食者，謂五正食。」
問：「頗有比丘食已自恣，更受殘食法，食中數數自恣，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突吉羅。學戒人食中數數自恣食，波夜提。」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別眾食，波夜提。頗有比丘別眾食，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謂六種因緣，一一因緣食者，不犯。除五正食，食餘食不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非時食，波夜提。頗有比丘非時食不犯耶？」答：「有。三方用閻浮提時食，不犯。」
問：「弗于逮、俱耶尼宿食，得食不？」答：「不得食。」「欝單越宿食，得食不？」答：「得食。」
問：「幾種宿食比丘不得食？」答：「三種。謂僧、比丘、學戒。四種宿食得食，謂比丘尼、式叉摩那、學戒比丘尼、沙彌。沙彌

尼、比丘尼亦如是。」
問：「若鉢極膩，用瞿摩耶土屑極用意三洗，膩故不去，得食不？」答：「得食。何以故？非食膩故。」
問：「若比丘捉酥油瓶，應棄不？得食不？」答：「或得或不得。二種人：有慚、無慚。無慚者捉得食，有慚者誤捉得食。」「若比丘取食欲與沙彌，沙彌與比丘，得食不？」答：「得食。」「沙彌不與，得索不？」答：「不得索。」「比丘舉沙彌食與沙彌，沙彌與比丘，得食不？」答：「得食。」「鹹水應受不？」答：「更著鹽應受，不著不須受。濁水見面不須受，不見面應受。」「受法學戒人與不受法比丘食，得食不？」答：「不得食。」「不受法學戒得與受法比丘食不？」答：「不得食。」「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食得食不？」答：「不得。相違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無病索美食，波夜提。頗有比丘索美食不犯耶？」答：「有。從親里索，不犯。若比丘飲虫水，隨飲殺虫，隨得爾所波夜提。」
問：「頗有比丘食家中坐食犯邊罪耶？」答：「有。食欲食，犯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知食家中強坐，不犯波夜提耶？」答：「有。天龍家坐，突吉羅。乃至富單那等家中亦如是。童女、黃門、二根、壞根，皆突吉羅。三種人不犯，聾盲等五種人及非人出家亦如是。立亦如是，除請食，不犯。」
「如佛所說，若比丘，裸形外道女自手與食，波夜提。頗有自手與食不犯耶？」答：「有。與宿食，犯突吉羅。使他與，突吉羅。欲教化與，不犯。與親里，突吉羅。放地與，突吉羅。作分已著地，語言：『隨意食。』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往看軍，波夜提。頗有比丘觀軍不犯耶？」答：「有。若捉得多賊，比丘為厭故往看，不犯。看天龍乃至富單那軍，突吉羅。過再宿或看鬪戰戒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瞋恚打比丘，波夜提。頗有比丘打不犯耶？」答：「有。打本犯戒等四種人、聾盲等，突吉羅。彼打性住比丘亦如是。打天龍亦如是，天龍等出家打比丘亦如是。性住比丘打彼比丘亦如是。」「頗有比丘打比丘得百千罪耶？」答：「有。若比丘大眾中瞋恚，手把沙豆等擲諸比丘，隨所著，隨得爾所波夜提。不著者，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知麁罪覆藏，波夜提。頗有覆藏不犯耶？」答：「有。覆藏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麁罪，突吉羅。彼五種人覆藏比丘麁罪亦如是。學戒人覆藏麁罪，波夜提。覆藏非人出家麁罪、聾盲等麁罪，突吉羅。彼覆藏比丘麁罪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語比丘：『汝來當與汝多美食。』彼作是言：『汝去。』是事應廣說。頗有比丘作是語不犯波夜提耶？」答：「有。遣本犯戒等五種人、非人出家等遣還，突吉羅；彼等遣還亦如是。聾盲等亦如是。中國人遣邊地人、邊地人遣中國人亦如是。遣使手印亦如是。及餘沙門婆羅門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無病露地然火，波夜提。頗有比丘露地然火不犯耶？」答：「有。本犯戒人乃至污染比丘尼，突吉羅。非人等出家然火，突吉羅。三種人等然火，不犯。聾盲等然火，突吉羅。中國人為邊地人、邊地人為中國人然火，突吉羅。遣使手印然火，突吉羅。燒酥油石蜜等，突吉羅。諸賊、天龍乃至富單那等使然火，不犯。為眾僧、為性住比丘然火，不犯。」

問：「如佛所說，比丘共未受具戒人過二夜宿，波夜提。頗有比丘過二夜宿不犯耶？」答：「有。共黃門、二根過二夜宿，突吉羅。共化人過二夜宿，突吉羅。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人，共未受具戒人宿過二夜，突吉羅。比丘聾盲瘖瘂共未受具戒人宿過二夜，突吉羅。非人出家作比丘，性住比丘共宿過二夜，突吉羅；相違亦如是。非人，如前說。學戒人共未受具戒人宿過二夜，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如法僧事與欲竟，後言不與，波夜提。頗有與已後言不與不犯耶？」答：「有。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欲已，後言不與，突吉羅；相違亦如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聾盲瘖瘂及非人出家等作比丘，與欲已，後言不與，皆突吉羅。學戒人與欲已，後言不與，波夜提。」

若比丘於擯比丘邊出罪共法食，波夜提。於狂癡乃至重病比丘所出罪，突吉羅。

「若有沙彌作是語：『我知如來法。』是事應廣說。諸比丘與作滅羯磨，後沙彌懺悔已，應捨不？」答：「應捨。」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得新衣，應三種壞色。不壞色，波夜提。頗有比丘不壞色不犯耶？」答：「有。謂不淨衣。」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自取寶，波夜提。頗有比丘自取寶犯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謂取女寶、似女寶，犯僧伽婆尸沙。盜心取，波羅夷。取輪寶、摩尼寶，突吉羅。捉象寶、馬寶，不犯。非人金銀坐臥具得坐臥，器得用食。」

問：「如佛所說，半月應浴。半月內浴，波夜提。頗有比丘減半月內浴不犯耶？」答：「有。若被雨所漬因緣等，不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夜提。頗有故奪畜生命不犯耶？」答：「有。狂癡乃至重病，不犯。本犯戒人乃至非人出家，故奪畜生命，突吉羅。學戒人故奪命，波夜提。沙彌故奪命，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故令他比丘疑悔，波夜提。頗有比丘故令他疑悔不犯耶？」答：「有。除受具足戒，以餘事令疑悔，突吉羅。本犯戒人令性住比丘疑悔，突吉羅。乃至遣使手印，突吉羅。中國人令邊地人、邊地人令中國人疑悔，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指挃，波夜提。頗有比丘指挃不犯耶？」答：「有。若比丘身根壞挃，突吉羅。以水涕身根，突吉羅。俱身根壞挃，突吉羅。挃未受具戒人，突吉羅。本犯戒等挃比丘，突吉羅；相違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水中戲，波夜提。頗有比丘水中戲不犯耶？」答：「有。本犯戒人乃至非人等出家，水中戲，突吉羅。除水，餘事戲，突吉羅。學戒人戲，波夜提。戲有五種，戲、笑、樂、掉、沒。」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共女人宿，波夜提。云何女人？」答：「身可捉者，共天女宿，突吉羅。龍女、畜生女等共宿，突吉羅。若比丘草林樹林竹林樹孔中共女人宿，突吉羅。學戒人共女人宿，波夜提。本犯戒人共女人宿，突吉羅。天女、緊那羅女、鬼女等共宿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恐怖比丘，波夜提。頗有比丘恐怖比丘不犯耶？」答：「有。恐怖非人出家比丘，突吉羅。非人出家恐怖比丘，突吉羅。中國人怖邊地人、邊地人怖中國人，突吉羅。遣使手印怖，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藏比丘衣鉢等，波夜提。頗有比丘藏衣鉢等物不犯耶？」答：「有。藏非人出家衣鉢等物，突吉羅；相違亦如是。遣使手印藏亦如是。藏尼薩耆衣鉢，突吉羅。藏癡狂乃至重病人衣鉢等物，突吉羅。受法比丘藏不受法比丘衣鉢等物，突吉羅。藏諸餘沙門婆羅門衣物等，突吉羅。」
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衣已，不語輒用，突吉羅；相違亦如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非人，乃至富單那等出家，與衣已，不語輒用，突吉羅。學戒與比丘衣已輒用，波夜提。性住比丘與彼衣已，不語輒用，突吉羅。
問：「幾種人受持衣？」答：「五種人淨施七種人。」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以無根僧殘罪謗比丘，波夜提。頗有謗不犯耶？」答：「有。謗非人出家、非人出家謗比丘，皆突吉羅。學戒人謗，波夜提。謗學戒人，突吉羅。謗癡狂乃至中國人，中國人謗邊地人、邊地人謗中國人，皆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無男子共女人道行，波夜提。頗有比丘共女人道行不犯耶？」答：「有。共化女道行，突吉羅。天女乃至富單那女共道行，突吉羅。非人等出家，共女人道行，突吉羅。非人

者，如前說。本犯戒乃至聾盲瘖瘂等，共女人道行，突吉羅。共童女、黃門、三根道行，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共賊道行，波夜提。頗有共賊道行不犯耶？」答：「有。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聾盲瘖瘂，乃至非人等，賊共道行，突吉羅。非人出家，共賊道行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不滿二十年人與受具戒，波夜提。頗有與不滿二十年人受具戒不犯耶？」答：「有。不滿二十年作滿想，與受具足戒，共食共住，不犯。」「共彼人？幾時住？」答：「乃至未決定時。決定知已，應不令在比丘地，應更與受具戒。若不與受具戒，經三布薩、若白四羯磨，是名賊住，應滅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自手掘地使人掘，波夜提。掘何等地？」「若不燒不壞地。掘燒壞地，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過四月受請，波夜提。頗有過四月受不犯耶？」答：「有。受四月請，四事中一一請已，於中索餘，突吉羅。過四月已，餘事請、索餘事，波夜提。安居中請食，更索食，突吉羅。病索，不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是中應學、應廣說。頗有比丘作是語不犯耶？」答：「有。若使學非法，不學，不犯。受法比丘使不受法比丘學五法，不學，不犯。不受法比丘語受法比丘學是法，我不學，突吉羅。語非人出家，乃至中國語邊地、邊地語中國，突吉羅。學戒人語，波夜提。」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諸比丘鬪諍，默然屏處聽，波夜提。頗有比丘屏處聽不犯耶？」答：「有。聽比丘尼鬪諍，突吉羅。乃至聽沙彌尼鬪諍亦如是。比丘尼亦如是。本犯戒乃至污染比丘尼聽鬪諍，突吉羅。學戒聽，波夜提。」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僧斷事時默然起去，波夜提。頗有默然起去不犯耶？」答：「有。若比丘未作白，起至大小行處，還語已去，不犯。去時不捨聞處，不犯。」
問：「如佛所說，若比丘不恭敬上座，波夜提。頗有比丘語上座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上座斷事時中間說非法事，年少比丘說法於中語，不犯；相違亦如是。」
問：「米苦酒澄清無膩，非時得飲不？」答：「不得飲。」
問：「根漿華莖果漿，非時得飲不？」答：「得。得幾時飲？乃至未捨自性得飲，過時不得飲。」
問：「幾處不白入聚落不犯耶？」答：「三處，謂阿練若處、聚落中、神足空中行，不白入，不犯。伴不解性住比丘語，不白入聚落，不犯。在地白空中入，不犯；相違亦如是。界內界外白入，不

犯。有比丘，不白入，波夜提。不白非人出家入，不犯。乃至污染比丘尼及餘沙門婆羅門等不白入，不犯。」
問：「頗有比丘受請已，食前食後不白去，至二三家，不犯耶？」
答：「有。若有衣食請去，不犯。非五種食，不犯。」
問：「若比丘夜未曉未藏寶至城門，突吉羅。至四天王夜叉等城門，突吉羅。」
「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言：『我始知是戒。』不犯耶？」答：「有。謂不共戒。共戒者，波夜提。比丘尼亦如是。」
「若比丘以角牙齒骨作針房，波夜提。頗有作不犯耶？」「為他作，突吉羅。他作與，不犯。」
問：「頗有過修伽陀八指作床脚不犯波夜提耶？」答：「有。若用牙、摩尼作，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若眾僧坐床臥床，自以兜羅絮縫著床解去，波夜提悔。頗有不解去不犯耶？」答：「有。若以餘物作，突吉羅。雨衣戒、覆瘡衣戒、尼師檀戒、佛衣等量戒，不淨亦如是。」
問波夜提竟。

問波羅提提舍尼事

白衣舍，從三種人邊受食，突吉羅，謂賊住人、本犯戒人、本不和合人。比丘在空中受食，比丘在界內從界外比丘尼邊受食，不犯。從親里受食，不犯。非親里同意受，不犯。遣使手印受，不犯。
若比丘入白衣家乞食，比丘尼語居士言：「與是比丘食。」比丘受食，突吉羅。為他受食，突吉羅。遣使手印受，突吉羅。親里，不犯。
若怖畏阿練若處不病內受食，突吉羅。如佛所說，比丘語居士言：「此中有怖畏。」居士問比丘言：「此中有賊不？有者我當語王。」比丘應言：「無。」界外受，不犯。若道中食，不犯。比丘遮居士言：「莫入。」自入不犯。比丘若狂，不犯。
問：「頗有比丘學家中受食不犯耶？」答：「有。若先請、若病，不犯。」
波羅提提舍尼竟。
毘尼摩得勒伽略說七千偈，一偈有三十二字，七千偈便有二十二萬四千言，十卷成。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第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